

有人说,乘飞机从杭州的天上往下看,水如同一颗明珠,两条飘带。明珠是西湖,飘带一条是钱塘江;一条是大运河了。两头飞逸,拂拂曳曳,各自婀娜。

如果说钱塘江阳刚雄张,大运河也并不见得就是温柔阴和。当然,这不仅仅指水之乖戾,还有水所连带的风情、人文。说杭州,大运河这一段的人文密码,是绝对绕不过的。对它的解读,自古以来,便是运河的一部分;以它为生命源所生存的人,就是我们这座城市的历史、索引和注解。

水流人去,岁月消逝,千余年来运河文化的形成,其厚度可谓无人可及。如今的运河两岸,更是一番风情,旧时的景象虽已不再,但蕴藏在芸芸之众中的民间文化艺人,他们所投射出的运河人文,随处可见,触手可摸。

灶头画、微雕、剪纸、刺绣、风筝、国术、收藏、书法、印泥制作、说书评话、传统美食,他(她)们无一不是传统的继承,久远的遗留。当然,随着时间的逝去,他(她)们也在逐渐地远离,或许,还有不知不觉地变异、消失。

为此,搜索、挖掘、梳理;对他(她)们进行归档、储存,对现在人来说,更显得迫切,如同抢救。毕竟,他(她)们不仅仅属于运河,属于杭州,更属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沉淀。如今,也可以冠以他(她)们“非物质文化遗产”。

他(她)们中少有名人,没有光环,更多的是默默无闻,命运坎坷。但他们中有亮点,有趣,有我们的民间文化的精髓,有我们民族文化的血脉,有一种我们称为“源”的东西。以前,我们也称他(她)们为民间文化,民间艺人;一种真正草根的蓬勃,

“阳春白雪”以外的代代沿袭,历史的记忆。

从这一种视角说,拱墅区文化馆为大运河的人文挖掘做了一件大好事。他们从近百名民间艺人中组织、筛选一批,走访、选择了一批,最终定为 30 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来作为我们认识这条河流、这座城市的实践。

进过为时两个月的采写、集聚、整理。如今,他(她)们已成为本书的文字。体味他(她)们的文化,体味他(她)们的沿袭,体味他(她)的艰辛,体味他(她)的坎坷,虽不能遍及整个民间文化的全貌,但也力求折射出了整个大运河的人文符号。



曹 羽：说书人的空白

何坤才：故事里外

谢新彪：舍弃与保留

李丽芬：康桥烧鸡九条命

倪爱仁：你与半山

沈登骥：为根招魂

施金水：铁匠的炉火

王广耀：废物利用

魏培坤：养起龟壳寄丹青

郑荣山：×光片剪纸

吴理人：画下去，永远不停

许明明：小小方寸天地宽

章胜贤：铁船上的日记

周文翰：一招一式有真意

胡永兴：灶台天地

高继生：唯一的高继生

黄厥明：微雕人生

王连道：天竺筷儿中的杭州

何子楚：武林活拳传承人

李秀英：五百色彩的十字绣

刘爱奋：夫妻恩爱 米市风采

金玉琪：我的书法生涯

陈华泉：运河处处好风光

碧石：丝绸上的瑰丽宏愿

潘欢儿：留住历史的有心人

陈永联：放上天的五彩缤纷

王纪仪：飞越的文化使者

方建国：刻与剪的天地

曹勤：凉堂绛雪 竹阁红冰

此次采写撰稿正值

暑期，东奔西走，挥汗笔耕，难免辛劳，但采访对象的草根风范，人格魅力，还有他们出神入化的精湛技艺，足以冲淡七月流火的燥热，反而使人有渔樵闲话，笑看秋月春风的喜悦。

——撰稿人 安峰

曹羽：说书人的空白

何坤才：故事里外

谢新彪：舍弃与保留

李丽芬：康桥烧鸡九条命

倪爱仁：你与半山

沈登骥：为根招魂

施金水：铁匠的炉火

王广耀：废物利用

魏培坤：养起龟壳寄丹青

郑荣山：×光片剪纸

吴理人：画下去，永远不停

许明明：小小方寸天地宽

章胜贤：铁船上的日记

周文翰：一招一式有真意



啞一口冷冷的茶，
外面已是灯火斑驳。
惊堂醒木猛地一沉，
传来，一阵虎啸。
英雄易老，
谁在静听下回分解？

有一天晚上,你在床上醒来,你忽然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有时候过于紧张,脑子就会出现空白,而太舒服太松弛了,脑子里也会空空荡荡,像一只掏空的樟木箱,像一块大书先生弃置不用的惊堂木。

上世纪六十年代,与艺名“笑乐惠”的周老华搭档,踩着三轮车到万安桥“撂地”卖梨膏糖,热闹之后收了摊子,你们揣着刚刚挣到的钞票,来到了杭州酒家,温点酒,叫两只小菜,先打牙祭,再去明湖池泡个澡堂,披着浴巾,喝着香茶,叼着牙签,脑子里就会出现那种惬意的空白。

喝小热昏,说大书,要的就是一个“精、气、神”,所有上台前的空白,都是为了台上的口角生风,口吐莲花。你和搭档在万安桥说小热昏的场子,差不多要吊上半个月,把一个场子哄热,哄到街坊四邻熟悉了你们的脸孔、腔调,哄得大家彼此都“熟祁祁”,你们的生意就好做了。只要你们打开“卖包”(即卖梨膏糖的箱子),取出茶壶,旁边早有人热水伺候,给你们沏茶。等到打起你置办的汽油灯,站上条凳儿,开始了插科打诨的“吊棚”,就是对现场观众扯点闲话,拉近距离,按北方曲艺界的说法,这叫“现挂”,是松弛观众的神经,让他们觉得你们发靛,有意思,等他们慢慢“入港”了,你们也就有戏唱了。

“吊棚”之后,开始“卖口”,这是有固定套路的,传统卖口《火烧豆腐店》、《呆大女婿》、《陆阿六》、《全体会》,观众们百听不厌;“卖口”里插进几条最近的新闻,“哪条巷里的男同志追女不动动刀儿”,“境外派遣的特务在哪个旅店被抓”,加上你们绘声绘色的点评,观众的胃口就吊起来了,马路上观众越挤越多。

由“卖口”，再转“锣先锋”，即敲着小锣唱段子，唱完了，就“杀啃”了，“咳嗽咳嗽，梨膏糖的对头，大家有钱的帮个钱场，无钱的捧个人场”。——这是做生意卖梨膏糖，说书人为了养家糊口。

曲终人散，明朝再来。

从唱滑稽，演小热昏的辈分上来讲，你师从艺名筱翔飞的安忠文，但是最早你却是个学建筑的杭州市中级土木工程学校的中专生，毕业后虽没有工程师资格，但是可以做测量、造房子，做施工员。只是 1954 年国家形势有所变化，专业对口单位不需要你们那么多毕业生，同学中有的分到了铁路系统，做了列车员，你这个学校里的文体委员，说学逗唱样样会，所以你索性一脚跨进曲艺界，改唱小热昏，说大书了。

真要做大书先生，你就晓得要端这只饭碗头的难处了。当时杭州城里的大书先生，都有自己的拿手绝活，华永奎说《金坛传》，陈近芳说《三国》；而长篇的小热昏书目，安忠文说《天宝图》、《顾鼎丞》，施笑翁说《筱丹桂之死》、《山东马永贞》，小红森说《文武看球》、《七条命案》，周红玲说《济公》，各有胜场。你要在杭州城里立足，说出名堂，一个字：难！所以你剑出偏锋，找来了许多抗日战争时期地下工作者与汪伪特工周旋斗争的史料，改编整理了《抗日英雄传》，准备走另一条说新书的道路。

上海滩上的抗日故事，本就多不胜数，跌宕起伏，你选择的又是地下工作这条主线，可以生发、渲染的情节较多，像上海妓院里的不少日本妓女，其实是总部在札幌的间谍学校派遣的女间谍，统称为“大陆阿菊”；而汪伪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兼军法处长，却是受中共地下党华北联络局派遣的红色特工李时雨；密谋刺杀汪精卫的军统特工，私下把计划透露给老朋友，时任伪上海市长的傅筱庵，希望得到帮助，傅却将计划出卖给汪伪特工 76 号总部，导致这一计划流产失败，特工被捕，而傅自己则在 1940 年主持伪政府“双十”庆典活动之后，被仆人用菜刀结果了性命，——这真是步步惊心，波诡云谲。你的故事，就从上海沦陷时期沪西极司菲马路 76 号汪伪特工总部为轴心展开。特务头子丁默邨得到日本陆军省拨付的三十万日元经费，选中 76 号——这一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的私宅加以改造，设立四道门岗，作为残害抗日志士的魔窟。你研究了史料，改编完成了《抗日英雄传》，为了一炮打响，你又想出了一个“奇招”，即：走出杭州，先占“外围”。

你的判断是：你所会操持的多种语言：苏白（苏北话）、海白（上海话），辐射范围可达江浙两省，你东到宁波、岱山、象山，北上湖州，南下金华永康，都可以找到知音，

而杭州大书先生历来的传统,是不出杭州城外说书,顶多到郊区的临平、塘栖,了不得了,你决定不妨走远一些,“跑跑三江六码头,吃过奉化芋艿头”,先在外试水,再攻占“家门”!

你是“人有底气心不慌”,往南到了永康文化馆,坐上二楼的讲书台,惊堂木一拍,底下听众听到了平时极少听过的现代题材的说书,光这个错综复杂的地下工作题材,已经让他们倍感新鲜,而你惟妙惟肖的苏白海白穿插一点普通话,几样佐料一拌,就是一盘“大书佳肴”。听众挤得太多,踏断了文化馆二楼的扶梯楼板,文化馆长一看情势,下来就和你商量,“文化馆场地太小,我们转到永康人民剧场,好好地讲它两场!”永康人民剧场这时正在上演越剧,你说:“把人家剧团赶走,格多难为情!”“勿要紧!我们安排越剧团下乡演出,把场子腾出来给你!”恰好,剧场有个美工是浙江美院的毕业生,分配来永康,看到杭州来人格外开心,他说:“曹老师,我好好给你画幅画,为你造点声势!”美院高材生出手,海报上戴铜盆帽的特工压低帽檐,佩戴手枪,机警威武,背景的日本鬼子骑着摩托车,气氛紧张。永康城能容纳一千人的剧场,第一夜坐了四百多号人,到了第三天晚上已经突破八百人,座中除了普通观众,还有婺剧团的编剧演员前来观摩、取经。当时,创作改编现代戏已成为戏曲曲艺界的大势,江青在1963年秋看了沪剧《芦荡火种》,把此剧目推荐给北京京剧一团,请他们改编为京戏;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古代题材已不吃香,但是如何编好现代题材,这对很多剧团都是个考验。从大的题材选择,到小的细节描绘,比如“一把快慢机,子弹如何上膛,怎样击发”,婺剧团的演员们看得专心致志,听得津津有味。当你拍下惊堂木,收了今天这回书,底下哗哗的掌声使你陶醉了。



可是转战湖州地区的书场,你却出师不利,吃到了闭门羹的滋味。湖州地近上海,书场常年请到的都是书坛名家,你递上团里开给湖州地区的介绍信,那里的书场经理一脸傲气:“你从杭州来?我们的书都排到了年底,请的是张鉴庭这样的名家!”张鉴庭?!那是常年与胞弟张鉴国合作唱“双档”,红遍江南书坛的重量级人物。早年

他也唱小热昏,从传承谱系上排下来,是祖师爷杜宝林的嫡传弟子,你跟他从辈分上隔着四辈,不可同日而语,就算你相信自己的实力,但人家明摆着不给你这个面子,你怎么办?

在湖州简陋的小旅店里,你从提包里摸出自备的茶叶罐,捏起一撮茶叶,放进旅店茶杯,给自己泡了一杯茶。你的脸凑近茶杯,让热气冲击你的鼻孔,眉头渐渐舒展,这时你的脑子呈现出一篇空白,怎样敲开湖州格颀“硬栗子”,如何打开湖州的局面?一个念头,也就在这种空白当中,一点一点开始酝酿、萌芽……

第二天,在小旅店里醒来,你匆匆洗把脸,提上提包,直奔公交车站,奔向你的下一目标:距离湖州市 32 公里的双林镇,——这一着棋,沿袭你一贯的思路:中心难克,先拿外围。

这双林是湖州的丝绸重镇,典型的江南水乡格局,距离上海 160 多公里,许多书



场老客都是从上海退休,回到双林。双林书场的张经理看你态度诚恳,求“战”心切,倒也鼓励你试一试:“不过,坐前三排的都是听书的老妖怪,只要他们不站起来,不在中途抽签走人,依就可以了!”

是呀,此为关键一战,胜,则撼动湖州;败,那一败皆败,湖州也甬想拿下。轮到你上书场了,你感到莫名的兴奋,因为你说的上海滩抗日英雄,要接受的是老

上海们的检验,这时你像吃过了熊心豹子胆,反而精神倍增。你口中的丁默邨,既是色鬼又是恶魔,每天靠壮阳药吊精神,但他又位列汪伪政府中第七号人物,属社会部部长,所以他既有色鬼虚弱的躯壳,又有大特务显赫一时不可一世的腔调。而小特务你则让他们见风使舵,油腔滑调,有时还要耍无赖,这其中的分寸,全靠你自己拿捏。

人物腔调吃准,哪怕是一个小小茶博士:“先生,我把依冲茶!”一句苏白出口《弄得座中苏北人要认你做了老乡。同时你把上海几条马路摸得滚瓜烂熟,把法租界英租界梧桐树掩映的不同气质说得活龙活现。当然,造噱头,甩包袱,设扣子,这些说书人的十八般武艺,都样样要将出来,哪怕日本鬼子的“国骂”“八嘎牙路”,你也要“撒点葱花”：“八嘎牙路,我把依叭嗒叭嗒叭叭吃脱两个巴掌!”底下听众,哄堂大笑。你

的气场罩住了双林书场,座中听众居然个个都钉在了椅子上,没有一个“抽签”。书,说完了,张经理上前握住你的手:“依成功了!”

你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果不其然,湖州的书场听到双林传来的你说书场子场场爆满的消息,也来请你“出山”了。

“文革”前的书场辉煌,并未给你在日后带来多少好运。一九六九年,你因为“攻击江青同志”(罪名何其熟悉),散步反动言论(如“痰盂罐比较脏,不宜印上毛主席语录”),收听敌台等等,判刑十年,入狱劳改。有人将你的言论扣上帽子,称作“杭州三家村”。

整整十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你在杭州城里消失了。你在囚车上游街,挂着牌子经过杭州酒家,那里的老经理看见你熟悉的面孔,十分不解:“咦,怎么曹羽也进去了?”

你的人生,也就因此多了十年空白。

说书,是要留空白的,讲到紧要处,停一停,吃口茶,观察一下听众表情,这就是你急我不急,制造效果;至于“欲知后事如何,明天请早!”那是留一个大空白。

可是,你人生中 39 到 49 岁之间的空白,留得你心中隐隐作痛。

在劳改农场,你也没闲着,编小品,写剧本,都有你的份;

在你获释出狱之后,劳改农场给了你两千五百元钱:“老曹,这不算正式的赔偿,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你去买点衣裳,添置点生活用品!”

但是你出狱之后,形单影只,你心爱的妻子早就与你离婚,飘然而逝。

要不是你心眼宽,想得开,你说,十个曹羽都死喽。

但是在你自由之后,杭州的大书,已经进入了没落前的最后辉煌。最铁杆的听众,已经衰老,慢慢地相继过世,年青人,他们喜欢上了别的东西,这样那样,令人眼花缭乱。一坐三小时的书场,他们呆不住了。

现在还有说大书的场子吗? 似乎……朝晖有一家,大关有个老年俱乐部有一家,还有……没见过。

那与说书的鼎盛期:杭州几百家茶室都有说书先生的身影,真是一个天一个地了。

这天你逛花鸟市场,你看到热闹的市场里,人声嘈杂,鸟声婉转,想想大书先生底气十足的声音却再也不能在杭州城里回荡,你有点怅怅然,但想想又有些不甘心。以后,说大书会成为一片空白么? 会吗?

你想起了那句话:人还在,心不死啊……



94岁高龄的何坤才老人家住仓基社区，退休前是杭州市级单位的厂长，退休后当过15年湖墅街道的老龄委主任。他热心于湖墅街道文化遗产整理，所撰写的《三集城》既是湖墅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

“今朝哪个来讲大书？”

“安忠文，就是唱小锣书卖梨膏糖的那个！”

“喔哟！那今朝一角五分的茶钿倒是值的！”

茶客们摇着扇子，交头接耳议论着，长寿茶室一角，你捧着你的专用搪瓷杯，笑眯眯等待大书先生上场。——大书先生登台表演，与你经管的茶室三七分账，先生七茶室三，茶室办得兴旺，就是你这个湖墅街道老龄委主任的本事！

1982年，你接手老龄委工作，开起了这个茶室，杭州城里有名气的大书先生全都来捧过场子；台上在讲故事，台下五行八作之人肚皮里的故事，也是各有各得精彩。

湖墅地区，多的是跑过三江六码头的了老江湖，而你开长寿茶室的卖鱼桥地区，偏巧也是个老码头，流传着真真假假的故事，好比歌里所唱：

“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有个瘦精精退休老干部模样的人，穿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闲谈时说起了江涨桥边茶亭庙的来历：

“那是乾隆手里的事体！乾隆下江南，带了一帮手下微服私访，路过这里，嘴巴燥煞，去问路边一个老太太讨水吃，老太穷得响叮当，屋里只有一缸子凉水，她给这帮人舀了人手一碗凉水，但是每碗水里，都撒上一把苕糠。乾隆猜不透老太为啥这么做，问她原因，老太说这个么，凉水吃得太快太急要生毛病，你们走了远路，嘴巴本来燥，难免要大口吃水，撒上苕糠，那就只好吹开苕糠，一口一口吃水，就不容易生毛病。乾隆听听蛮感动，回京以后特遣官员来奖赏老太五百银子，再造茶亭庙一座，专

为过路行人施茶。”

但是,曾居湖墅南路 423 号的朱奶奶朱英弟,讲的是另一只故事:皇帝还是皇帝,不过换成了小康王。他被金兵追杀,到了此地,碰到卖茶老奶奶给他的茶碗里撒砒糠,气得要拔剑杀老奶奶,老奶奶说的道理,跟给乾隆皇帝吃水的老太一个口径,小康王就不再杀她,吃茶之后,再匆匆逃难去了。

但是格只故事的结尾,有些不一样:

“金兵退去之后,小康王坐了王位,想起了这位老奶奶,就派来人找。谁知,老奶奶已经被金兵惨杀了。因为当时金兵追到小康王喝茶的地方,追问小康王去向,老奶奶不说,金兵一刀将其杀害。

康王内心感动,就给老奶奶造了一座庙,塑了老奶奶的像。为了永远纪念她,将这座庙取名‘茶亭庙’”。

你想,两只故事,皇帝不一样,朝代是两个,但是道理只有一个:好人会有好报,会受后人纪念。

有时候,为了一只故事的真伪,茶客也会争得面红耳赤。

“哑巴弄为啥叫哑巴弄? 估计是以前住过哪个哑巴。”

“哈哈,你真是山东人吃麦冬,一懂不懂。哑巴弄是后人叫出来的名字,这个地方,是明朝的大理寺卿夏时正退休罢官隐居的地方,叫夏罢弄,后来大家叫成了哑巴弄!”

“你倒是蛮懂,格么啥个叫大理寺卿?”

“差不多等于最高法院院长职务吧!”

“我听吴大妈说哑巴弄是有哑巴住的……”

处于下风一方似乎还不甘失败,还要脸红耳赤争辩下去。你看着这样的的争吵,你喜欢这种气氛。故事听得多了,你也变成了故事篓子,1988 年湖墅街道搞三集成,搜集民间的“故事、歌谣、谚语”,你作为一个“老土地”,又当了这些年的“茶老板”,对搜集者说起故事来,好比“江西人卖碗——一套又一套”。你是从诸暨花明村农家走出来的,老家有昼夜为小孩讲故事的能识文断字的老汉,也有一字不识但是又会讲又会唱的巧嘴,你只是从四方八面汇拢到湖墅这个大码头的一分子。所以湖墅一代的故事,既有本地的传闻轶事,也有在他乡流传,经由水手船夫,商贾艺人带到当地的形形色色的故事,经由拱宸桥、登云桥、茶汤桥、华光桥、江涨桥、卖鱼桥、信义巷、

大兜、茶亭庙、沟狮滩、左家桥、潮王庙、大王庙、大关等地茶肆茶馆传播,也在坊巷里弄、茶余饭后闲谈中代代相传。

像“油条的故事”,你说你知道油条在浙江的四种叫法,在嘉兴叫“油𩚑烰”,在金华叫“天路筋”,在你们老家诸暨叫“磨珂”,杭州人则叫“油条”。油条是众安桥摆面摊的面食师傅做出来的,一根油条由两根面压成,一个代表秦桧,一个代表王氏,放在油锅炸一炸,是发泄众人对他们的痛恨。但是因为这对狗男女压在了一起,已经融为一体,落油锅时还要杀掉左右两个头,这样炸起来更其痛快。油条的故事流传很广,但是不少都没有像湖墅故事那样讲到“杀掉左右两个头”。今日的小吃摊上,还有炸油条的师傅在快意恩仇,杀掉奸贼夫妇“左右两个头”。

你是 1949 年 9 月 15 号从诸暨坐夜航船到杭州,在万松岭附近落船,翻过双吊坟,走啊走,一直走到了左家桥,开始你的学徒生涯,从此以后定居湖墅,再也没有离开。当时正是新旧政权交替之际,但民国年间沿袭下来的茶馆聚谈遗风一直没有消散,诸多故事也就在沿运河的大小茶馆口口相传。船夫工匠,纨绔子弟,各色人等,都汇聚于此。你从铸管厂退休,为街道管理老年活动室时,你想到湖墅一带民众吃茶之风兴盛,索性就将活动室改为“长寿茶室”,聚拢人气。你见过以前的茶馆,有些老板惯于聚众赌博,抽头牟利,导致有的赌客债台高筑,甚至家破人亡,所以你特意在茶室里贴上标语:“遵纪守法受人敬,严禁赌博不松劲”。但是说大书,讲故事,这些好的风俗习惯,倒是在你的茶室里一直兴旺发达。

“长寿茶室”在你手里开了十五年,你把它从最早一间平房,翻修改造成了两层楼房,到 1997 年拆迁时,你站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看着它慢慢拆去一砖一瓦,心中有太多不舍。但茶馆里的故事,都装进了你的肚皮,你七十一岁传讲的故事,比如“湖墅姚德门”,还收入了《拱墅非物质文化遗产图说——生生不息》。



湖墅一带的故事,虽然有很多真实历史的影子,比如南宋倒灶宰相贾似道未出道时曾居贾家弄;但是更多的故事,往往有些玄虚神怪,比如“姚德门”姚郎中医术高

明,你说是因为采草药吃泉水时无意中手触洞中神龙,因此日后医术精良,手到病除。你讲名医叶天慈的故事,说他医治重病人以毒攻毒,要用两味偏方,一味叫“百日露水鸡”,即:接连一百天露宿屋外的公鸡,其毒无比;另一味“千日脑壳水”,即死人脑壳里的水,经过一千天以后,已是毒极,这两味药合在一起,可以以毒攻毒,最后医好了难医的怪病。

故事虽然是编的,但是其中也有不少劝诫之意,教人向善。你听双荡新村居委会的杨兆瑛阿姨 55 岁时讲过一个珠儿潭的传说,说最早珠儿潭叫“猪儿潭”,为啥有这个名字? 是很久以前此地有个孩子,不习文不习武,爹娘宠他犹如掌上明珠;伢儿慢慢长大成人了,有一天突然生病,茶饭不吃,话语不说,娘急得乱哭,这时儿子到娘身边,吞吞吐吐,娘让儿子有话只管说,“只要娘能办到的事,说啥也要为你办到。”儿子就说了:“娘啊,其实儿子也没有什么病,只因母亲长得太漂亮,想死儿子了,我只想和娘同房一次。”做娘的万万没有想到,儿子竟会提出如此要求,虽然气得说不出话,但面对百般溺爱的儿子,非但没有猛醒,反而依从了他;当母子俩躲在猪圈里乱伦时,猪圈慢慢地下沉了,最后形成了一个潭,人称“猪儿潭”。后来人们嫌“猪”字不雅,就把“猪”改成了“珠”,这时珠儿潭名称的由来。这故事虽然听来荒唐,但是溺爱伢儿最后吞咽苦果的真实事件,天天都在发生。

而住在珠儿潭的陈宗德老人,在他 63 岁时讲过一个孙传芳的故事,让你印象深刻。民国初期孙传芳在杭州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当时杭州葵巷造了一座 27 米长的梁板桥,就以他名字命名为“传芳桥”,后来此桥改名为解放桥。他到天竺烧香,拜会僧人慧谛,慧谛称他将连中三元,“一是高坐庙堂,二是统率天下兵马,三是红袍加身”。孙传芳是军阀中有点文墨的人,知道坐庙堂就是做皇帝,高兴之余,赏慧谛大洋十元,并捐天竺寺一笔大洋。

十年以后,杀人如麻的孙传芳兵败身退,到了天津,削发进居士林做和尚,有一回与五台山来的一位高僧下起象棋,一听此人正是十年前天竺传经的慧谛,就指责慧谛当年说他连升三级是一派胡言,慧谛哈哈大笑:

“贫僧所言,句句灵验,你削发为僧,不是坐了庙堂? 你今和我下棋,不是统率千军万马? 至于红袍加身,天机不可泄露,日后当知。”

几天以后,侠女施剑翘为父报仇,从背后开枪暗杀了孙传芳,孙血染僧袍,正是“红袍加身”!

这个故事,讲恶有恶报,其中有高僧的智慧,更显示了讲故事人的机巧。

劝恶向善的故事听多了,也讲多了,最后,你居然也成了“故事里的人”。

阿英老公马路上一跤跌倒,是你马上骑小三轮车拉他去医院,眼见回天乏术,你又为他收拾入殓;湖墅地区有许多老人,都是你为他们送终;

曾经到你茶店来白吃茶的年轻人,是你开导他,让他寻了工作,自食其力,而且在社区建造凉亭时,主动捐了钱;

废弃的油漆罐子你回收改造,制成小畚箕,送给邻居,你所在社区居民 95% 有了你送的畚箕;甚至有三墩的夫妻慕名前来索要;

你九十四岁了,照样身板笔挺,行走自如,别人问你吃啥西保养介好? 你声如洪钟,大声回答:

“吃饭!”

当然,你最令人震惊的一桩事,是积 6 年时间,每天与老伴一起,披星戴月,在紫云洞与金果洞之间的骆驼峰,用锤子与铁钎,为 200 米的山路凿开了一条台阶。

这长长的台阶,究竟有多少级呀?

老伴笑答:

“有 248 级!”



和睦街道家喻户晓的民间艺人，
他利用自己对美术、书法爱好的基础，
对中国民间剪纸工艺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琢磨出剪贴画这一艺术表现形式。
『剪贴画』带给老谢的不仅仅是精神上的寄托，
还有更多值得骄傲的荣誉和成果。

1999年的一天,怀里揣着两万八千元的人民币现金支票,你回家了。

你工作了几十年的杭州第一棉纺厂破产了,你的所有工龄兑换来了一张支票,此后你就要靠自己努力,去重新再谋一份职业,养家糊口,撑起三口之家。在厂里的膳食科当了多年干事,你现在真正要面对自己膳食问题了。又要再次出发了,这和你十九岁出发支边去黑龙江可不一样,那时候再苦也是浪漫的,边境上的层雾在初春是多么迷人,而现在你已年近半百,身心疲惫,但你不能不出发,像有的人下岗后无所事事,天天搓搓麻将聊以度日,你学不会,也过不惯。

于是,你就有了一连串求职的经历:你去中学里当了半年事务长;你到小饭店给老板打工烧菜;你为机关单位当廿四小时的门卫;甚至你还背起了笤帚,为社区扫街道,扫楼道。

每段求职经历,都有一段故事,特别在社区扫街道时,你的那把笤帚在扫过垃圾之后,会不由自主以帚为笔,在大地上练起了书法的笔划,街坊邻居们看你将一把笤帚挥得左右开弓,也会打趣,“呵,老谢的笤帚功来了!”

笤帚变成功夫,气势蛮恢弘,看似说笑话,实则是痴情一片。想当年你也是拱宸桥中学“老三届”初中生里书画俱佳的才子。邻居街坊谁家有红白喜事,给别人写毛笔字的肯定是你。从黑龙江回城进厂,这一手好字总有个去处,而如今单位破产,写字的活儿常常只能自我欣赏了。借着笤帚发挥一下,来满足写字的欲望。

手中这支毛笔换成剪贴画的刻刀,是从你下岗后的最后一份工作:看管车棚开始。你在车棚里守着两三百辆自行车,也守来了你生命中的贵人:来自北京的刘画

家。刘画家六十来岁，人颇精干，来杭州小住三个月，与你混熟了，看你写的字的确不错，有时就来找你：“来来，老谢，给我的画题几个字！”

刘画家看过你的书画，想了半天，“你呀你”，他说：“堡垒要攻最薄弱的部位，要想搞出点名堂，光这么写写画画，出不了头，凭你的书画底子，你倒试试别的门类看，以如剪贴画之类。”

日后你的剪贴画经历，的确证明画家的远见。没有这些书画打底，你就甭想好好地操弄那把剪刀。一般剪纸，总是以宣纸为主，你却别出心裁想出了另一种材质——不干胶。早些年在工厂，你也时常参与搞些宣传活动，每逢“五一”、“十一”，不干胶纸剪出的庆祝字样，就贴在黑板上，既方便，又美观。你这个膳食科干事，平时造统计表，可剪起不干胶来却也毫不含糊。不过，当年的剪纸是为了兴趣爱好，而现在的剪不干纸，可就是为了自己的圆梦喽。

圆梦的第一笔，从哪里入手，你思索了很久。后来你教学生多了，你让他们剪的第一步，就从剪自己的头像入手，因为自己的形象，天天照镜子都能看到，不熟也熟了，剪贴时脸部的那些部分保留，那些部分舍弃，每剪一下，必得掂量掂量，否则剪出的人像连自己都不敢相认，岂不成了笑话？

剪人像，最初是剪一个像不像，后来就是看妙不妙了；二〇〇八年学剪贴一年多，你剪出了一组我国的奥运金牌得主人的头像，他们都是胜利者，他们固然十分艰辛，得来的金牌浸透苦汁，可是他们毕竟笑到了最后，他们还是成功了！你坐在看守车棚的小桌后面，你体味着他们登顶俯瞰，笑傲群雄的快感，你拿着刻刀不断地琢磨他们每个人的特征，不知不觉一天悄然滑过，你感觉看守车棚的时间过得真快啊。你忘记了你生活的失意。你在剪冠军像的同时，你也在琢磨他们的成功之道：在关键时刻，不放松自己。而你也曾经有一次重要的机遇：三十岁的那时候，你与同为“拱中三杰”的另一位周同学，同去参加了“杭州市工人书法大赛”，你得了优秀奖，但那位周同学因为表现优异，被当时的评委沙孟海选中，收为自己的关门弟子，于是你们两人的道路开始分岔，周从一个工人，走上专业的书画之路。后来当上了广州书画院院长，而你还在工厂，为单位写写黑板报，有时帮人写毛笔字。关键时刻你没有抓住命运的金牌，现在的你是在重新开始。所以当你刻下那些冠军健儿群像，你同时也刻下了自己生命中的悲苦，并借助他们，体会着成功的喜悦。

剪贴画与剪纸的不同，在于剪纸是连成一体，一笔不断，成型后一拎即起，剪贴

允许断裂,允许贴补,但有一点是一脉相承的,即,这都是在要你懂得保留与舍弃的学问,这一点与你的人生之路何其相似!

当你下岗回家,看到桌上那一堆长相厮守的纸和笔,你觉得它们灰头土脸毫无用处,不能换来食物和衣服,你最依赖的单位倒闭了,把你抛弃了,你像伢儿没了爹娘,保留那些纸、笔,还有什么用处吗?可是多年的爱好,割舍也难,所以你保留了它们,事实证明你的这一保留是对的。

有过了许多次的打工经历,越到后来,你的心情越发松弛,你已经十分明确了,你的每一只饭碗,都只是用来维持生计,养家糊口的。你真正需要长久保留,至死不能丢弃的,就是你的笔,你的剪刀,这一份爱好啥时扔了,你的魂灵也就没了。悟透了这个道理,每次坐在看车棚的小桌后面,你就很淡定,很释然。你的剪刀在行走,但是你的眼神也在关注着每一辆进出的车子,所以在你车棚工作的那几年里,并没有失窃事件发生。

半生爱煞笔墨纸砚;
如今看管自行车电动车;
今后要握住剪刀不放手。
一波三折的人生,有意思!

民间剪纸的特点,就是个土,就是个俗,原生态的剪纸,就是操起剪刀拿起纸,不打画稿,随心而剪。而你毕竟有过书法功底,书法,讲究道家功夫,叫做“意在笔先”,也就是要袖手于前,深思熟虑之后再动手。这功夫渗透到你的剪纸当中,你可就想得多了。

一个是:剪什么,也就是题材的选择,大有讲究。民间剪纸大多用于装饰与点缀,有时当礼物送人;雄鸡报晓,龙马精神,猴子献桃,凤凰于飞,一派喜气洋洋。而你呢,却不拘一格,一心要让新闻事件,成为你剪纸的题材;也不必一定全是欢天喜地,也可以悲壮、悲凉、悲怆!

你既是半路出家,那些老套套可罩不住你喽!

这年冬天,你在车棚里写的一篇小文得了《钱江晚报》的一笔奖金。领了奖金,走过报社橱窗,一幅照片赫然在目,两个满身污垢的武警战士,抬着担架奔忙于汶川大地震的救灾现场。他们其实已经非常疲惫了,但眼神依然坚毅,断垣残壁中呻吟,随



处可见的惨景,使他们超越了自己身体,凭着本能,超负荷地救援着,忙碌着……你在橱窗前停留了很久,你摘下头上的铜盆帽,搔了搔脑袋,你取出卡片式数码相机,对那照片按下了快门——这也是你的习惯,走到哪里,有什么触动你的新鲜事物,你随手抓拍,至于能不能入你的书画剪纸,回来再说! 那幅橱窗里的武警战士救援图,像狠狠敲打了一下你的神经,神经像灼烧一样,进入了亢奋状态。你把那幅拍下来的照片,拿回去,仔细琢磨了两天,以照片为蓝本,开始动手刻这幅剪纸。



你坐在车棚的小桌前,你刻刻,停停,想想,当你完成了 3/4 的创作,你感到了一阵晕眩与虚脱,——你没有办法再下刀了! 这种无力再续的感觉,在其他大家这里也有过。曾经有人向大师求墨宝,希望得到“静水流深”四个字,但是得到的却是其他手机,到后来求字者终于明白一个道理:“一般说来,有多深的功夫,多深的悟性,才敢写多深奥的字”,“静水流深”四字使人敬畏,故即便大师也不敢随意动笔。而你在刻武警抬担架救援剪纸的时候,遇到了同样的境况,他们的坚毅与韧性,超出了常人可以承受的范围,你要体悟那种非凡的境界,需要时间来孵化。你放下了刻刀。——武警战士,军人,这些可爱的人,每当艰难时刻来临,总是他们冲在前沿,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阻挡,化解。你对他们的崇敬之情,并非一时兴起,那么,把作品放一放吧,放一段时间,再回头来看。

这一放,又是一年多,当重新拿出这幅作品,一个剪纸题目跳进脑海:“扛起生命的支点”! 对,支点,扛起支点的恐怕除了已经磨得血肉模糊的肩膀,还有一股年轻英迈的豪气,一股傲视死神的正气,一股舍我其谁的神气,而这种气韵的把握,正是你习过书法者的长处。种种气息,在你胸口拱动,落实到剪纸上,就是不放过一处微小的细节,比如手腕腕口处理成锯齿状。这本是传统剪纸常用的刀法,但此处的锯齿,仿佛以冷冽的气质,对抗残酷的生存困境,也许是伤口? 也许是血垢?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那种生命力受压迫后的强力反弹!

凭着这幅《扛起生命的支点——献给抗震救灾一线的武警战友》,你捧回了2011 中国桐庐国际剪纸艺术大展暨第四届神州风韵全国剪纸大赛铜奖。杭州市委副书记叶明看了你的作品,对你赞叹道:“你不容易啊! 杭州就你一个奖!”你说:“叶书

记啊,我们的剪纸太朴素啊,大年三十老百姓在门口贴的‘福’字是剪纸,再要进他们的家门,难了!我接下来要想办法,让剪纸走进他们家里去!”“好啊!看你的表现喽!”你提出的,是一个不容易完成的任务,桐庐是有名的剪纸之乡,可是此地的高档宾馆,却很少陈设剪纸作品。用剪纸剪新闻事中新闻人,是你在剪纸上迈出的第一步;提高剪纸档次,让老百姓家里除了挂油画、中国书画、摄影作品,更喜欢挂剪纸,这是你要努力的第二步。

在告别车棚,退休以后,你却走进了拱墅区的文化站为你开设你的剪贴画工作室,带起了学生,你要做的事,可是忙不完喽……



20世纪80年代康桥烧鸡闻名杭州，
在浙江省新优产品评比中荣获金鹰奖。
2000年，李丽芬等重新注册『康桥烧鸡』商标，
恢复传统手工加工工艺，
肉质细嫩香酥，口味鲜美润滑，
销声匿迹多年后康桥烧鸡在杭城重现。

凌晨三点多钟,你起床了,你洗把脸,换上工作服,戴上袖套,来到了康桥烧鸡厂的加工场,一只只宰杀后褪了毛的红毛鸡,扔在褪毛池子里,等着你为它们开膛破肚。你胆子小,不会杀鸡,只会给鸡开膛,而且要等杀死的鸡不再抽搐动弹,你才敢伸手去抓。给鸡肚子开洞是你拿手,因为你手形小,那个洞开的漂亮;你拉出了鸡肚肠,蜷起红毛鸡的两只鸡爪子,塞进开洞以后的腹腔,再经过高温炖煮与油炸,鸡爪进洞的“康桥烧鸡”就如蜷曲熟睡了那么安详,而它的口味,与河南赫赫有名的“道口烧鸡”,又有那么几分神似。

黑龙江插队十年以后,你于 1979 年回到康桥,身边是老公王建华和你们刚刚一岁的女儿。你们夫妻双双分配进了康桥供销社,你做的是食堂采购员。当时的供销社,是养鸡的康桥农民的依靠,他们把一只只滚壮的红毛鸡用粮食养大,再卖给供销社,供销社再去寻找市场。但是这样的市场操作格局,,有天生的缺陷,供销社胃口有限,收不了那么多的鸡;看着农民的鸡扇着翅膀,“各各答,各各答”喊叫,却叫不应出路,大家心中焦急。总不能让大家天天掰鸡大腿喝鸡汤补身子吧?村民们一起动起了脑筋,——如果生鸡变成熟鸡,杀白变鲜香,那是否会打开另一个市场? 当时已经改革开放了,说干就干,康桥烧鸡厂也就这样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

你当时还是小字辈,你父亲因为在日本留学,学习国际贸易,结果在政治运动中背上了“里通外国”的罪名,你在父辈的政治阴影下生活,内心十分压抑。现在你有了家庭,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即便苦一点,累一点,心里总算有了一个盼头。康桥烧鸡,选材要选 2 斤半到 2 斤 8 两的红毛鸡,太大太小都不要;配置的香料里有中药成

分,砂仁、豆蔻、肉桂、干姜、陈皮、丁香等等,不但能给鸡提香,刺激食指大动,更能温和胃,健脾消食,使人欲罢不能。有的人爱吃它的皮,薄薄一层,油而不腻,酱香入味。别的杭州烤鸡,皮儿黄脆,康桥烧鸡,皮儿红亮,如果前者是小家碧玉,后者则是大家闺秀了。也有人爱啃它的肉,因其肉质燥而易化,嚼起来绝不拖泥带水。

总之,1983年康桥烧鸡诞生以后,一炮而红,来运货的大卡车在厂子门口排起了长龙,许多工厂企业发放福利用品,都会想到要买康桥烧鸡,也有的员工领到了烧鸡,挡不住它的香气,越闻越开胃,就在带它回家的半路上,拆开它的无菌包装袋,撕巴撕巴吃起来,一只鸡带到家里,只剩了半截身子,更夸张的是有人配上拉罐啤酒,坐在公交车上又吃又喝,让一车厢的人皆馋涎欲滴。

康桥烧鸡的好日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到达高潮,1986年,它得到了浙江省新、优、名、特产品金鹰奖;1992年,老厂长退休,把康桥烧鸡的接力棒传给了忠厚老实、踏实苦干的李丽芬夫妻俩。

当时你老公已经把康桥烧鸡的配方、做法了然于胸,,但是商海多变,并非依靠老实苦干就能对付,有时反而会成为被他人利用的弱点。

农民来交货了,想到他们养鸡的辛苦,你老公情不自禁,总在斤两上给对方“鲜”一点,照顾对方,不足三斤的鸡硬是给打足三斤,这一来虽然会换来感谢与赞许,但是却悖离了商业操作的规则,使经商带有了慈善色彩;

你给对方开车送货,中途受伤,货送到了,店家让你先治伤,再来结账,等你把伤治好再去寻找对方,他们却搬得不知去向,应收货款打了水漂;别人拖欠拒交的货款

滚雪球一样堆积起来,不讲游戏规则的奸滑商人不会因为你们的朴实而留什么情面,你们的亏空越来越大
.....

二十年前,康桥烧鸡已经用上了薄薄的无菌包装袋,这比普通塑料袋要环保、卫生,可是成本却居高不下,再加上收钱无望的骗局,你们左支右绌,穷于应付。

屋漏偏遭连夜雨。当时大规模的城市动迁已经开始,你们最多时达到15家的销售门店在道路改造中一家家地消失,而当时的补偿措施也有诸多的不完善,店面消失,要另租店面,你感到力不从心,于是辉煌一时的



康桥烧鸡终于呈雪崩之势,瓦解了。

当最后一片门店颓然倒下,你和老公退居东山弄农贸市场,卖起了杀白鸡。看到有熟人过来,你都是遮遮掩掩,躲躲闪闪;康桥烧鸡在你手里倒掉,你成为了“末代王孙”,你觉得颜面无光啊!

背地里,你不知抹了多少回眼泪,为甚么杭州城里吴山烤鸡、三毛烤鸡都活得好好的,偏偏康桥烧鸡会遭此噩运?为什么?为什么?

与其怨天怨地,不如自身找找原因。

1994年以后,大约整整十年,市场上没了康桥烧鸡,但是也并非全然失踪,她在东山弄农贸市场你的摊位,还有一丝气息。那里的一些老顾客,念叨着康桥烧鸡的好,总想找你买上几只,你呢,因为摊位经营性质并非熟食,只能背地里做做“地下工作”。

“你们要吃鸡,上午9点到10点钟来,要几只告诉我!”等到客人要的烧鸡积到二三十只,你就让老公到烧鸡厂的“半壁江山”去把鸡烧好,送到菜场,让人提走。

最让你感动的,是一个国外留学归来的中年人,晓得你这里在卖康桥烧鸡,找到了你的摊位:

“阿姨,我老是在记挂康桥烧鸡!以前我妈老是说,你考试考得好,奖你吃只康桥烧鸡!你卖只烧鸡给我吧!”

这时你已经欲哭无泪,你,真是输得不甘心啊!

2004年,你打通了一家报社的热线,诉说了自己与康桥烧鸡的遭遇,记者报道的结尾,是你从包里拿出一张字条,说:“看看,今天的摊位费已经交了,是两个老顾客帮我交的,这钱我一定要还得。”

沦落到靠人同情,帮衬着过日子,你咽不下这口气。报道出来了,你的几个老顾客都商量着怎么帮你。东山弄靠近浙大校区,你和不少老师成了朋友,有十一个老师自愿筹款四十几万,帮助你重开厂子,重振雄风。他们说:“那么好的牌子,丢了可惜!”

到了这年年底,你与一位上海经营农产品的龚先生一道合作,在外东山弄70号开出了“康桥李丽芬烧鸡”,当时报纸报道:“早上7:30开门,两小时后,100只烧鸡全部卖光。”

你信心满满,准备大干一番。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到了2005年,禽流感全球蔓延呈现多点散发态势,据农业部统计,当年疫情蔓延于我国14个省、自治区,造成19.4

万只禽发病,18.6万只死亡,2240多万只禽被扑杀。疫情虽未在浙江省境内流行,但市民们已经对家禽望而却步,谈鸡色变,康桥烧鸡销量暴跌,刚刚抬头的销售业绩扑通一声,又跌回冰点。

帮助你筹款重建的老师们,心态复杂,有一个老教授,在,临终前一天对老婆说:

“我,快不行了,其它事我都没什么放不下的,只是我觉得对不起小李啊!我怂恿她做老本行,再卖烧鸡,没想到不但没帮她挣到钞票,反而害了她……”

教授夫人后来把丈夫临终遗言传给你,你动情地说:“这是天灾,谁都算不到,困难会过去的……”

这一轮疫情终于熬过了,康桥烧鸡舔舔伤口,慢慢地又复原了。

这期间,你国外的一个亲戚得知你的困境,让你出国去帮他三年,“到国外,包吃包住,每年给你十五万元,这十五万你攒起来,三年以后攒足四十五万拿回来,还掉欠人的债务,重新再做……”

你回绝了。你舍不下这里已经开始的业务,你要让康桥烧鸡这块牌子站稳了,生根了,你才能放心,那时候,天南海北你都愿意去。

因为东山弄房子拆迁,你回到了康桥,住进烧鸡厂的厂房边上。一只小小的烧鸡,消耗了你半生光阴,让你苦痛,也让你欢笑。1979年你刚刚回城,你穿起自己做的花衬衫,梳起麻花辫,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相,纪念你回到家乡;多年过去了,照片上的小媳妇已然成为半老太太,捏着照片,想想走过的路,你不由要悲叹一声: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啊!”

不过,你的康桥烧鸡现已列入拱墅区的非遗项目,政府已经开始扶持,而且大型超市也已经接纳了康桥烧鸡,你已经不怕她再突然倒灶了,你已经吃准了:这只烧鸡啊,它有九条命!



半山双面泥猫制作工艺复杂、造型夸张，猫眼炯炯有神，如活猫再现，传说源自宋代半山倪氏娘娘，能保蚕衣躲避鼠祸、蚕桑丰收。立夏曾有许多有趣的习俗，如吃乌米饭、立夏饼，还有称人等。

泥猫，泥猫！

你把半山泥猫放到客人眼前，你每次看到泥猫都两眼放光，心情舒畅，而客人呢，他也看傻了，他不知道泥猫居然是左右双面，正面反而光润，双耳竖向排列，它是在左顾右盼，也是左右逢源，它往左一望，双目含情，温文含蓄，眼珠发蓝，仿佛种出波斯；而朝右面一晃，噤，嘴唇紧抿似冷笑，眼珠草绿露凶相，冷酷无情，不怒自威。双面泥猫自有说法喽，和气一面，只护佑蚕桑兴旺，吉祥人家庆有余；而怒目一面，那是为了吓退鼠辈，消灾避邪保安康。一只半山泥猫，驮负八百年来文化因子，而成你心心念念的心头肉，老倪你与泥猫为何如此结缘？你姓倪，泥猫泥猫，谐音“倪家之猫”，也的确，你的家族史，就与泥猫相伴相行，而半山的那些立夏民俗，老灶头传统，你都不知疲倦，将它们吭哧吭哧掘于暗处，置于阳光之下。老倪，你做得为何乐而忘返，不辞辛劳？

说白了很简单，那是家史的记忆，是祖先文化的一部分呀！

建于南宋的半山娘娘庙，庙里供奉的娘娘倪式，正是你们的祖先。传说是因为护驾康王有功遭金兵杀害，后册封为娘娘，庙里时有七彩神猫奔走于殿内像前，后此地村民皆以制作出售泥猫为业。泥猫最受桑农蚕农喜爱，杭嘉湖一带桑农蚕农每每入娘娘庙进香，常买泥猫回蚕室供奉，以驱鼠消灾，可是当几十年来这一习俗湮没，泥猫如土行孙遁迹无形，你感到无奈和焦虑。一九九九年，你的父亲，可敬的老人，为了半山民俗复兴孜孜不倦的他撒手归西了，你悲伤之余，更感责任在肩。

啊——泥猫，在最近这几十年来，半山哪里还有泥猫的影子啊？

主持拱墅地区非遗挖掘工作的文广新局掌门人谢作盛下了死命令：不惜重金，挖泥猫猫！发现一只，赏金一万！这里实在找不到原型，我们就到周边，到更远的地方，掘地三尺，都要想办法恢复泥猫！

曾经司空见惯的东西，一旦风流云散，就会消失得干干净净；就好像八股文在中国科举考试中汗牛充栋，可是后来真要寻找一份卷子，举一国之力，居然难于上青天！

在杭州找了许多日子，可就是找不出泥猫原型呀！

你坐上了北上的列车，你揉着疲惫酸涩的眼眶，你能找出心中的泥猫吗？信心的火焰在跳动，可是茫然无助也在阵阵袭来，每当这种时候，父亲的面容就会浮上心头，啊，父亲，亲爱的父亲倪洪校，几乎是以一己之力，为了半山娘娘庙重建到处化缘募钱，终于夙愿得偿，在二战时日军飞机炸毁的娘娘庙遗址上，在原附属财神殿的位置，造起了一间间平房，算是为重建庙宇搭起了雏形。而当时的你呢？正在绍兴、桐庐等地，为支援乡镇企业而长期蹲点，父亲的奔波劳累，你几乎没有帮一点忙，当轮到自己来挖掘祖先文化的时候，其中酸辛，真是难与人言呵……

幸好，无锡之行你和同行者没有空手而归。在无锡的泥人张博物馆，你看到馆里陈列的泥猫，不禁失声叫好：“啊呀，就是它呀！”那是以无杂质的，富含韧性的泥土捏制烘焙的泥猫，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造型，从取泥和泥捏坯修坯到上色烘焙，纯正的一条龙到位！在无锡，你心中的“猫”向你走来了！



半山泥猫，终于复活了，而同样要复活的，还有沉睡多年甚至渺茫难

寻的半山种种民俗，这些民俗与你的儿时记忆息息相关。儿时的上塘河边，风雨连廊沿河而筑，犹如今日的塘栖老街，你穿过了连廊，与小伙伴们奔向了半山农民的田间地头。正是立夏之日，一年中阳气蓬勃旺盛的日子，在河里抓过了鱼，现在又要去田里采豌豆了，啊，别忘了小铲子，你们还要掘些竹笋，有鱼有豆又有笋，在郊外搭起灶头，生火做菜。农民伯伯看到你们了，这时他们是不骂不吵的，他们喜欢看你们开心，舒畅，他们喜欢在这个重要的农事季节，贡献自己的田间所有，讨个彩头；而你们

也就在这样的自采自做,嬉笑打骂中,一点点学会了自立。这么欢乐有趣的场景,要
让它们回来呀!

也是无奈哟,半山当年成为杭州的重工业基地,许多民俗风物也在隆隆的机器
声中远去了。

你还记得半山的崇光寺,就在如今杭钢大会堂的位置。幼时的你睁大了好奇的
眼,钻进了寺庙,你看到了那口巨大的铜钟,直径几乎大过村里的大匾,你看呆了。而
崇光寺的托钵僧,艺鞋竹杖,可以外出化缘,更是让你感觉敬畏;崇光寺后来当然消
失了。甚至半山的不少洋灰坟也格外结实,日本人飞机投弹来炸,居然炸弹都奈何不
了。这半山,是有灵性的!无奈岁月变迁,有形的东西消失得多了,那些无形的风俗习
惯,也就是你长久的寄托了。

有什么办法呢?根在此地,魂在半山,你半山老土地了,眼睁睁看着美妙的民俗
销声匿迹,于心何忍啊!

神奇的半山,有桃花烂漫的观桃盛会,有文天祥与金兵谈判遭扣押誓死不降的
凛然正气,但是跟半山娘娘的血缘纽带,更是让你多了一层对这块热土的牵肠挂肚。



半山娘娘当然有着诸多美丽
的传说,其中的一个,是说康王逃
难到半山,一个农家姑娘让康王
藏身于她的松毛筐,使康王躲过
一劫,康王当面封她为贵妃娘娘,
称登基后会接她进宫,但事后却
没了下文,民众忿忿不平,在她死
后为她造庙,称“半山娘娘庙”。这

里有民众对官府的不平之气,也有对身边品行高洁之人的拥戴与赞许。

另一个传说,是康王避金兵于山中,金兵到此逼问倪氏闺女康王躲于何处,倪
不语,于是被金兵杀害。宋高宗即位后,册封倪氏为半山娘娘,立庙塑像。

传说多种多样,但是有一点你心知肚明,任何的传说民俗,必要附丽于实际的生
活才有生命,要让人看得见,摸得着,用得到,这样的口头遗产才有归宿,如果没有依
托,它们就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很容易枯竭、消散,以后即使有心恢复,也因
为缺少资料,会无从下手。

看看你,1965 年从半山出来,进了杭丝联大厂,1988 年福利分房分到了你名下,在拱宸桥附近你安了家。可是过了三年,你杀了一个回马枪,居然回到生你养你的半山,又在当地买了三间简陋的毛竹屋,重回半山扎根。风雨故园,桑梓情深,这里又有敬爱的娘娘庙,要做的事忙都忙不过来哟!到了农历五月,娘娘诞辰吉日,娘娘庙人声鼎沸,有时候为了招待客人,你得早早备下三百斤米,三百斤面,老灶头的柴火烧出来的米面真香啊。你愿意看到客人们连吃三碗,意犹未尽,揉着肚子的满足样。

时令到了立夏,到山上采来乌桕树叶,洗净漂清,以手工搓叶浸水,那水就像染过色的乌汤;把叶片捞出,以乌叶水煮糯米,那锅柴灶乌米饭的香气简直能馋死人。乌叶余水做饭,老一辈人说能防蚊叮虫咬,这等习俗,决不能任其自生自灭。立夏,是个相当要紧的农事节气,所以这乌米饭加郊外野炊加立夏称人等立夏习俗,你就将其打包申报,成为区里的“非遗”。于是,它们再也不会从你晚辈的视野中轻易逃逸了。

而你在半山的三间破屋,早已旧貌换新颜,推倒重建,现在已成了五层楼房。几步以外,是你家的豆棚瓜架,牵丝攀藤地爬满茄子丝瓜,三十米开外,是如今仍在静静流淌的上塘河;早年河边的风雨连廊,虽已湮没无存,但是道光十九年重建半山娘娘庙山门的石碑碑记,总算是重建天日,搬回了庙中。二月初八桑秧会,三月初三蚕花会,多少民间的集市、庙会,汇聚到你的眼前,你看到最不易改变的,还是祖先的文化之根,这棵老树,枝繁叶茂,庇荫了一代又一代人,而你也为这棵树浇了点水,施了点肥。明天,又一批上海客人要来了,他们也要来看看半山,看看那些文化遗存,你觉得你的事业,才刚刚开了头……



从事根艺创作20余年时间，
擅长根艺自然造型美，
具大气的创意风格，
和野趣的自然之美，
体现了根气的传统与创新。
近年来潜心根雕创作的理论研究。

在陡峭的简易山道上,北京吉普车盘旋着,爬上了海拔一千多米高的山顶,你下了车,走进了浙江无线通信局微波通信的机房。作为邮电部载波通信专业毕业的工程师,负责主管京沪杭大区,这些机房好比你的小家,从机房的勘察设计,到最后落成,每个环节你都要过问。为了建造机房,最先要研究军用地图(这类地图十分精确,哪怕已经在“二战”中被日军炸毁的村庄,它也会详细标示)。在可传输微波信号的50公里范围中,找到直线,确定制高点,而且中间要没有大的河流阻隔,避免传输信号衰减。不过,每到你去巡查的时候,你总会捎带一项十分私人的任务:找树根。

“沈工,这里有个樟树根……!”司机周师傅在喊你,同事们都知道你的癖好,所以在你的本职工作之余,总会匀一点时间给你寻宝,甚至还会帮着你一道在山上寻找。

找根材,在你们根艺界早有不成文行规;要保护生态保护环境绿化,凡是鲜活的树木是不允许去乱挖毁坏的。你最盼望的还是在农民开山进行更新山林的时刻,在一大堆一大堆放倒的灌木丛中,你如同到达深山寻宝一样,挑挑捡捡不放过任何一件。旁边的农民拄着锄头,搔搔头皮,不明白那些只配生火的树根,为何能招来一个小个子知识分子那么大的兴趣。

你常说,根艺是根的艺术,也是一种文化,随手捡来的树根不可能是一件现成的根艺品,要在千姿百态盘根错节的根材中去发现亮点,用减法雕琢出作品的形、神、意、韵、色,能得手一件可塑性强的树根就算它与你有缘。像恋爱一样,你先是发现“恋人”,再是改造“恋人”。人改造人是相当困难的,因为每个人性格不一,家庭背景

不同,而根艺创作则需要你大胆设想,小心求证,要用智慧与技艺去改造成“器”,注入灵魂。

而你这个人,是先被树根改造过的。

原先,树根对你就是树根,没有别的意思,你喜欢书画,在学校念书时就有口碑。“文革”期间,你还参与创作毛主席与林彪的十几米高的油画像。写写画画的爱好,一直保留至今。中年时你在一次参观美院李蒂老师的根雕艺术展之际,被众多作品所吸引,顿时与你自身的艺术细胞产生共鸣,从此迷恋结缘。正如你在“追根二十年”一文中写道“在业余生活中,一次展览把我带到了树根造型的世界,因好奇而沉迷,因沉迷而发现了自己,在造型的天地里演绎了人生的真、善、美,在作品的抽象与具象,意境与天趣里的创作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情缘。对于艺术,躬耕是一种探索和修炼,给我力量,躬耕更是一种精神与境界,给我常乐”。是的,根艺创作是艺术又是生活,兴趣来了,缘分到了,就像中年再得“子”一样,令人雀跃,兴奋。

观赏作品与实际制作,毕竟是两回事,搞这门手艺,你还先得学会做山农和工人,否则,你就走不了第二步。

野外挖掘,你先得备好小山锄、小斧头、手锯、枝剪,考究的还得拿上一条安全绳,一截扁头八角钢。越是深山老林,越有淘到宝贝的机会,那些峰峦叠嶂,碎石重重的悬崖峭壁,痛苦虬曲的树根奋力向前在攀伸。不过你天生不喜欢冒险,你还是愿意在原生态的树根上稍作加工,使其“天人合一”自然成趣,抬回树根原有的根魂。

山农做过了,就当起工匠来了。

树根挖出泥土,到了你手里,你还要细心地为它们剥皮,去皮之后才有利于你的创作。树根也有脾气的,皮剥早了,它容易变形,要剥晚了,它咬着表皮不放,又粘死了,有人对付大型树根,甚至动用了喷沙机或水枪冲击。树根水洗之后,你把它们放进高压锅里,高温煮沸,晾干晒透,容易霉烂蛀虫,也就方便了你下刀。

不过,就算是简单的剥皮工序也要随机应变,因为树根表皮有时会成为很有意思的装饰,——你这个麻栗树的树根,有一个生动的观音造型,有些疙疙瘩瘩的树皮,恰似一件御寒的披风,在陪她渡过漫漫路程,你当然不舍得去掉它;但可惜树皮后来斑驳得厉害,于是这件披风到底披不披,怎么披,又成了摆在你面前的一道课题。

当然,树根搬运工你也不得不当的。早年在岳王路花鸟市场,买一些农民摆摊出

售的树根,运输相对方便,而到了外地,要运回一件树根,你既要像警察守住犯人,死死盯牢寸步不离,又要像父亲照顾小孩,生怕碰坏了她娇嫩的身躯。你的单位曾经组织你们离退休人员,集体到武夷山游玩,武夷山碧水丹山的风光极为秀丽,鸡茸金丝笋、菊花草鱼这些鲜灵灵的特色菜也令人垂涎,但是你最牵肠挂肚的,还是你的树根,你首先要找的,就是当地出售盆景树根的商店。福建武夷山,有着世界上同纬度地区面积最大的原生态森林,遍布三千多种植物,你倒是不虚此行,相中了一块红豆杉树树根,把它带回了杭州。它的枝枝丫丫,你一点都不舍得去掉,你得守护它的元气。旅游大巴开回杭州已是深夜,你捧着红豆杉,在路边等了足足四十五分钟,才等来一辆的士,把你和你的宝贝送回家中。

经历了野外艰辛,路途奔波,还有繁琐的去皮、防蛀工序,你终于可以爬上露台,在工作台上摆开平口刀、三角刀、圆口刀、斜口刀,放上砂纸板刷、石蜡、乳胶、生漆等等,准备着,要切下你关键的头一刀。你喝口茶,屏住了气,——小心呐,小心!这第一刀切坏了,那就破了后面的势,再要挽救可就晚了。曾经好多次,你头一刀下错了地方,为此心疼了好几个星期。

根艺之道,先是必须天马行空地敢想,像你操持的无线电波一样,上天入地,难以遮拦。你做那个《梁祝化蝶》,用的是杜鹃树树根,肌理柔润,动态飘逸。一般作品做梁祝题材,往往抓梁祝二人在人间的造型,他们的生死相依,他们的难舍难分,当然也有已然化蝶,翩翩花丛的浪漫情怀。而你索性来个“一半对一半”,也就是抓住梁祝化蝶的一刹那,正好半人半蝶,亦人亦蝶的动态,使观者恍兮惚兮,犹如跌入梦境,——你如此“胆大妄为”,仿佛参透了清代学者李密庵《半字歌》所言哲理“看破浮生过半,半字受用无边。一半还之天地,让将一半人间”。半人半蝶共起舞,岂不让人心惊乎?用你的话说,《梁祝化蝶》,将成为你根艺创作中的代表作。

根书、根画成为你晚年创作的主题,根画《九鹤图》《瑞鹤图》,在不同的版面上用鹤的不同形状塑造美的意境。根书《花仙子》《两岸同根》等,配以名人名家的题词,以书法的横、竖、



点、捺与根的肌理效果有机结合,更有朱红色印章的衬托,崭新的创意,使字与根相互融合,引人刮目相看。

你抚摸着你的那件《天凤》,说,你等这只凤凰,等得好辛苦!这凤凰的前身,是雀梅盆景,盆景枯死了,树根你留下来,想做一件根艺,可是想了多少回,你也想不出把它做成什么好。几年之后,你搬家了,从武林巷搬往大关,这块雀梅根你依然不肯扔掉,你把它放在露台上,等待它的苏醒。有时候,夜深人静,露台上洒满银色的月光,你走来走去,看你那些沉默的树根换上银装,呈现不同的异彩与面相。你再回头看那盆固执的雀梅,它依然不肯告诉你它的精彩,它的魂灵到底在哪里?五年,十年,十几年过去了,有一天,你拎着水壶,在露台上给花浇水,弯腰时蓦然回首,那个往上斜视的角度恰到好处,——呵,那雀梅!你看到它的头颅,挺得那么高,仿佛在说:哼!没看见我在这儿吗?还不给我戴上凤冠,让我高飞?

你花也不浇了,扔下水壶,捧起了它。找到了,找到了!原来有只凤凰在雀梅里藏身躲到了今天。

你急急忙忙地为它做起了加工。而它也几乎不需要你大动干戈,你只为它加个嘴巴,做点羽毛,它俨然已经要振翅上天。

这就是所谓缘分到了。

你的房间墙上,地上,角角落落,几乎都摆满了根艺作品,这些你自己认可的作品足有上百件之多。街道里特意为你开设了一个三十多平方的陈列室,用以展示你的诸多作品,让更多人来欣赏你这位退休工程师,浙江根艺名家的作品。有人问你一个通信工程师,为何那么痴迷与你专业相差十万八千里的根艺呢?

为什么呢?

你的父辈、后代,都服务于邮电系统,你是名正言顺的子承父业。对于根艺,你一无师承,二无徒子徒孙,全是业余靠与根友切磋,自己摸索:“我说溪像是城市里的背街小巷,是水流动的地方。它没有江、湖、海那么大气。正因为小,就需要多多的溶汇。它有其广袤的两岸,能很好地与大自然亲切、和谐地共生。爱艺、追艺,都出自缘分,来自天资、来自勤奋、来自执着。

溪是这样,做人要这样,知识也是这样,艺术更是如此。”

你一辈子服务于通信事业,而半辈子着迷在根艺创作。

当年你们把中央电视台信号,传输到浙江,需要经过七个省,三十三个站点;漫

长的距离,还有高昂的造价:十万块钱一公里,都需要庞大的国家机器的介入。

但是,你搞了一辈子无线通信,当年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最重要的绝密级机要通信,并非由无线通信来传输,而是要由机要通信员传递:他轻装上阵,背一把防身的手枪,又背上一个装绝密文件的背包,跳上长途班车,不辞辛苦地出发了。在紧要关头,值得信赖的并非机器,还是人工。

人,在关键的时刻,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设备,仍然保持了他的可靠与尊严。

所以,你也要用你的双手,为你的树根塑形,还魂……



师从郭立金，其太师公为王小福。

全面掌握锻制剪刀的72道工序，

技艺高深，擅长锻打1-5号普通民用剪。

1959年锻制的民用剪被革命博物馆收藏；

曾连续五次获全国剪刀质量评比第一名；

1979年荣获国家优质产品银质奖。

1983年，你向厂里递交了一份退休报告，站在旅行剪车间的门口，听着高音大喇叭传来激越的歌声：“……再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美国的祖国，该有多么美……”你内心有些苦涩。

再过二十年，你才是古稀之年的老人，而这一年不过五十出头，你就要辞别这熟悉的工厂、车间，离开同事、朋友了，你多少有些茫然。

你脱下手套，喝了一大口搪瓷茶缸里又苦又酽的浓茶。这时厂部来人了：“老施，你的退休报告批下来了！厂里同意了！”

你的心尖儿狠狠一颤。

从1953年，杭州剪刀工成立七个生产合作社，到1957年乔迁拱墅区三宝村，你一直是“张小泉”厂里的一员，你甚至还记得乔迁那一天是1957年的10月7号。从选址到建造厂房，你都亲身参与了。你还清楚记得，三宝村厂址最早是一片荒凉的桑园，凄风苦雨里，零零落落的桑树丛，时而冒出几个阴森森的坟头。你们平了地，迁了坟，造了厂，你这个十五岁开始打铁的汉子有了新家，而且在离厂区一箭之遥的明真宫地块，黄泥巴糊稻草，你造起了自家的小平房，虽然极其简陋，可是你和家人都感到了温馨。

从铁匠铺一个小学徒，到大厂工人，你学会了读书写字，写总结，也挣到了高工资。当初工会干部拿来《识字课本》，你点着勉强认得的几个字：“人、手、口、刀”，识得的字全部加拢来，统共102个。你下了狠心，去念了工会组织的业余夜校，识字多了，甚至到了能够写总结报告的地步。1953年，你入了团，两年后你入了党，可是，对厂里

有再多的恋恋不舍,你也不能不退休。你有两儿两女,小儿子因为小时候生了脑膜炎,智力有障碍,你希望退休后他来抵职,让他今后的生活有个保障。厂里说,老施辛辛苦苦做了一辈子,这点心愿,我们要满足的。

打铁是苦的,但是打铁不但给你了饭碗,还让你的下一代也端上了饭碗,你有时想想,这只饭碗,端得值。十五岁你离开萧山农村,由父亲送来杭州城里打铁。站在热浪烤人的炉边,三年学徒,四年半作,整整七年之后,有的人也未必能把铁匠的工夫都学得混瓜烂熟。你从最底层的学徒开始,到三肩,到死下手,再到活下手,每上一个台阶,既要凭力气,也要凭巧劲。旧社会的话:“干活有三苦,打铁撑船磨豆腐。”打铁的苦,在于你偷不得懒,你一偷懒,钢铁就会给你脸色看;比如对着那块热铁,你下榔头一定要快,歇不得手,所谓趁热打铁,铁一冷了就不好打了,钢铁的脾性,就是它没有情面可讲,一是一二是二。打剪刀的铁匠,打到最高等级,叫前手,简单说来就是他把一块钢铁拿进来,可以做好一把剪刀拿出去,这其中四十道工序,道道不能马虎。

最早的磨剪刀,共七十二道工艺,但是这后三十二道工艺如电镀、抛光一类,造成了太多职业病,所以后来就停掉了。而前四十道要道道精通,谈何容易。



你十五岁进扇子巷1号的独立劳动社,每天三四点钟你就要起床,五个人一台炉子,一直忙到晚上七八点钟收工;炉边挥汗如雨也罢了,光是磨那磨刀石,就足够磨去少年人的雄心壮志了。

磨刀石是铁匠铺必备的工具,用得久了,磨刀石两头上翘,中间凹陷,师傅再用就极不顺手。小徒弟拿过这块磨刀石,就得再去找块石头,吭哧吭哧,把它两头磨平。但是磨了许久,手酸了,发抖了,你甚至会感到绝望,石头磨石头这般磨法,究竟要磨多久?磨到后来,小徒弟眼泪哗哗流淌,滴在磨刀石上,任你性子再躁,也只能硬着头皮接着干,所以一个行当

做久了,你的脾气也只能跟这个行当的要求一样,它会把你改造得服服帖帖。

打铁尤其讲火候,热铁出炉之后,即要给它“沾火”,即浸水“热处理”;有经验的师傅,懂得热处理的铁块需呈现“杨梅红”。可是杨梅的红法也是各不一样的,有深有

浅,有紫红有大红,灵的人一点就透,笨的徒弟则要反复传授。打铁的徒儿伯伯,许多来自农村,按理对杨梅并不陌生。每到梅雨飘洒,杨梅红熟时节,顽皮小儿就会爬上杨梅树,扶牢枝干,像猢猻一般随采随吃杨梅,任汁水把嘴巴涂得猩红一片,山里歌谣:“杨梅红,眼睛铜,手像鸡爪疯,脚像黄松公,甥吃杨梅舅心痛。”形容杨梅红了侄儿的急猴猴的馋相。但杨梅即便吃得再多,你吃不透杨梅红的意思,照样要吃师傅的“弹头”,——“说过了多少遍杨梅红杨梅红,你又不是色盲,色盲做不好我们格行当!你为啥记不灵清?”所以打铁这一行就讲究言传身教,手把手地带徒弟,“呶,看看爽了!杨梅红,是这种红法,不能过头的。”你还记得你的郭师傅,身子矮小,结实,看你的眼神,好比铁块一样生硬,严师出高徒这句话,倒也并非随口荡荡。

甚至连炉火都有讲究呢!你最早打铁全是煤炉,后来因为污染严重,改用电炉。而打剪刀的关键,是要借助炉火把钢嵌入铁里,让它们长在一块儿,血肉相连;老话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但好钢怎么与铁嵌得天衣无缝,也要凭经验摸索。用煤炉火打剪子,粘合相对容易,一用电炉,少了煤炉烧焙的韧性,钢铁粘合就要难得多,就要重新去摸火的性子。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1964年全国性剪刀评比,你是见证人。北京、上海、南昌、哈尔滨,全国的好剪刀放在一块儿,还是杭州的张小泉厉害,那原原的二十四层龙头布,张小泉一剪刀下去,龙头布剪开了。你一直记得两句诗:“快如风走润似油,钢铁分明品种稠。”那是田汉送给张小泉厂的,你也把它当成给你的荣誉。其实后面还有两句,你没去记,“裁剪江山成锦绣,杭州何止如并州”。因为后两句是文人的抒情,前两句才有铁匠的实在。



1958年,厂里的炉灶都拉去大炼钢铁了,全厂就剩了六只炉灶,打些钳子、榔头。你奉命留守厂部,好比镇守一方的大将。能够让你沾沾自喜的,不仅有这份信任感,还有实实在在的工资等级评定。乔迁新址后不久,厂里评定的最高级技工工资为每月七十五元,你和另外六人属于第二等级,每月七十元。当年的工资水平,一个人四十元的月工资,已经可以维持一个五口之家,你的七十元当然令人羡慕,不过过了两个月,当你回到家里,发现老婆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发呆,再三追问,她才抹起了眼

泪,“我们热水瓶厂说我家属工资高,就让我把工作让给别人,把我给回报了。”

你听了,哭笑不得。“放心吧。”你安慰老婆,“有我在,就饿不着你们!你就在家里带带孩子,好歹我们比别人要富裕呢!”

在你 1983 年退休以后,你并没有完全脱离本行当,而是各个乡镇企业,去做技术辅导。随着机械化技术程度的提高,行业对人工的依赖越来越少,“一只风箱一把锤,一把锉刀一条凳,一块磨石一只盆”,这些你熟悉的家伙,已经成为落后的代名词,新的脉冲堆焊机、剪刀拉脚机、精密矫平机、浸塑新工艺,你闻所未闻;红压、电镀、热处理,有了自动生产线,敲打剪刀的苦活,可以拜托电脑帮忙了。

曾经有一篇报道,记载了剪刀工匠们对制剪新工艺到来时候的激动:“望着一把把崭新锃亮的剪刀从机器中缓缓出现,多少常年炉火熏燎,整日弯腰曲背的老‘张小泉’们,竟不由地哭了;他们望着能将七十二道工序连同笨重劳动一下子减去一大半的新机器哭;他们抚摸着自已粗糙甚至残缺的手指哭;他们搂抱着历年得来的金牌牌银牌牌哭……”

你觉得,你真该歇手了。当然,你也可以背上磨刀凳,沿街去叫“磨剪刀,钱柴刀……”可是退休前你是旅行剪车间堂堂负责人,最多时掌管着两百号人,那条磨刀凳,在你看来太沉了,你背不动呵……

所谓风水轮流转,你想不到,那些你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剪刀锻造工艺,有朝一日会成为宝贝,成为一笔值得流传下去的遗产。

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

人的手工技艺,其中所包含的灵机巧思,很多东西无法替代。

你听到了一个新名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二〇〇七年,你得到了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证书。

你的炉边岁月,都浓缩进了这本红色的证书。

曾经的剪刀厂,如今已拆迁得所剩无几,很快就会搬空吧?但是你的那身手艺,是谁也搬不走,拆不掉的。

偶尔,你还要去运河边的刀剪刀博物馆,,手工活态博物馆,去那里捏一捏捶打的榔头,只要站到炉边,你的力气又来了,你会心跳加快,血液沸腾……



杭州市书法家协会会员，
浙江省装饰画研究会会员，
书画双绝、别具一格。
在泡沫塑料板上巧施刀功，
从画面设计、雕刻、上墨到印刷，
独创一整套塑刻版画工艺流程。

广耀,广耀! 你要挺住啊广耀!

1968年2月14号到11月14号,你以现行反革命罪在杭州空五军驻地受到隔离审查,你内心焦急如焚,你知道自己冤枉,可是在那样的政治高压气氛下,你百口莫辩。想到你亲爱的妻子和你才四岁的孩子,你决心挺下去。你的专案组里有一个你最好的战友小刘,可这时候小刘早已决定与你划清界限,每次审问你,他都俨然一身正气;听你辩解,他立马拍案而起:“王广耀,你不要抵赖! 你的反革命罪行铁证如山! 像你这样的人,我们要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再踏上一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你是1956年参的军,常年在部队政治处为大家放映电影,搞宣传工作。1967年,在“文革”的狂热高潮中,各地花样繁多的毛主席像章层出不穷,材料有陶瓷,有塑料,有铝制品。你在部队的航空修理厂找到了一块40×45公分的铜板,你决定亲自动手设计铜质像章,既表达衷心,也展现你的手艺。你以线切割机切好扇形铜板,设计了上方的毛主席头像,两边红旗旗杆,下方是一朵朵向日葵,心向太阳,积极向上。你亲自调好化学药水,戴上皮手套,把铜板浸入药水,腐蚀掉多余部分,留下了极为生动的图案。这块像章交给部队,几天后就有人发现了问题,因为你设计的葵花有十二朵花瓣,与国民党青天白日旗上那个“狗牙齿”的瓣数是一样的。专案组认为你居心不良,恶意侮辱领袖,在审查九个月以后,军事法院判你三年有期徒刑,送南京龙潭劳改农场改造,三年后再留场劳动。你的问题,直到林彪自我爆炸以后才获得平反。一九七二年,你的平反裁定书下达到农场,你重见天日,你告别了已经感情日深的农场同志,回到杭州,你又听到了熟悉的称呼:“同志”,你也见到了日思夜想的妻

子和儿子。

到今天,你已近耄耋之年,每天还在写字,刻版画,但是你今天所做的一切,冥冥之中,与你早年的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你做的版画,不同于其他作者常用的版材,比如金属、石板、木板、纸板,而是用随手可捡的泡沫板,人家过生日吃完蛋糕丢弃的蛋糕盒子,还有电器包装盒里的泡沫填充物,只要看到是完整的,捡拾回来,都能变成创作的原材料。触发使用泡沫板的近因,是二十几年前出差上海,某一商店橱窗陈列着一块刻字的泡沫板:水滴石穿。那四个平常的黑体字,使你一下子开了窍:噢!不是可以用这么简单的唾手可得的泡沫板,来做你喜欢的版画吗?你早年练就了一身可以反写反画的技能,足以让泡沫板这些他人眼里的垃圾,套上艺术的红舞鞋。

你的骨子里,似乎一直有着变废为宝的极为顽固的因子。你曾经为之罹祸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铜板像章,本来就是一块废弃的铜板,经过加工而成。

但是到了劳改农场,你的这一为废物做艺术加工的习性还是压抑不住。你在劳改农场平时,为水泥做化验,也为中队搞搞宣传,有一天在野外,你发现了一块花岗石,你搬回来向农场领导请示:“报告!犯人王广耀请示一件事!我捡到一块石头,想刻写毛主席语录。”农场不准犯人私藏刀子,刻字的刀子哪里来?领导命令:“刻字可以。刀子自己解决,农场不负责提供。”

你得了尚方宝剑,捧着花岗岩石头,颠颠地跑去钳工班,找来锯条,搁在石头上,嗤呀——嗤呀,硬是把这块顽石锯成两半,再开动砂轮,将其锉平,以尖利的锯条,磨出尖角,制成铁笔,给方整的大石头刻出毛主席的《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给长方形的小石头刻上毛语录“救死扶伤,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你给每粒字都注上了红色颜料,你的两方石头保存了四十多年,而文字依然鲜红,你模仿的毛泽东草书的笔记,惟妙惟肖。也许,从你选择的这些文字,能推断出你当时的曲折心境:

“红军不怕远征难”一方:

——你身陷囹圄,蒙受不白之冤,当然是碰上了难关,但你相信总有一天你会洗刷冤屈,你要咬紧牙齿,渡过难关……

“救死扶伤”一方:

——你渴望得到人道主义的对待,希望有一个较好的处境。

即便蹲大牢,你也实在是技痒难耐,你只有沉浸于书画,篆刻你酷爱的艺术,你的烦闷才会消散,心绪才会平复。

你擅长“废物利用”的艺术家风格,到今天已经变本加厉,而且那些废物,反而给你自由的发挥空间。你的书法是在读私塾时候就打下童子功的,到老愈见功力,但是硬笔更能体现力度,缺点是笔尖小,施展不开。而你以冬青树或柳树枝条为笔,以美工刀开出几个米粒大小的凹坑用以储墨,挥洒起来,苍劲有力,而且大自然提供的材料,多少不拘,随捡随用。你以自成一派的“树枝书法”在几大张拼接而成的晒图纸上留下洋洋洒洒的书法长卷,使那些“方家们”全都感到了震撼。

至于泡沫版画的发明,更是把废物利用的境界推向了登峰造极。不过,零成本的泡沫板,并没像最初想象的那么好利用,它的缺点,就是一个“软”字。版画的效果就在于线条粗犷,明暗对比强烈,仿佛是以画面发出呼喊,刺激你的神经;而泡沫板软不拉耷,下刀稍重,它就一块块“掉肉”,你下刀轻,画面效果又会漫漶不清,没了精气神,对付这种板子,你可吃了苦头。

你也不急,多少年了,凡事只要与书画艺术搭界,你不弄通,弄好,你是不会收手的。你背上一个帆布包,装上白酒、杯子,包上一点下酒菜,到湖滨一带人多稠密处,找块有树荫的草地,席地而坐,先自痛饮几杯。借着微醺的酒力,你找出布包里的一管竹笛。取笛在手,横笛于唇,你纤细的手指按住了笛孔,运气一吹,那优美婉转的笛声,吸引了多少游人匆促的脚步啊!

散过了心,收了酒摊,你回了你拱宸桥畔螺蛳壳般的小屋,再提美工刀。

来吧! 泡沫板,看看是你厉害还是我厉害。

泡沫板的柔性,上百次让你的刀子失去准星,但你终于摸准了它的脾气:它柔,你要比它更柔,这叫以柔克柔。

泡沫板终于乖乖听话了,而它在一连串工艺流程之后,呈现出来的版画效果,让不少版画名家也啧啧称赞。你的《和合二仙》、《五虎戏耍图》,上了浙江省的装饰画展。年长于你的书画名家周沧米,曾师从于黄宾虹、潘天寿等大家,看过你的泡沫板画,对你制作版画的材料,感到费解。

的确,泡沫版画最大特点是古风悠悠,古意盎然,那种轻微的磨损感,有其它版画很难达到的韵味。

泡沫因其柔软,极易变形,印个十次以上,这块板子就会报废,于是单张泡沫板

画因为有了技术条件限制,注定数量不多。

沧米最后试探地说:

“你这个版画,是用汉砖刻的吧?”

你得意地大笑,露出残缺的门牙。你说:“周老师,连你这样的大家都看不出来这用的什么材料,那我这版画做得才有意思呢!”

汉砖一般不容易×碎,如果刻有图案花纹价值更高;汉砖的价格,近年来逐步上扬,从普通的几十元,到精品的几十万元,总而言之再便宜也得花钱,而不花一文,就以泡沫板做出汉砖效果,这是你独辟蹊径、废物利用得到的结果,也叫“歪打正着”吧。



家里的泡沫板子越堆越多了,有的是捡来的,有的是别人知道你的癖好给送的。你在家辟出一间小屋,专用来堆放材料,写写画画。创作台是一块木板搭的,板下铺了张凉席,刻累了,喝口水,往地下一躺,眯个二十分钟,精神来了,就接着干。

妻子进屋看你执笔写得专注,一言不发,用暖瓶给你杯子续上水,带上门,轻轻地出去了。

要是没有妻子,你撑不到今天,你想。

在你蒙冤坐牢的时候,妻子曹丽君在狱外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她是一家医院的护士,医院的教导员开导她,给她“分析利害”,劝她放弃这段婚姻,她思想斗争激烈,连夜噩梦折磨得她身心憔悴,夜半会忽然受惊,伸手扯破蚊帐,光脚跑到宿舍外头。

室外唿唿的寒风,吹乱了曹丽君的头发,她心里有个声音在轰鸣:不!就是以后老王沦落到要饭,我也要跟着他一起走!

她向教导员袒露了心声,教导员默然无语。

你们这对患难夫妻,相濡以沫,终于捱过了黑夜。是妻子的援手,使你免于沦为无用的废物,而是获得了超拔与新生。她连续给周总理写信,总理办公室把这些信转给了部队,也为你的平反,创造了条件。

你现在常以泡沫版画刻画佛像,以使自己的心境摆脱当年的梦魇。只要你想起最好的战友怒目相向,失去人身自由的日子,你就会悲叹:“可怜呐,可怜……”你不愿自己的心沉溺苦海,就去刻画《百寿图》、《十八罗汉图》,每每埋首专注一回,苦难就减去一份。



你泡沫版画的功力,实则得益于你工笔书画的底子,——你能在宣纸上勾勒几十厘米长的线条而不顿挫断裂,而细看你笔下人物,只觉个个活龙活现,嬉笑蹙眉,神态各异。二、三十年前,国人工资不过百元上下,你的一幅《十八罗汉图》卖给台湾人,即作价两千美金,满心欢喜地台湾同胞根本不还价,当场银货两清。

而你在泡沫板上苦耕不休,从不间断,也有赖于你幼时的武术功底,到现在你还保持着瘦削精干的体形,手劲奇大。你父亲是护镖的镖师,教给你一身硬功,而当画家的三叔则把作画的技艺传授于你,武术修身,绘画静心,身心双修,方有你今天自创泡沫版画、树根书法的成就。

“来来,一起来一杯。”

老友老了,忘年交上门了,先不谈书艺画技,先来点酒,叙叙闲话吧。

你笑咪咪地,仰脖又干一杯。嗯,酒劲有点来了……

你说:“运河边新造的香积寺里,有我儿子王凡为菩萨画的油画,五米高,三米宽,啥时一起去看看?”

你说:“这小子呵,小时候就喜欢画画,现在把个人画展开到了巴黎,比他老子还有出息呢!”

你又说:“要说作品,这个儿子,才是我最好的作品呢,哈哈哈哈……”

爽朗大笑,声震屋瓦,你小小的“螺蛳壳斋”,喜气洋洋。



毛笔、颜料、甲鱼壳，
妙笔生辉画脸谱。
生旦净末丑武流，
整脸、歪脸、碎花脸。
养起龟壳寄丹青，
国粹相伴夕阳红。

早上五点,你起床了,得要出门,你看看灰蒙蒙的天色,想想还是准备了一把伞。今天你要去的还是老地方——六公园,一大堆的老友,正在那儿等你谈天说地呢!张家长,李家短,——年纪大了,就怕孤孤单单,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聊到八九点钟,你心满意足地起身,搭车回家了。一天的日程表到此为止,你与许多老人的作息相去不远,而只有回了家,看到墙角脸盆台的甲鱼壳,你的另一个世界向你展开了。别的老人,也养乌龟之类,怡情养性,从千年王八万年龟的徐步缓行之中,得到享受。你呢,则是专和它们背上的外壳打成一片,——那厚约五毫米的甲鱼壳,本是为了守护甲鱼内脏而设,现在已经徒留一副铠甲,——一条脊柱微微凸起,左右八条肋骨条条分明,如果你是老中医,你就知甲鱼壳药用价值极高,磷酸钙、骨胶原,皆是上等佳品,滋阴潜阳,软坚散结,是它的功效。可是你只愿派它一种用场,为它画京戏中的各色脸谱,让百年国粹与这叩之有声的壳体浑然一体。看你的一室一厅的小房间,墙头上,玻璃柜上,冰箱上,一排排大大小小的龟壳脸谱穿上红黄蓝绿各色流苏,有了别样的生命,或狰狞,或喜气,花花绿绿,十分抢眼。但就像梨园戏班的行头规矩,“宁穿破,不穿错”。也就是角色穿的戏服,得符合他的社会地位,官阶等级,不能胡乱混淆,如果单从颜色分等级,京戏里以黄色为尊,以下为紫、红、蓝、黑。这脸谱也不是你信手拈来,胡乱发挥的一种涂鸦,它有来龙去脉,基本谱式有各式名目,粗粗一分:

整脸

水白脸

三块窝脸

老三块窝脸

花三块窝脸

十字门脸

花十字门脸

六分脸

元宝脸

花元宝脸

碎花脸

歪脸

这是谱式了,颜色更是不能错了。那天你听到一个小孩子在唱:“红脸的窦尔敦盗御马……”你立马笑了,你向他指出,“窦尔敦是蓝脸,那些个绿林好汉、草莽英雄,都是蓝脸和绿脸,弄错了,那就闹笑话了。”脸谱的颜色帮您识忠奸,辨善恶,如:

红色,表忠勇,如关公

黑色,表刚直,如包拯

白色,表奸诈,如曹操

黄色,表勇猛,如典韦

此外金银色,表神怪

青色,表妖邪

可是现在呢,你摇头了,老辈传下来的规矩,都乱了套了,比如说吧,老规矩“三刚不带红”,就是戏里有三个人物:姚刚、薛刚、李刚。因为都是闯祸的惹是生非之辈,连累了全家,这三人死不能在脸上勾红,可是那天你看戏看姚刚脸上勾了粉红,薛刚勾了一个红脸,你在台下真是着急,——幸好,你有自己的绝活,你每天在龟壳甲鱼上画脸谱,能按老规矩来,保证不出错。

要问你啥时喜欢涂涂抹抹,你可是打小就喜欢这活儿。你念书的本子上,全是你画的脸谱,老师看你把书糟蹋成了这模样,气坏了,非打你的手心不可。打归打,你还是我行我素,非画不可。那是家庭熏陶,谁叫你父亲是个唱戏的呢?在那盛平剧社里,你爸唱老生戏,一出《张松献地图》,唱得人人叫好。你从小就在戏班子后台混惯了,加之机灵乖巧,见谁都叫“叔叔”、“阿姨”,谁也不把你当外人。说起父亲魏文藻,眉清目秀,鼻直口方,端的是一表人才,倘若活到解放后,那很可能就是大名鼎鼎的一个

角了。可惜天有不测风云,一九四四年,父亲所在戏班子坐车去当时×都重庆演出,车到郊外拐弯,车子一边的栏杆断了,乘客噼里啪啦掉下来,非死即伤,你父亲就在这次事故中遇难了。这一来可就苦了你和母亲,你们孤儿寡母的,流落他乡,衣食无着,直到抗战结束,你们才辗转回到你母亲的家乡——杭州,等到你参军后复原,进了国营大厂“浙江麻纺厂”,生活终于渐渐安定。

但是,你那么喜欢京戏,你自己在厂里倒极少登台献唱。

你管的是退休工人,你自己的生活壮年时候,却多少也沾染了暮气,越到后来,你的生活才逐渐舒展。

你喜欢脸谱艺术,可是观察你从壮年到老年的缓慢变化的面相,那也是可以串成与时俱进的脸谱序列:

壮年时,正逢“文革”,你戴着干部帽,身着中山装,一副谨小慎微的模样;



中年时,你留着胡茬,戴着黑框眼镜,神色板正,不苟言笑;

退休了,你参加了“民声剧社”,连唱带比划,比厂里的时候要更加来劲;

退休十五年了,你逗着花猫,与老友笑作一堆,其乐融融。

越到后来,你的个人脸谱就越发进入“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化境,你的某些神态,与晚年张学良将军颇有几分神似了。

年纪大了,嗓子声带在变化,登台唱戏自然少了,可是你每天提起勾线笔,或者以羊毫在乌龟甲鱼壳上细细勾画,你变得无比自信,因为戏里戏外,你比别人多了生活。

1931年6月,杜月笙杜家祠堂落成,请了北平京戏名家光临沪上,除了梅程荀尚四大名旦,谭富英、马连良、言菊明、杨小楼都是响当当的名角儿,群英荟萃,跟上海滩的三大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一起,合影摄下了一幅长卷。这幅照片,就挂在你家的厅堂之上,你每天就在名家目光的注视之下,开始你独攻一门的龟壳脸谱。

最早的脸谱究竟是怎么来的,你专门去做了一个考证。因为起先戏曲演出以广场为多,观众站得远了,谁是谁都分不太清楚,所以后来才有演员在脸上涂抹颜色,易于大家辨认。即便是宋朝热热闹闹的勾栏瓦肆,演员也基本是单一的涂面化妆,到

明清以后才有揉法、勾法等多种技法出现。即便勾脸谱的花脸,也分不同的行当,像铜锤花脸,是以唱为主,比如包公戏;架子花脸,鲁智深、张飞,性子刚直,以表演为主;还有武花脸,摔打花脸,以及嬉皮笑脸,专门胳肢人的小花脸丑角,如此分门别类,细细钻研,你感到其乐无穷。

可是,现在连自己会勾脸的京戏演员都少了;有一年央视到义乌举办颁奖典礼,其中有京剧片段演出,可是找来的演员不会勾脸,导演组找到了你,派车把你接往义乌,专事为演员勾脸;你勾完了,车回杭州,你坐在车上,想到戏曲界现状,越想越心疼,——京戏,咱们的国粹呀,先得继承了祖上的衣钵,把传统功夫练扎实了,再来谈什么标新立异,标到后来,你觉得他们“离谱了”。先不说唱好老戏再排新戏得分两步走,就连演员最基本的勾脸工夫也没了,以后这戏还怎么唱呢?

——但愿你是杞人忧天哟!你想,你与小青年之间的分歧,听听传唱甚广的歌曲《说唱脸谱》就知个大概,小青年说京戏赶不上时代潮流,歌里就敞开了老爷爷的反应:

“我爷爷生气说我纯粹是瞎捣乱

多美的精彩艺术中华瑰宝

就连外国人也拍手叫好

一个劲地来称赞

生旦净末唱念做打手眼身法功夫真是不简单

你不懂戏曲,胡说八道

气得爷爷胡子直往脸上翻……”

可是,一个演员,就得把传统底子打扎实了,这理儿咋说都不错。你也老了,你只想耕好你的一亩三分地,你常常对人说:“我是一瓶子水不满,半瓶子醋晃荡”,你认准了这半瓶醋就是勾画脸谱,而且,只找乌龟甲鱼壳勾画,经年累月,积少成多;脸谱本来装饰感极强,能够独立成为一门艺术,自从画上了乌龟甲鱼壳,这种纯手工活儿就有了工艺美术的意思,瞧了新鲜又继承了传统,过河兼洗脚——一举两得。

呵,脸谱怎么想到会画上甲鱼壳的呢?你摆弄了那个刷白的甲鱼壳,你想起了二十五年前你住在运河边的情景,——那年连日暴雨,导致河床水位上涨地势低洼住户家里进水,锅碗瓢盆漂在水里,浑水拍打着楼梯的台阶。这么恶劣的天气,你儿子在杭棉礼堂看完电影,回来道路已经积水成灾,不少死鱼在浑水里翻了白肚皮,有只

甲鱼正在水里奋力游动。这只甲鱼拎回你家，你们好一阵激动，这是白捡的便宜啊，加上料酒、火腿，蒸着吃吧！第二天，你的一位好友来探望你了，翻看你在纸上的那些脸谱，忽然瞧见了正在晾晒的甲鱼壳，他灵机一动：“老魏，你那脸谱，咋不画在甲鱼壳上呢？”

“唉，这可真没想到！咱试试……”

说干就干，现成的羊毫颜料都有，你立马下手，画了一个孙悟空的脸谱，你把成品拿在受伤，颠来倒去地翻看，爱不释手。

可是挂了几天，家里就飘起了异味，再过几天，竟有些隐约的恶臭。你循着臭味，找到了挂在墙上的甲鱼壳脸谱，你翻看甲鱼壳的里层，啊！一堆堆细细的黑色小虫，正在那里蠕动。——你没有经验，也许是太性急了，你未清洗甲鱼壳，就仓促上马，画起了脸谱，给了细菌滋生繁衍的温床。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先得把乌龟甲鱼壳伺候周到了，那壳体才能给你施展拳脚，这得有一套程序：

首先，壳体温水一夜，浸胀后利于污垢杂质析出；

下一步，板刷刷净壳体，最好用钢丝球仔细揩擦，随后用镊子钳出壳体缝隙的筋吊吊；

最后，用铁丝通一通椎管，将杂质斩草除根，杜绝后患。

经过仔细的清理，你终于可以开工了！

朋友们都知道了魏老爷子的爱好，他们登门拜访你，时常会拎来一两只甲鱼乌龟壳，壳儿拎来多了，你都赶不及画：“够了！我这儿够了！”你得讨饶，请他们别送了，那些送来的壳壳够你画好几个月。

你想到画了，就坐下来，画上几笔；手脚利索一点，一天就能做完三个。画脸谱的名声一传开，有些小年青也往你身边凑：“魏老师，教教我们吧！”

“好啊！你们来！”

可是小年青大多没有长性，学了点皮毛，过了个新鲜劲，他们就消失了。

二〇一〇年，小河直街开街，你带上毛笔、颜料、甲鱼壳，坐进了古色古香，修旧如旧的老宅，在那里开画脸谱。那是个阳光灿烂的秋天，你在秋光里画呀，画呀，忘记了时间，你感到了满足。只有在略感疲惫，歇下来，望望屋外看热闹的人走了，这时，你才会感到一点小小的寂寞……



一把剪刀、一张废弃的X光片，
在郑荣山的手上，
几下就变成活灵活现的猛虎，
栩栩如生，惟妙惟肖。
既宣传行低碳环保，
还别有一番风味。

小小的你,食指含在嘴巴里,向着那个剪纸的手艺人,挪动脚步,试图再靠他近一些;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海城隍庙熙熙攘攘的人流里,你这孩子的身躯显得特别瘦小,而在你眼里,剪纸人比魔术师还要神奇,只要有人站在他布置的白布前,侧身而立,那剪纸人只消瞥上几眼,手里一把剪刀在红红绿绿的蜡光纸上嚓嚓嚓嚓好比走马一般,一幅侧面像就马上诞生了。你看呆了,你也想让剪纸人给你剪一幅,可你没有皮夹子,没有钱,不过你的心里,已经种下了与剪纸难分难舍的因缘。

只是这份缘,要穿过千山万水,要过许许多多日子,才会在你渐入晚年的病床上开花,这是难以料想的,在童年的因与暮年的果之间,有怎样一条细细的红线?

因为酷爱剪纸,很小你就无师自通,学会了这门手艺,最初,它只是生活的点缀,从来没有上得你的厅堂,不管你在越南以中国铁道兵身份援越抗美,担任文书,还是在桐庐富春水利设备制造厂,从事产品的设备包装,它从来都是或隐或现地担当个小小的配角,甚至只能算边角料。是的,你把桐庐剪纸艺术家谢玉霞最早领入了剪纸之门,可是当年剪纸的乐趣,还抵不过香气扑鼻的一盅小酒吧?反正,夫妻两地分居,老婆在杭州带孩子,你在桐庐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你把烟、酒、茶三样视若宝贝。白酒嘛,要烈性的,糟烧地瓜烧,一次半斤,烟当然不离身,茶叶的消耗十分惊人,你的茶杯总是半杯茶叶半杯水,解渴、提神,但是你没有觉察到,你的生活方式正在磨损你的胃粘膜,改造你的胃细胞。不过,你的烟、酒、茶三宝若碰上工作,那也是小巫见大巫了,你视工作为最高乐趣。

比如说有一年,新疆要上马一家发电站,委托你们制造所需各种设备,有一块价

值几十万的钢磨镜板(光亮能照出人影),从机床上下来到装箱由你一手完成。设备运到当地,工程因资金缺口意外停顿了,因为管理混乱,你负责装箱的那块镜板居然没有入库,它就堆放在露天里,任风吹雨打;将近两年过去了,电站资金到位,工作重新启动,那块露天里的镜板早就过了三到六个月存库不生锈的标准,可是等找到箱子,拆开一看,箱盖下的积水已经冻成薄冰,而那块镜板,依旧光亮如新。听到这个消息,你得意地笑了,因为这层镜板的防腐油是由你自己熬制的,你有恰到好处的配方比例,而且箱子内层的衬垫,也有你小小的秘密,这种无以言传的成就感,岂是小小剪纸所能比拟?得意或失意的时候,二两烧酒下肚,你倒也会剪个小动物,剪个别的什么,这些个小零碎,算得了什么呀!这时候,你与剪纸(特别是 x 光剪纸)的缘分尚未到来,而日后缘分真的来了,却是以一种你无法料想的方式,忽然出现,并伴随着命运的巨大转折。

这一年,老婆女儿到厂里来探望了,她们看到你,女儿失声叫道:“爸爸你瘦了!”

你不知道这时你已面色焦黄,憔悴不堪,女儿问你哪里不舒服,你说:“胃,就是胃有点难受。”女儿命你速去杭州检查身体,你不以为然,手头工作使你无法脱身,你又拖了二个月,这才勉强去杭州检查。上午进了医院,下午医院方面已经给你安排了床位,请你住院。女儿告诉你,你的病要马上开刀,再拖下去,命都要没了;开刀之前,你作了各项检查,CT、核磁共振、拍片,医院要全面了解你的身体情况;休在上海老家的兄弟也急匆匆赶来探望,这时即便不问自己得了什么病,你也感到事态严重。胃部手术还是相当成功的,开刀之后,食管以下的整个胃几乎都拿掉了,腹部贯穿于肚脐上方的一道长长的疤痕,是此次手术留给你的永久的纪念,你最初只能挂营养液,吃流质,后来又以中药调养,你也终于知道你得的是胃癌,幸好还是早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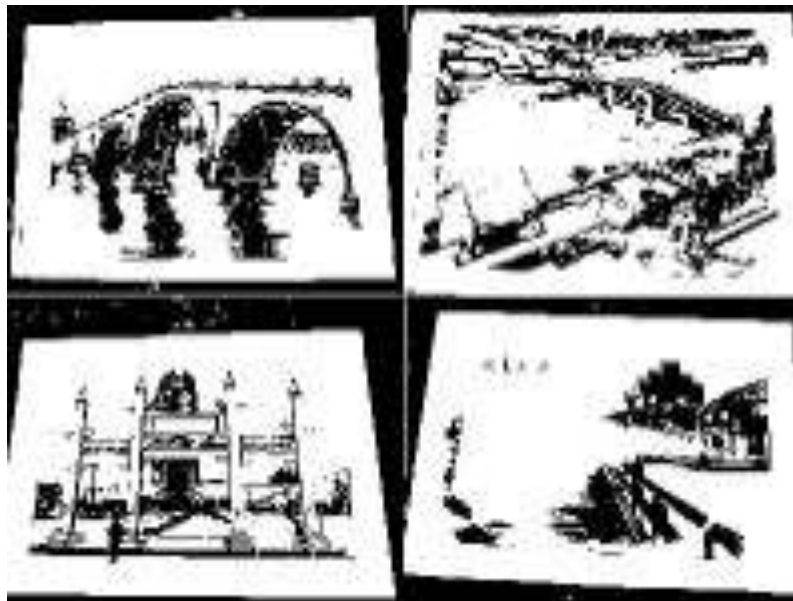
躺在病床上,工作的喧嚣潮水般退却,生死一线的严酷开始向你露出牙齿;漫长的化疗开始了,一次,一次,在杀灭癌细胞的同时,也使你体内的优质细胞成批倒下,你的许多病友“化”到中途,一个个离你而去,你“忍看朋辈成新鬼”,内心受着煎熬,身体受着考验。亏你底子结实牢靠,在经历了十一次化疗以后,终于从“鬼门关”边悄悄走过,那些插在你身上的管子一根根地拔掉了,你脱离了“管道化”的人生。这时医生取来一叠你曾经拍过的 x 光片,说,“老郑,安心养病吧,你的这些片子,还你,让你作个纪念!”你接过了装 x 光片的牛皮纸袋,抽出那些片子,看着片子上面那些黑白交织的阴影,你感到了人生无常,你真是百感交集,你的手在颤抖,眼眶在发热,你

想要一把剪刀。

“剪刀？什么剪刀啊？”女儿疑惑的问。

“就是你修眉毛用的那种小剪刀呀！”

女儿不晓得你要来小剪刀有何用。而你要来这小剪刀,正是为了“伺候”这些还到你手中,记录你身体隐秘信息的 X 光片,当你举起手中剪刀,剪下第一刀时,你并不是怀着剪碎病魔的愤怒心情,你是找到了 X 光片这个突破口,让单调落寞的病床生涯充满生气,用你曾经的美术功底,剪纸技能,排遣孤单。你人生的突然变故,也使你走上了一条另类的独创的艺术之路。



剪纸,乃一门古老的艺术。现存最早的剪纸实物,出自一千五百年前的北朝,而形形色色的剪纸材料,有宣纸,有大红大绿的土纸,有电光纸、绒面纸,也有瓦金、瓦银纸,更有结实耐用的裱绢,如今你选择的 X 光片材料,实则是一种塑料薄膜胶片,这是彻底“无厘头”的创新,在剪纸材质的选用上,也可谓开宗立派了。那些天生与疾病有缘的 X 光片,在你眼里越来越变得亲切,你只消瞄上几眼,就大致知道它适合哪一路题材,是动物还是花鸟,或者让它化身金陵十二钗更加合适。

这天,你躺在病床上剪了一只老虎,唔,X 光片均匀的明暗层次,使这只老虎仿

佛披着夕阳,正欲归山,你看着自己的作品,几乎被它迷住了,……亲爱的 X 光片啊,倘若放射科把废片当作废品处理,也就个几十块钱一斤吧?据说其中的感光材料溴化银,能提炼出银,而现在,在你的剪刀之下,X 光=无限。当年,工作照耀你全部的生活,剪纸是太阳下的蜡烛,与万丈光芒相比微不足道;而在病床上的日日夜夜,真正使你慰藉的,却是这一枚烛泪纵横的小小蜡烛,它的光芒,将照亮你劫后余生的后半辈子。你抚摸着那只老虎,感到了 X 光片剪纸带给你的全新感觉。你把老虎送给医生,那些医生、护士、病友,全都惊喜地抢着讨要,他们怂恿你,“啊,老郑,这么漂亮,你多剪一点啊!我们不够分哪!”

剪刀不停地游走,让你在 X 光片剪纸中忘却了烦恼,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赞美你,都在鼓掌。你听到的唯一抱怨,来自于医院的清洁工:“怎么又剪了一地的塑料末末?扫都扫不完!”

十几天后,你挟着那一大叠剪过和没有剪过的 X 光片,出院了。这时你已经完全沉迷其间,无法自拔。女儿对你说:“爸,X 光片我给你去弄来,你想剪就剪!”又是几年过去,岁月流淌,让你一技之长名声在外,社区找到你,“老郑,美国客人要来看咱们的手艺。走,我们去露一手”。你随同一批民间艺人来到了灵隐宾馆,来到两位金发碧眼的,从事旅游业的美国女人面前,她们疑惑地盯着你手中的几片浅蓝色的 X 光片,叽叽咕咕交头接耳,然后那位矮壮结实的美国女人取过 X 光片,颠过来倒过去,看过了正面看反面,最后索性给 X 光片拍起了照片,生怕此中又做了什么手脚,她们甚至检查了你的剪刀。她们这么顶真,可能是以前碰到过什么骗局,从此变得小心。检查完毕,你从她们手里取回了浅蓝色的, X 光室里曝光过度的废片,化腐朽为神奇的时候到了,在你操起剪刀嚓嚓嚓的一刹那,你成为了小时候你见过的城隍庙的剪纸艺人,而美国客人的双眼越来越惊喜,因为你完全不打草稿,仅仅率性一剪,就剪出了两只兔子,大兔子带着小兔子,一大一小,舐犊情深,美国客人情不自禁鼓起掌来:“啊! OK! 我们家里这种片子太多了,没想到,能剪出这么美妙的图案!”

在一个凉爽的午后,天空积聚着台风将临的阴云,你从城南回到城北,从小女儿家回到了大女儿在城北的公寓,你剪纸的“老巢”,你开了单元门,一口气从一楼走上六楼,你几乎没怎么喘气,现在你的身体已经让你自己感到满意了。走进大女儿为你安排的卧室,从床头柜找出剪纸工具,你忽然想起你“化疗”之后,你对老伴说的一番话。当时你身体虚弱,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你把老伴叫到床前,吩咐她,“你以后

要仔细观察两个女儿,看看哪个孝顺,你就跟哪个过。我们把她们抚养长大,大学毕业,我们也对得起她们了。”想到当时的悲悲切切,你笑了。现在两个女儿都很孝顺,你来往于她们家中,心情舒畅。

你不知不觉,走到了客厅一幅用 X 光片剪出的老虎剪纸面前,此虎黑白分明,线条硬朗,也只有 X 光片,才能剪出这种硬朗与动感。剪纸本有保留线条的阳剪,与保留块面的阴剪之分,而你的这只老虎,黑白条纹阴阳相等,阴阳相谐,虎啸之气,呼之欲出啊! X 光片剪纸,它已经融入了你的生活,但是仅仅自我陶醉、自我欣赏,还是太可惜了,现在的你,早已经不是病床上的人,在你的病痛烟消云散的时候,让曾经拯救过你,安慰过你的 X 光片剪纸发扬光大吧!只是你的学生还不够多!是的,现在最要紧的是要广收门徒,别让你的 X 光片剪纸一绝,昙花一现。



中国民俗风情画家，
一级美术师，客座教授，
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特聘研究员。
20多年来醉心于杭州江南风情画创作，
构图注重层次、以气取胜，
体现悠远而又古老的老杭州风韵。

的确有这么一句诗：“梦中每迷返乡路”，但那肯定不是在说你。让你回到五十年前的贯桥，让你闭着眼睛寻找耀宋伯伯的炒货摊，你还是能够准确地找到位置；他会脱下棉纱手套，拿给你带插图的旧书，告诉你，只要能够照模照样画下来，书就归你，你毫不犹豫地埋头就画，而打赌的结果，那本用来包炒货带画的旧书，每次总是落到你的手里。

从你的身边，走过了身穿长袍马褂的前清遗老。那个留山羊胡子的老头，年纪该有一百岁了吗？

你看到常勇奶奶正在弯腰伺弄回娘家的媳妇，小媳妇屏着气，因为棉线绞着脸上的汗毛，痒兮兮的，痒得受不了了；汗毛绞了，用木匠的刨花儿浸水，绞把毛巾，把小媳妇的脸蛋洗得好比刚刚剥壳的煮鸡蛋，嫩格生生……

你仿佛刚刚从百井坊巷小学放学，不急于回家，而是转进了一个院落：啊！两口古老的水井边，主妇们在弯腰洗菜；走过右面高高的封火墙，再向右拐，是一排二层的晚清民居；又向右，穿过黑暗的小巷，那是又一进院落，围合了四户人家，石板像八仙桌铺在院子中央，洗衣洗菜公用。这么多的曲里拐弯，好像杭州民居的一个小小谜语，可是你，就像熟悉自家手掌的纹路，熟悉这里的花草与建筑，民居的榫头结合，牛腿廊檐，你都能够读懂。

老房子还会发出声音呢！

西风吹窗棂，扑嗒扑嗒……

檐下冰溜子化水，伴着热气，滴答滴答……

墙头草受够了北风的揉搓,唰嗒唰嗒……

隔空渗进房子的声音,更有说不出的苍凉:

清早红薯摊贩的备轮车:

“嗤啦咕——嗤啦咕……”

馄饨摊敲竹筒的声音:“笃笃,笃笃……”

多年后你用画笔为声音与气氛画像,你用自创的揉擦,冲墨,画杭州的淡远,勾城市的风骨。

杭州,她是你的一个梦,一个少年梦;也是一颗魂,一颗赤子之心的乡魂!

——读你的画,多少人读出了乡愁。

所以你说,画杭州,没人画得过你。

这说法真是当仁不让呢!

你爷爷从小对你的教育:“我们呐,要勒紧肚皮过桥啊!”

你明白,那是让你夹着尾巴做人。妈妈家成分好似地主,爸爸在旧政府里有过职务,你们家的前景,在很长时间都是一副支离破碎的干枯焦墨画,暗淡无光。母亲艰辛操劳,精神压抑,年过四十即早早离世,父亲则越发沉默,随后五十年时间里,爷爷走了,奶奶走了,父亲也命归黄泉,你又要拉扯照顾三个弟妹,唯一让你能挺起腰杆的本钱,也就是那支画笔了。凭借它,你挣来了一大堆糊满墙头的奖状,也只有它,能使你在艰难时世,看到前头的曙光。

不过你的画笔,并不单纯是画画图画,因为在美院进修过,加之长期研习,你通晓西画。还是在小学生的时候,你就已经参与创作了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并且让两半高的画幅竖在了百井坊巷小学门口。其他各个画种,你都能通晓。

不过,你走到今天,能够以民俗画家身份,坐在运河博物馆自己的开放式画室,悠闲地品着茶,一幅一幅,画永远画不完的杭州风情,这场景你自己能够想象吗?

不能。

当然不能。

你在友谊商店捧上饭碗,当上大组长的时候,你以为这里就是你今生的归宿了。友谊商店名气响,在社会上也吃香,因为要挑选各地的民间工艺品,你跑遍了祖国从南到北几乎全部省市,这就给你行万里路,比较揣摩各地风貌的机会。多好的单位,多好的工作,你愿在此终老一生。

如果按那条轨迹,你到今天,顶多是个业余画家而已。

但是,偏偏有人不愿捧牢这只饭碗,有人眼红你在外头帮人买卖画作,以莫须有的罪名,诬告你有经济问题,你被隔离审查八十一天,最后此事却不了了之。

你咽不下这口气。

你要组织上还你清白。

串通诬告你的袁某,远在江苏,曾与你们单位有过业务来往。你与表哥坐长途车赶到江苏此人单位,希望设法能得到他的证言,让他推翻先前的诬告。等你们匆匆赶到,此人却因为诈骗罪,关押进了当地的看守所,这么一来,再与此人会面,希望渺茫。表哥劝你:“算了吧,我们回去再想想办法。”

就这么走吗?你不甘心。你母亲从小就说你是“毒头”,你认准一件事,不千方百计做好它,你绝不肯善罢甘休。于是你打听到了看守所地址,决定去闯一闯。

你准备了一件道具:一袋苹果。你以探视者的身份走进看守所时,可能是千载难逢的万分之一的机会吧,看守所门口的值班员居然没在岗位,你抓住机会,直闯而入,终于在一个房间里找到了那个当事人。犹如神兵天降,不可思议,又像土行孙出土,让人目瞪口呆。当它看到你的时候,脸色变了,你也不含糊,单刀直入:“我要问你点事情!”面对你的咄咄逼人,他对你吐露了实情,他不知道,你的衣兜里揣着录音机。

不过几分钟工夫,看守来了:“你哪里来的?”看守吼叫着,把你赶了出去,而你,走到看守所外的马路上,擦去了头顶的冷汗。你摸出衣兜里的小录音机,按下了“Stop”,谢天谢地,你要的证据,都已经在这个小小的铁匣子里了!

当几年之后,平反通知下达,对重回单位你已兴味索然,哪怕你流浪,你也不想再回那伤心之地。



生活还在继续,你又开办了工艺品厂,希望能养家糊口。可是你缺乏商业头脑,不善经营,办厂屡屡亏本,万般无奈,你还是重拾画笔,干自己熟悉和喜欢的事,去“画说”老杭州风情,为老杭州以画立传。

这是冒险的,刚刚开始几年,你

的那些画有谁要呢？经济上，几乎颗粒无收。而且，不是喜欢的事就能干得惬意，你得过两道关，第一，大批老房子在拆除，你的写生对象在成批倒下，你要跟拆房队赛跑，每听朋友通报，“皇亲巷丰子恺居所拆了！”，“司徒雷登故居在拆了！”你就急不可耐地背着画板出发了。但是老房子消失的速度，还是超过你的想象，当你衣着寒伧，木然伫立在尘土飞扬的拆房现场，那里的大伯大妈，也把你当做是拆房队中的一员，而你的心中，用意念开始还原已经无法再生的原汁原味。

“来来来，坐一歇……”

明白了你的身份之后，你会得到当地原住民送上的一张凳子，一杯茶，而原住民的态度，有眷恋，但是更多的是对于新居新生活的向往，要到很久以后，生活十分安定了，他们想起过往消失的日子，才会有隐隐的心痛。

第二道关，是你的经济生活关。你没有了收入来源，老婆工资微薄，你家还要养女儿，贫穷画家如梵高、莫迪利阿尼身后光芒万丈，作品拍出天价，在世则凄惨无比，你莫非也只能天天过苦日子么？

还记得那个去梅家坞一带写生的日子，忙了一天，已经又累又渴，屋漏偏遭连夜雨，路上钉子扎中了你的自行车轮胎，轮胎瘪了，但是你摸遍了上下口袋，连修补车胎的钱都太不出来了。你只能一步一步，从梅家坞推车步行回城。走回米市巷家中，你老婆惊呆了，她看到的，是油汗浸身，满脸污浊不堪的快要散架的男人。

老婆失声叫道：“你这是怎么了呀？！”

你无言以对。

在你房子拆迁，蜗居莫干山路的时候，你偷偷摸摸挂在沿街墙上，期望出售的水墨画，少有人问津。城管人员来了，请你把画取下来，你叹叹气，也不想辩解。生活已经落魄到如此地步了，你画这些画的时候，家里已经连一张放颜料的桌子都没有了，你是伏在一张骨牌凳上，完成的创作。

生活有个真理，当你不仅为一己私利，而是在为大家，为一个城市做事的时候，总会有人站出来，为你撑腰，给你帮助。

你的画积累得多了，流传到《江南游报》一批报人手里，他们都觉得不加推广宣传，太过可惜：“老吴，我们来帮你办展览吧！”

二〇〇二年，经过热心保留城市记忆的媒体人运作，你的《钱塘里巷风情》出版了，一时间，你如同流落草莽的明珠，开始变得闪亮。此为杭州历史上第一部街巷风

情画集,收入了浙江省地方文献史料与中国方志。

二〇〇六年,你的一幅《胡雪岩故居艺园》,居然卖出了五万元的价格,你的画,终于开始值钱了。

在该拆与不该拆的老房子拆掉许多,人们的怀旧情结暗潮涌动的时刻,人们蓦然惊觉,看到了你:胡子拉碴,落拓不羁,一支画笔因为浸过苦水,泡过泪水,熬过汗水,早已经出落得炉火纯青。

铺纸,备墨,别人看你可以在三分钟之内,信手完成一副江南小品:小桥流水杨柳岸,纷纷惊叹,叫好,但是他们看不到你二十年风雨故园路,在街巷里匆匆行走的步履。

你的画作,总是力求变化:

你的《运河第一香:香积寺》,犹如一部大片的航拍,机位逐渐下降,最后与牌坊齐平;

你的《高家花园话古今》,花木扶疏之中,蓦见石桌之上一把茶壶,两只茶盅,人去园空,微含凄凉,是繁华之中后的冷落,还是沉寂之后的复兴?耐人寻味啊……

而你追摹的《茶园》尘世纷扰,三教九流,卖香烟打麻将闹闹哄哄的韵味,与写南山路的“曾伴浮云归晚翠,犹陪落日冷秋声。”期间的转换得心应手。

“醇厚温暖”,这是你对自己这些民俗画的四字评语。当你最终凑成一千幅画作,你要把它们献给杭州,以此表达对故乡的感恩。

如果不在运河博物馆落户,开设画室,你这时会在哪里呢?极可能,你就在郊外,在农村结庐,门对青山,以山泉水洗濯画笔,终日作画不休。

你画的,当然还是杭州,有那么多故人往事,让你欲罢不能。

你又看见那个待人和善的徐家外婆,弯腰佝背,在雪天的井台边,死命地拽她赤身裸体的疯女儿。母女的角力持续了好久,母亲累了,女儿依然在傻笑,周围邻居的窗纷纷掩上,面对女性雪白的肉体,他们因为同情而不忍再看,你,也把窗掩上了。邻居是在用掩窗不看,表达他们的同情和惋惜呢!

你一直记得其中的善意。是这种温暖善意的感觉在催促着你,让你画下去,画下去,永远不停。



亚洲火花协会永久会员，
省收藏协会火花委员会副主任。
从1958年读小学二年级起就收藏火花，
形成从晚清到当代系列品种的收藏专题，
他还藏有杭州火柴厂的前世今生。
火花虽小，反映的是大千世界。

这是在长沙,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深秋的郊外,清晨的微风吹动你单薄的衣衫,你蹲在小溪边,用溪水洗了把脸,你整好了背包,看着你的几个同学都背上了铺盖,兴奋地谈笑着,在不远处等你一起出发。你检查了你的行囊:绷带、干粮、雨披都在,军用水壶也在,啊,诸事完备,该出发了!

你们几个杭州的红卫兵,在“文革”红卫兵大串联的热潮中乘车来到了长沙,在郊外过了一夜,准备徒步出发,到心中的圣地——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冲参观访问。这已经是你第几回来韶山呢?第三回还是第四回?你在计算。但是你还没来够,还想再来几趟。你心里有自己的小九九:到韶山,除了表达对伟大领袖的崇敬,这里发售的邮票与像章,是搞收藏的最佳物品,自己收藏不说,你拿这些十分行俏的“硬通货”拿回杭州,与其他藏友交换你平时十分眼热的藏品,你就占了先机,所以你不辞辛劳,一定要三番五次跑来韶山。当时那里形制不同的毛泽东像章一共五枚,因为一人一次只能限得一件,为了把它们集齐,你不得不多次出动。那次从长沙郊外到韶山,大约走了一百五十多里地,以你们平时串联日行八十里计,那天的行程几乎翻了一倍。到了目的地,天色已晚,走进串联接待站,你瘫在了铺位上,全身酥软酸麻。同学替你交出一毛钱,三两半粮票,为你打来饭菜。你早已饥肠辘辘,可是这时你的胃口像生锈的旧闸门,一下子开启不了。串联站米饭管饱,可是菜肴只是普通的炖大白菜之类,没有太多荤腥。你支起身子,脱下胶鞋、袜子,脚掌处赫然一枚大大的紫血泡,目测一下,那直径少说也有一寸吧!

不过,想想此行又将得到一套《八一南昌起义》邮票,一枚像章,你又暗暗地为之

高兴。

往前倒推十年,你还是个小学生,那时你可不需要千里迢迢,长途跋涉,才能得到这些藏品,你只要人在家中坐,邮票天上来。“明明,明明!”妈妈在叫你,她手上拿着一封爸爸刚刚寄来的信件,你放下作业,扔下铅笔,急急跑过去取信。妈妈并不急于把信交给你,她故意举高,让你又蹦又跳,伸手去够那信件;看你猴急的样子,妈妈笑了:“好吧!先把爸爸的信念给我听听,再去剪信封上的邮票,怎么样?”

“好,好!”

你那时虽然才读小学,可是平时就喜欢读点闲书,一封信的意思,也能念个八九不离十;爸爸在中央公路局当工程师,为了修建公路,今年福建,明年山东,他天南海北地跑,你们家那几年聚少离多,好在爸爸每月至少有一两封家书寄来,谈当地的见闻,报个平安。家书上的邮票,就是你收藏的起点。当时的集邮册,是你自己动手组装,你剪下废旧纸板,在上面抠出槽子,再从糖果盒上卸下玻璃包装纸,裁成一条一条,插入纸板凹槽。纸板装订成册,把邮票插入玻璃纸,一本简陋但凝结心血的集邮册诞生了。

当年高分值邮票不多,每一枚邮票你都非常珍惜,剪下的邮票要在水里漂过,祛除背面胶水杂质,以毛巾吸干水分,再夹进书里,压平,风干。

无论在学校当学生会干部,还是在厂里搞宣传,那些邮票上的图案,都成为你手头的资料。无论是依样画葫芦,还是灵活化用,那些邮票,以及后来你更为痴迷的火花,都给了你太多灵感。等到实用性这一页翻过之后,收藏的乐趣出现了。

譬如一组邮票,画的是十位好汉,当你集齐了其中九位,另一位就像遗失的弟兄,也许纯粹是偶然,你在一个地摊上发现了久觅不得的最后一位,那种惊喜,好比真的找到了失散已久的同胞骨肉,百感交集。等到邮票可以成套地出售,收藏再无困难,你的兴趣反而不如原先,你的热情投向“火花”,即火柴上的小小招贴画。这片小小方寸之地,让你发现了类似考古的乐趣。

你得出的收藏经验是:收藏要搞出名堂,零敲碎打,总是不成气候,唯有成本连套成系列,方有看头。因为收藏火花成癖,你把家乡的火柴厂历史兜底兜脑,摸得清清爽爽,以至于杭州火柴厂为了整理发展的历史,不得不向你来索要相关资料。而实际上在你心里,已经对它的发展有一本“活账”。

你收藏着杭州火柴厂前身——光华火柴厂的第一枚火花,一九一〇年产的清

末美女图,手持器皿,神态安详,——当时还是宣统年间,皇帝尚未下台,而这枚招贴画使用的年限,当在十五年以上,为什么这么说?原来你搜集到了一盒贴有这枚火花的实物火柴,外壳都有些风化了,火柴头是以黑磷做材料,你判断出这盒火柴当在一九二五年以后生产。因为在1925年以前,火柴头皆为有毒的黄磷和白磷,有的史料称瞿秋白的母亲是吃了火柴上的黄磷而自杀的。1925年,火柴联合会上书民国政府,要求更改材料,故后来改用黑磷生产。

收火花收到后来,爱屋及乌,那些打火石、容器、印模、火柴盒外保护器,你可收尽收,一概不愿漏下。杭州火柴厂由市区的海月桥迁往淳安千岛湖,在清理仓库的时候,发现了一只罕见的火柴盛器:竹籰。有些好友得到消息,速速向你通报,你赶去查验,那竹籰一副黑不溜秋的样子,但这是一段火柴包装史的见证呀!起初火柴用洋油箱包装,但是一次大战爆发以后,军火工业勃兴,钢铁原材料紧缺,造箱子的铁皮不够用了,火柴一度改用竹籰包装。但是竹籰之类的实物“花友”们都未见过,现在你捷足先登,马上取出准备好的尼龙纸,包好竹籰,像捧着个生怕摔碎的金元宝,捧着往外走;管仓库的人倒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他不明白:这么个脏兮兮的垃圾,怎会有人当作宝贝呢?



那些火花之外,与火柴息息相关的实物,在你看来照样蕴含着丰富的诉说不尽的历史沧桑。像第一次鸦片战争,点燃虎门大炮的巨棒火柴,长约一米,捻头就重达半市斤,如今保存在林则徐后裔那里,无言地诉说着中国兵器的漫长演进。

那么,还记得年历片吗?还记得夹在香烟里的烟标吗?你似乎总是钟情于那些小巧盈掌的小东西。到后来,各地门券,也成为你穷追不舍的对象。从参观六和塔的三分钱门票,到北京的北海公园价值五角游览券,从扬州御码头一角五分的渡资凭证,再到乌镇至南浔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六2角5分代报销的长安合营轮统一客票,你悉数收取;当你收了那么多门券票证,邮票火花,几乎达到四五十万枚的数量,你日夜思索,如何不使它们束之高阁,而让它们与更多的人见面?你身上有一连串头衔,“亚

洲火花学会”永久会员,浙江省收藏协会理事等等,但是这些都不如让你的藏品让更多的人共赏来的重要。你指着一套尼克松访华时,杭州火柴厂出的一套西湖十景图,津津有味地说,这是因为当时杭州出产的火花图案比较土气,所以火柴厂特意生产了全国第一套迎宾火花,以迎接尼克松到杭州。莫洛亚的名言,“经验不经传授,是没有乐趣的。”而你,几乎经常在享受这种乐趣。

你的家在香积寺附近时,北京收藏协会来过一个副会长,叫李福昌,他看过了你分门别类,自成体系的藏品,说:“你搞个私人博物馆吧,名字我给你起好了,就叫‘天堂收藏博物馆’!”

那时你的私房有两层半,倘在两层之外架一架梯子,倒是可以让参观者由独立的梯子进出,参观访问。可是这件事做成,代价大,动静大,后来因为房子拆迁,这件事就搁置下来了。说起中国的第一个私人博物馆,是张骞 1905 年成立的南通博物院,比故宫博物馆成立还早。但是国内目前的现状是私人博物馆少有重视,很难得到扶持,这与西方国家,比如美国私立博物馆与公共博物馆比例达到了 6:4,处于完全不同的平台。你一直到很久以后,在办过几次个人藏品展览之后,才知道个人开博物馆的水电及日常用度开支,远远在你想象之上,——像近在咫尺的高继生所开的照相机博物馆,每年由他儿子贴他的十万元钱,也仅仅勉强应付日常开销而已。

私人博物馆之梦未及萌芽,就马上熄灭了。另一条道路看上去倒是比较可行,就是在出版业发达的今天,为你的藏品出一些书。

收藏界人士出书,早已不是新鲜话题了。收藏家马未都说:“要做一个合格的收藏者,按照低标准的要求来说,就是得著书立说,你得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如果没有你就是一个财主。”

你那么多的收藏,如果仅仅是出本书展示一看,炫耀一下,没有主线串起你手中那些闪光的珠子,那就显得太浮泛了。

你的战略是:一、观大势:即注意观察当今时世哪些宣传需要,与你的藏品可形成有机呼应;这与你多年搞单位宣传工作的职业敏感不无关系。二〇〇六年,在西湖“申遗”工作紧锣密鼓的时刻,你不失时机地推出了《天堂梦境——杭州西湖诗词邮花集》;

二、循先例。邮票与火花,收藏界一向并称为姐妹花,火花的历史早于邮票十三年,如何将两者巧妙地搭配收藏,已有许多美妙先例。比如有人将红楼梦火花与红楼

梦邮票同事贴寄,销盖同一邮戳,这就叫“一般两花封”;如果猴年邮票+猴花同盖猴年春节邮戳,就成为“限时两花封”;你将关涉西湖的邮票火花并列展示,正是借前人的鞋,走自己的路;

三、挖文化。姐妹花搭配与之相关的诗词,马上变得厚重而耐人寻味。

出过了《天堂梦境》,你又回到你现在居住的运河边的长乐路,你蓦然惊觉,与西湖相比,运河离你更近,更有烟火气,更值得你为她做点事。从小你在大兜街长大,倚水而居,喝着运河水,看着机动船突突驶过,划起波浪与涟漪,你就在河边淘米,洗菜,洗碗盏;一九五八年拱墅区大规模工业化以前,运河水十分清澈,岸上老是有人张网捕鱼,捕鱼的小船船头兀立着灰色的长脚尖嘴鹭鸶,好比一个工于心计的阴谋家,时时出其不意,袭击水中鱼类,一旦叼起,鱼就甬想逃脱。

长长大运河,长达 1794 公里,流过 1300 多年,流经六个省市,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河流,——古今多少事,沿线好风光,你用你收藏的相关门券、票证,编著了《京杭大运河——诗词门券集》,为她勾勒出淡雅的风情画。打开此书,慢慢走这一路,有山有水:北京香山,瓜洲古渡;有庙有楼:姑苏城外寒山寺,光岳楼高上碧空。

门券之外,再有古今诗词为之增色,读来满口生津,满目生辉,有的早已背得滚瓜烂熟:“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有的则是初次捧读:“六十年前旧游地,春风桃柳两心知。”

而喜欢考证的朋友,能够从这些门券中读出更多信息:比如,凡以角、分为单位的门券,都发行于经济不发达的建国后的二三十年之间,印制图案以手绘为主,画面单调,印刷粗糙;到了以“元”单位的门券出现,则画面上频繁出现摄影作品,比如无锡蠡园的 15 元门票,即为碧波荡漾的湖景,而 30 元门票船票套票上,就是一副飘逸潇洒的《范蠡泛舟图》了。

倘若运河申遗大功告成,你想,你也为此添了一块砖,加了一块瓦。

那么,你的下一本书,又会是什么呢?

坐在大运河博物馆的小店一角,你开始怡然地畅想……



除了拍下数万张老杭州的照片外，他还收藏老杭州的各种历史遗存。记录城市的发展，保存城市的记忆，也见证城市的日新月异，他说，杭州城的历史是层层叠加的。

2002 年,你买了一条铁船,有了往来运河的工具,你给运河人家拍照片,更加方便了。

你的日记

2003 年 4 月 15 日 星期二

北星桥,我登上我的小船。

我的船是一条旧的港监船,长 10 多米,宽约 3 米,有前后甲板。船舱里做了改造,有一块可以上下翻动的木板,翻下来就是床。其他就是一些生活用品。我就这样开始了运河之行。

黄昏时我看到了一座塔。从前,这些塔就是城镇的标志。塔已经老了,顶上竟然长着小树,树上有鸟窝,有雏鸟喳喳欢叫。我突然想到了家,体育场路上那个 30 平方米的小套。这天晚上,我的船就停泊在塔下。

晚上,我躺在舱里的铺板上,几乎就是贴着水面睡觉。周围很静,静得连蛙声都没有,能听到水下的小鱼在嘬我的船板。似睡非睡中,我听到“咚”的一声,起身到甲板上张望,什么都没有。又是一声,抬头,原来是天上滴落的春雨。

这一夜我静静地听着春雨,再也没睡着。能感觉到水渐渐地涨起来,绑得紧紧的缆绳松了。船微微地晃动着,心里是一种喜悦。

2003 年 4 月 17 日 星期四

船经过一个小镇,有点意思。河边就是民居,有石板小街、有石桥,老人坐在竹椅上发呆,女人在河边洗涮。我的小船驶过时,她们停下手里的活和嘴里的话,注意地

看着。看见我的照相机对着她们,就大声笑起来,又高声问道:

“哪里来的?”

“杭州来的。”

声音还在河上回荡,船已经过去了。我手把着船舵转头望去,发现我的视线已经贴近水面,这是一个很特殊的视角,就像我沿途看见运河的自然景观一样,我也看到了运河边原生态的生活。我用镜头拍下的是活的运河。

2003 年 4 月 18 日 星期五

船速很慢,突然发现远处河汊里有一座石拱桥,一个右满舵,朝那里加速驶去。

那座桥就在满天的夕阳下,远远的一个剪影。

近了,是一座古老的石桥。我把船靠到岸边,缆绳扔到岸上,一个箭步就跳上了岸,可是还没等我抓住缆绳,船又荡了开去,如此几个来回,才将船系在了一棵老桑树上。

桥上刻着“永寿桥”三字,两边的石柱上刻着一副对联:“虹影卧波两岸绿阴春色秀,雁行横月满江碧水夜光寒。”桥身上的石块已经斑驳,桥面是磨光了的石阶,却在中间用水泥铺了一条便道,为方便两旁村民骑摩托车和自行车。



你躺在那条铁船加班上,仰望蓝得要命的天空,在运河上悠悠荡荡,你觉得惬意极了。你的衣兜里,有一张正宗的杭州市地方海事局颁发的船员职务适任证书,你是有“派司”的船员,有资格驾驶机动船,顺流而下或逆流而上,皆可随心所欲。你喜欢东游西荡的习惯,靠这条船发挥得淋漓尽致。

你自小自由惯了,是个拆天拆地的野伢儿;但是你又是一点就透的古灵精怪的聪明亮儿。你不但会开船,也会做木匠,做那种风靡一时的捷克式家具。你父亲传下来一台莱卡相机,卸胶卷,装盖子,用起来煞是麻烦,但是成像效果甚佳,它被你摸得溜熟,你甚至可以靠它给人拍照挣外快。你天生就有商业头脑,改革开放初期,你买来一只打气筒,拿根链条拴在家门口,旁边放一只洋铁皮罐头,做起无人看守的小本生意。白天你去上班,傍晚回家,铁罐里盛满零钱。你还用硬纸板写上“代冲胶卷,5 块

一个”，接点零星小业务。1984 年辞职下海，在新侨饭店开了一爿商店，卖卖字画，生意兴隆。那时从商，来钱真快啊，你一下子变成了万元户，，双万元户。可是后来，你关了店门，不做生意了，你成天捧着相机在外游来窜去，看到哪里有快拆的老街老房，你就冲过去，一连串快门对着猛拍。你像着了魔一样，为了这个不来钱的活儿，一年一年地耗下去……

而让你三迷五道入了“魔窟”的人，是你在羊毛衫厂结识的一个哥们儿——王群力。

这人也是个有来头的人，父亲师从夏鼐从事考古，当时他在羊毛衫厂管图书馆，平时一杆毛笔练书法，练得你眼热了，想跟他一道书法。他随手拿起一本图书馆里的《国际摄影》杂志，说：“你不是喜欢拍照片吗？照片拍得好，照样是艺术！”

你喜欢摄影是真，要搞艺术？你没想过，你只想到可以靠拍照片赚钱。你会在节假日跑到余杭这些地方，给那里的村民拍照，这周拍了，冲好印好，下周给他们送去，一张底片一张照片，收两块。王群力这么一点拨，你还真开了窍，开始认真琢磨摄影里的门道。当时的相机，既无内测光，也无自动对焦，只有靠感觉，凭自己去摸索。1982 年，你用摆摊修自行车，到松木场兑苹果到城里卖，外加儿子的独生子女费，七七八八凑拢的一笔钞票，跟老婆到湖滨“二我也”照相馆买了属于自己的一只海鸥 205 相机。挎着这只相机，你东游西闯，即便跑进一些国营大厂，你脖子上挂的相机仿佛就是一张可以到处“通关”的通行证，无人阻拦。真正有感觉的那次创作，是一九八三年的大年三十，你从老余杭给村民拍照回来，正急乎乎赶回家去吃年夜饭，经过石灰桥，望到即将西沉的夕阳，鲜红一轮，十分妩媚，你已经骑车过了桥头，但是想到那轮红日，心中十分留恋，你下了车，调头回到桥上，捧起了相机，你调焦，对角度，忙乎了许久，总算按下了快门。待你收好相机，急急忙忙再赶回吴山路的家中，天已经黑透了，家里的圆台面上，已经摆开了几十样菜蔬，大家一口没动，有些菜已经没了热气，父亲是要等你这个长子到家，才肯开席的。

人喜欢了一件事，就容易上瘾。你拍老巷风情，上到湖墅，下到江干，杭州角角落落都跑遍了。你对几个老城区的人群有了自己的感觉，比如杭州受吴越文化浸染影响，同是水边人家，南星桥靠江人群更有越国风范，说话硬呛，像绍兴人，而跑到湖墅，走近拱宸桥，那里的人群无论船家还是在岸上，都能听到吴侬软语，到处都能听到苏北苏南的方言，仿佛踏上了苏州、无锡的地界在“耍子儿”，这里受吴越文化影响

颇深。给拱宸桥世界的老房老巷拍照,仿佛同时也在上着活生生的历史文化课,当你钻进荣华里,就想到了“荣华”得名,是因为地近日商在里马路开设的“荣华戏馆”,——清末民初的拱宸桥有三大戏馆“荣华”、“天仙”、“阳春”。荣华里与直天仙弄、横天仙弄的命名,皆与戏馆有关;你走进两宜里、亲仁里:这都是民国年间因为两人合资建房所留的名字。距离你为它们留影,已经那么多年过去了,两宜里亲仁里,名字犹在,但都已成了格式化的千篇一律的水泥楼房,小巷深深,庭园悠悠之感早已荡然无存,而横、直天仙弄呢,也夷为了平地,成为拱宸桥畔运河文化广场的一部分。如果不是你及时留影,多少人的记忆都会失去凭据,杭州城市的 DNA 物证也将日趋失散。

在“顺昌”食品商店门口,你喀嚓一声,按下相机快门,因为“顺昌”是扼守拱宸桥头,九十年代前后该地最大的食品商店,它被拆的命运已在你的算度之中,还是及早为它“立此存照”吧!

来到大众电影院,你又“喀嚓”一下,——这家电影院,当年除了放映电影,有时候还分担法院的部分功能,有时用来公开判决犯人:法院在影院门口贴出布告,几点几分判决若干名犯人,到时候有群众到场旁听。这家给市民诸多记忆的电影院,也不可避免地要与大家说“再见”的。

你说:“墙上大红的‘拆’字越来越多了,有的地方一个礼拜不去,整个区域就没了,这座城市正在开始一种脱胎换骨的改变,要把这座城市以后不会再有的风情纪录下来。”

几乎是不约而同,那些同样对老杭州,对老湖墅感情深厚,对老街老巷老风情依依不舍的老杭州们,也开始与你一样,在做这样一件挽留即将消逝景象的功德无量的善事: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刘晓伟,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晚于你十年),也挎着相机,穿街走巷,为小巷、墙门、水井留影,“踏破了几双皮鞋,骑破了一辆新车”。当他听到拱宸桥讲全面改建,他多次骑车前往,“把那里的老巷旧屋拍了个遍”。有的大伯警惕性高,差点要将其作为“别有用心之徒”扭送派出所。刘晓伟拍下了近万张照片,算是对自己家乡的一个交代。而你的照片,是放在一个 12 寸的放大纸盒子里了,有十几盒。到了二〇〇二年,你从 15000 张照片里选出 270 张,办了一个“钱塘记忆”的摄影展,参观者在你的老照片里中找到了熟悉的场景,久违的记忆。刘晓伟则在 2005 年遴选汇集他的七百多幅老街巷墙门水井照片,以《杭州老街巷地图》为名出

版。同样的乡梓深情,让你们走上了相同的道路,所谓“英雄所见略同”。

在杭州,就是有那么些人,痴心天悔地挽留那些已经湮没与行将消逝的景致风物,乐此不疲,不计报酬,无论得失,他们不但把城市当作了栖身之所,更是当成自己的父母兄弟。你说了,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腔调,从语言、服装、饮食习惯到建筑物,城市是有个性的,我们熟悉它,就不愿意它变得面目全非;就要尽一切努力,让它保留自己的个性,我们做点工作,也可以给我们的城市经营者留点参考资料,为我们的先辈留个纪念。

一个深秋的黄昏,你胸口挎着相机,手上提着小巷“葫芦兜”拆除后你淘来的路牌,走过那片苍凉的废墟,你忽然想“啊——,等到这个城市的老街巷拆迁工作结束了,也许我的使命也就完成了吧!”

你的确感到了疲惫。你多年奔波在外,家里啥事体都不管,而且进帐也不多,你拍的那些照片换不来钱,你拍照片时收的那些瓶瓶罐罐,农具、兵器、路牌、钱币,你又像藏命宝一样珍藏不舍,不肯拿去换钱,所以家里常年住的是小套,你总觉愧对家人。你外面结识的一个小姐妹钦佩你那股认准了一件事,死命做到底的“杭铁头”精神,赏识你的心灵手巧,不但想资助你这项工作,更想与你终身为伴;她倒也是个爽快人,喜欢“弄堂里背毛竹——一直来直去”,直接一个电话打给你老婆:“我给你二十万,你把胜贤让给我!”你老婆淡定自若:“你有这个要求,你自己问胜贤吧,看他答应不答应!”她心中有数:你是糟糠之妻不下堂的人。她对你呀,煞宽放心。

二〇〇二年,摄影家协会为你策划的“钱塘记忆”摄影展上,那个引你走上这条道路的人王群力又出现了。多年不见,他没想到,二十年来你一直没有放弃,只因他当年的一句话,使你甘付半生心血。他拉着你茧花四溢的粗糙双手,久久无语。王群力在为这次展览所开的文联座谈会上,慷慨陈词:“我们这座城市,古老的街巷像冰山一样融化,章胜贤用他的生命成本,为我们留下了城市的记忆!想想我们这些文化人,这些年都在干什么!”你望着他削瘦清秀的侧影,看着他挥舞双手的激动样,你忽然想起二十年前,你在现在的世贸中心,当年的松木场外农田拍摄农民赶牛耕田的场景。照片拍到一半,王群力出现了,他刚刚在艺校剧场看完法国影片《铁面人》,路过此地,看你摆弄相机拍得认真,他问:“你干嘛呢?当真在搞摄影啊?”你笑笑:“你忘记你对我说的话啦?就是因为你的那句话呀!”“哈哈……”

二十年了,真是弹指一挥间。



柔和优雅的动作，
犹如湖中泛舟轻灵沉着兼而有之。
周文翰不仅打得一手漂亮的太极拳，
更难能可贵的是20多年风雨无阻，
免费带着群众练拳健身，
是杭城著名的平民英雄。

杨式太极拳创始人杨露蝉,他的太极招式乃从陈氏太极脱胎而来,一个流传最广的说法是杨在京城谋生,教那些王公贝勒学拳,见他们平时养尊处优,不耐腾挪闪跳的剧烈动作,乃简化招式,使他们易学易记,这也成为杨氏太极受到没有太多武功底子的普通民众青睐的重要原因。

你学的正是杨氏太极,你当然知道,太极杨当年舍命偷拳的故事,——这一故事有演艺成分,说杨露蝉为了偷得陈长兴的功夫,不惜装哑巴冻倒在陈家门口,受陈府收留做了家丁,开始了他的偷拳生涯。

你在学拳之前,也有一段偷偷看拳的经历。

在杭州,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教拳学拳的地方集中于湖滨、少年宫一带,每一摊地方,教拳师傅都有各自的风格。当你打定主意想要学拳健身的时候,你没有随意跟定一个师傅,匆匆忙忙开始练习,你决定先到各个地方去观摩、比较,再作结论。

最后,你把目光聚焦于少年宫和六公园这两处地方。

最后,你又盯准了六公园那个面目端庄,十分精干的老拳师严老师。

这严老师的太极,架子中正,动作舒展,出招犹如行云流水,绵绵不断,而脸上凝含的劲气,更是十分安详。你看得入迷了,但你还想再多看一看,再观察观察。

这也许是你一个在杭九中当过历史老师的本能,时时有一种质疑的精神。你想:太极功夫十分精微,一半靠学一半靠悟,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高明的师傅,三言两语,就能点拨开悟,倘若师傅没找对人,一开始徒弟走偏了方向,以后要再校正可就比较麻烦。这严师傅,功夫固然了得,可是他有个怪脾气,你要学拳么?好,先交五

毛钱上来。

这五毛钱,放到现在真不算什么事,可是在一九七九年,油条烧饼三分钱一个,有人一个烧饼两根油条就是一顿美味早餐,那么五毛钱就够你吃上五天;当年湖蟹也不贵,五毛钱笃定可以买回三只二两半的湖蟹,蘸上姜末拌醋,足可供三口之家美美享受一顿。严老师收这五毛钱,也是用心良苦:你交钱了,破了费,多少有点当回事了,比较上心;如果不交钱,很多人就漫不经心,吊儿郎当,三日打鱼,两天晒网。

看过几天以后,你终于动了心。好!就跟严老师学吧!

这天阳光灿烂,你到了六公园,趁着严老师一班人打拳的空隙,递上五毛钱:

“严老师,我想跟你学拳!”

严老师看看你。

当年的你,五十不到,文质彬彬,架着一副琇瑯架眼镜,完全一副斯文学者的派头。

“好啊,”严老师微笑着说,“你要学拳,先做几个动作给我看看!”

曾经有些学拳的人,戏言太极架式是“捧过了大西瓜,再捧小西瓜”,说得也有几分相似。但是真正的太极是身有太极,心亦有太极,以心运气,以气运身。所以师傅看你做得如何,不仅看你架子端得怎样,也要看穿你内心的气象。

你站上去,慢慢做完了几个动作。

严师傅一挥手:“好,你学吧!五毛钱不用你交了!”

这也是严师傅的怪脾气:学拳徒弟如有慧根,免费!

于是,你不花一文,就进了“山门”。

日后证明,你眼光不错,严师傅功夫果然了得。他的徒子徒孙日益扩大,他的公子子承父业,青出于蓝,有一年参加全国的散打比赛得了冠军。

光是这么跟着学,跟着练,后来你已经渐渐不太满意,——你本行既是教师,那学拳自然也想到研读教材,所以从书店淘来大堆的太极功法一类的书籍搬回家里,“读拳经”,成为你日常必修的功课。不但太极拳,像八段锦、太极剑、太极气功十八法、功夫扇,你由此及彼,越学越多,所谓艺多不压身,触类旁通,于是一通百通。

这天练拳收了功,严师傅对一帮平时跟他最紧的爱徒说:“我们明天一道上宝石山吃茶去!”

宝石山上初阳茶室,提笼鸟,三教九流,也是个芸芸众生的小舞台。严师傅在茶室跟爱徒聊过家常,放下茶杯,他话锋一转,开始“说拳”了: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你们满师之后，最好勿放弃打拳，让功夫跟你到老。学拳这码事，要学得好，一要好老师，二要诚心诚意，坚持到底，第三么要有悟性，要懂拳理，为啥要这么打，不那么打。我呢，推手也会教你们几手，你们学会了，只可用来防身，不受人欺负，勿可拿拳头打人！来，你来，我们来推几手！”

严师傅兴致所至，叫起了一个徒弟，到茶室外面教他练起了推手。

.....

你这拳一练，三个月见小效果，半年见中效果，一年见大效果。你家住清泰街，每天骑车五十分钟到拱墅区的教师进修学校。未练拳以前，骑车到校，搁好架子，总觉得有些气喘；练了拳，心不慌，气不喘，步伐稳当。一九八〇年搬到湖墅新村，离花木扶疏的墅园近在咫尺，练拳习武，十分方便。

这天，你又在练拳，你身后站过来一个年轻人：

“师傅，我也想学两手。”



“好啊，你跟着。”

一个，两个，五个，十个。学拳队伍迅速壮大，你的授徒历程开始了。由六点钟开始，风雨无阻，一套拳打完，擦擦汗，正好上班去。

“师傅，学拳多少钱？”

“不收钱。”

你是免费授徒，但是新徒弟要来，请，到老徒弟那里登个记，挂个号，有个手续。

练功时间到了，太极拳的规定音乐一方，最多时达到一百五六十位的学员阵容十分强大。在你的带领下，你们迎着晨光，翩翩而动，直到旭日穿林，沐浴你们每一个人的身心。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三十年过去了，除了浓雾大雪，天公过于不作美，你的打拳授徒，可谓风雨无阻。

哪怕退休了，你也无法停手了，大家都眼巴巴望着你，等着你呢！

摊子铺得太大，你一个人顾不过来，于是你就利用你当拱墅区教师进修学校校长的管理经验，分五个大组，你管组长，五个组长配上副组长，平时学拳，闲时到径山

寺这种风景优美的胜地去吃吃饭,谈谈天;拱墅区的体育活动,由你们这帮民间热心人士推波助澜,一时间风生水起。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拱墅区武术协会城里,你当仁不让,成了负责人之一。

波音七四七客机穿过云层,飞往遥远的加利福尼亚,你坐在机舱里,闭目养神。你要暂时告别你的学员们,去往儿子工作的美国,去陪陪正在念高中的孙女。

空中小姐送饮料来了,你要了一杯矿泉水,把目光投向机舱外。——从小城安吉,到杭州崇文中学念高中,再到树范中学(杭九中)教书,又到拱墅教师进修学校当校长,你在回想你将近八十年的人生经历。现在儿子已经成才,在美国工作,你们家族的路,已经走到了大洋彼岸。

来到异国他乡,你当然丢不下你的太极。你所在的加州小镇,除了美国人,更多聚集着墨西哥、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外来移民,宛如一个小小联合国。你的太极一亮相,又有一些好奇者聚集过来,要跟着学。

“嗨嗨,免费学习班办到美国来了。”

要教外国朋友太极,可不那么简单,他们可不知什么叫含胸拔背,什么叫动中求静,所以你得耐着性子,一遍遍得教。不过,一家美国公司听说你的太极如此出神入化,与你联络,请你去当公司的员工教练,教他们太极功夫,公司付你工资,你谢绝了:

“那不是要我去上班啊? 每天有固定时间,像煞一个老白领,还不如我不领工资教人来得潇洒自在!”

神圣的太极功夫,超尘脱俗,在你眼里与金钱不该有太多瓜葛。在国外与在自己的地盘教学,感觉大不一样。你在那里,是在推广着国粹,有一种民族的自豪感。

二〇〇七年,孙女在加州小镇就读的高中举办中国农历新春联欢会,你上台表演中国功夫太极拳,一套拳打下来,行云流水,看得底下观众如痴如醉。

“好,再来一个!”

掌声雷动。

美国归来,再次踏进墅园,你的感觉不太一样了。你觉得你并不是在打拳教拳那么简单了,你是把纯正的太极功夫传给更多的人,这已经成为一种责任。

孙女已经在加州高中毕业了,考上了名牌的斯坦福大学,你与老伴都十分骄傲,——你们家的教育方法对路了,你要把你在语文教学上的经验,化为太极教学

的精髓。

哼！看现在学校什么大喊大叫的素质教育，拼死拼活的应试教育，哪比得上激发兴趣的快乐教育！你的太极拳班，静水流深三十年，学员来来去去，一茬又一茬，全是兴趣激发，学有所乐，再达人人强身祛病之目的。

新来乍到，请蹲一蹲马步，看你下盘是否扎实；

再练一练猫步，找一找步态的感觉；

年纪大，学得慢，不求学得太多规范，更求你以意念导动，力求动作舒缓，均匀；

因材施教，这是你的经验。

从你家楼上下来，穿过墅园的后院，踏过小径，不过三分钟就到了练功场地。

老伴送你出门，你往往她佝偻的脊背，一阵钻心的刺痛向你袭来。

她也是吃了几十年粉笔灰，站了一辈子教学台的小学老师。当年你想学点健身功夫，是她的弟弟，北京医学院的医生劝导你：“姐夫，你要运动，就学太极，对你这样沉得下心来的人最合适。”你学出了名堂，把妻子也带进了太极殿堂，可惜她几年前一跤跌倒，伤筋动骨，至今难以复原。而且，家族性的骨质酥松遗传下来，医生诊断她不宜再跟你练拳了。

唉，一身本领，不能让至亲之人受益，岂不痛哉？

可是，学过太极的人，至少在为人处世上，都会懂得上善若水，不怒不争，在修身养性上，比他人会高出一筹。

墅园今天又来了新学员，汪师傅夫妻俩，男的 88，女的 86，你含笑向他们招呼。你的学员当中，都是高龄居多，有的从七十多跟你练到了八十几，鹤发童颜，愈来愈年轻。最老的蒋师傅，已经 92 岁。

“早啊。”

“早。”

看看你的学员年龄构成，五十岁已算下限了。“老年人冲锋，中年人奋起，年轻人沉睡。”这也是目前社会上健身浪潮的现状。

练功又开始了。

呼气——吸气——

从你开始求学到现在，你觉得你一直在寻求这种一呼一吸之间的和谐。

五十年代初，高中毕业了，你准备考大学建筑系，但是国家需要一大批高中毕业

生充实到教学第一线,你是学校的学生会干部,当然要响应号召,应和时代的“呼吸”。在杭州团市委工作的乔万同志给你们开了座谈会,鼓励你们这批毕业生在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服从分配,为党为国家培养人才;

吸——呼——

现在退休了,别的退休教师加工资了,你们这一拨没有轮上,别人在发牢骚,说怪话,你淡淡地劝说他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凡事慢慢来嘛!总轮得上的。”

呼——吸——

太极之中,你的中庸之道愈趋圆熟:

“啊——,凡事不但要一分为二,有时还要一分为三嘛!”

跟着你一块儿练的人:呼吸,匀停了,

神经,松弛了,

心血管,强健了,

消化,正常了。

也有的在说:“老周,练了太极,我的心脏病,好喽!”

当然,也有人不信:

“有那么神奇吗?”

你也只是笑笑。

“不相信,你也来学,咱们墅园见!”

经过为时两个月的采
写、集聚、整理，如今，他
(她)们已成为本书的文
字。体味他(她)们的文化，
体味他(她)们的沿袭，体味
他(她)的艰辛，体味他(她)
的坎坷，虽不能遍及整个
民间文化的全貌，但也力
求折射出了整个大运河的
人文符号。

——撰稿人 曹晓波

胡永兴：灶台天地

高继生：唯一的高继生

黄厥明：微雕人生

王连道：天竺筷儿中的杭州

何子楚：武林活拳传承人

李秀英：五百色彩的十字绣

刘爱奋：夫妻恩爱 米市风采

金玉琪：我的书法生涯

陈华泉：运河处处好风光

碧石：丝绸上的瑰丽宏愿

潘欢儿：留住历史的有心人

陈永联：放上天的五彩缤纷

王纪仪：飞越的文化使者

方建国：刻与剪的天地

曹勤：凉堂绛雪 竹阁红冰



灶头画源于民间供奉灶神的传统，
表达百姓辟邪、消灾、祈福的祈望，
现在的农村，已很少用灶头画了。
灶头画的风格朴实、粗拙，
与炉膛内的灶火相辉映，
见证了柴灶时代的最后时光。

老底子这一带家家都有柴灶,烧稻草、络麻杆。再穷的人家,一只灶头间也有七八个平方,一只灶头有一两个平方。家境稍好一点,双灶,灶台上两只锅子,一只做饭,一只烧菜。也有三只的,中间一只开水锅。后来日子好了,考究的人家灶头里还要盘铜管,铜管两头连两只小汤锅,一只汤锅冷水落去,一只汤锅热水出来。

再后来条件越发好了,水稻不种了,络麻不种了,楼房起来了,柴灶拆了,改成了城里的煤气灶。又干净,又不占地方,做饭炒菜叫得应。要看柴灶,富阳、桐庐、临安乡下还看得到,城里人一去,要吃柴灶烧的镬焦饭,“镬”就是柴灶上的锅子,古汉语的字儿。

一只灶头,前面是做菜做饭的灶台,后面是烧火灶坑,前面的锅碗瓢勺都要齐的,后面烧火的配一支竹管吹火。江浙一带有一句歇后语:“竹火筒打老婆——追进打出”,说的就是灶台上的事。灶头的前面也就是正面,灶头画就画在正面的,这也是江浙沪一带农村的老风俗了。

我画灶头画,一般是两幅,一幅在灶台正面的灶墙上,一幅在灶墙左侧的烟道墙上。正面灶墙上是1米乘80公分,烟道墙面是60乘80公分,就这一块平面,不大,靠你精心构思。江苏、上海一带,有的连灶裙一圈都是画,这就废功夫了。

2010年在嘉兴举办的“江浙沪灶头画邀请赛”,杭州地区去了我一个,还有三墩一个,一共搭了12只灶头。比赛从下午开始,有的人晚上还要点灯,开夜工画,第二天一早再修改,就是连灶裙都画了。我只是用了一个下午,画了两幅,吃晚饭前就完工。哎,我是太不经心了。第二天下午评奖,只得了一个二等奖。你问一等奖有几

个? 2个,还有10个都是都是二等奖。

石塘村最后一只灶头消失是在五六年前,老瓦房拆光了,盖了楼房,柴灶就彻底没了。你就是想拍照,这三个村,一只都找不到了。就是2010年的“江浙沪灶头画邀请赛”的灶台,也是木板钉钉,外面白石灰糊糊,仿造的。

我们石塘村以前叫过石塘中队,也叫过石塘大队。叫石塘大队的时光,一个大队有三个中队,九个小队。哪三个中队?一个刘文村中队,一个沈家浜中队,一个就是石塘中队。

刘文村有1、2、3小队;石塘有4、5、6小队;沈家浜有7、8、9小队。现在么,不叫中队,叫“村”;也不叫小队,叫“组”,但还是以前的分布。进了石塘村,只有4组、5组、6组,外来的人常常会问:石塘村为啥没有1组、2组、3组?这就要说历史了。

我今年65岁,小时候三个中队也只有五六百份人家。后来多了,上千户都有,家家都烧柴灶。老灶烧到一定的时候,会结板、开裂或者坍塌,杭州话叫“倒灶”,需要重起新灶,画灶头的习俗就不能断了。要是每家都叫一个人去画灶头,你用业余时间,一天画一户,忙到时候,一年到头都画不光的。这一带,也只有我会画灶头画。

我们石塘村文化是蛮深,旁边山上都挖出过战国时的水晶杯,我画灶头画就没有这么深的文化好说了。只晓得老底子打灶头的泥水(师傅),打好一只灶头是要画的,黑白图案,描描的,不讲究的。最好的图画也就大红大绿的一支荷花,画几条波浪,线条蛮粗。不像后来,越画越考究,像一幅水粉画了。

我是四五岁的时候看见过泥水师傅画灶头画的,是毛六十年以前,还是有印象的。后来老泥水(师傅)没了,再打灶头的小泥水(师傅)就只打灶头不画画了,当然,抓阶级斗争,文化生活枯燥,这方面也就没人讲究了。

有一回,我家起了新灶头,完工后,泥水师傅涂的是石灰,雪白一片。新是新,就是缺少一点东西。我想,要是画一副图上去肯定会好看的,我就想自己动手画了,构思了好几天,蛮有信心。

我为啥说蛮有信心?因为读小学时我是蛮喜欢画画的,一张一张家里贴满的。我写毛笔字,也不是照字帖学来的。是走到街上,看到那里一个字好,我就用手指头造照了写,凌空写,在心里写。读初中,读高中我反而不画了,画画儿不是趁钞票的正当

生活哎。

所以我高中读了一半就不想读了,想参加工作。大概是 1961 年,我回到家里,想外出务工,生产队就是不同意,证明打不出。那时候生产队的书记权力蛮大的,他不让你出去你就出不去。没办法,啥都做过,小队会计啊,供销社站柜台啊,都是记工分的。后来书记同我说,去巧山防疫站学兽医吧。我就去了,读了三个月,连阉鸡都没有学会,生产队就要我回来了,背一只药箱,家家户户给牲畜打防疫针。

20 多岁的时候,队里要团员青年搞阶级教育展览,要我去画画,画地主逼租,农民受苦,最后反抗。一幅一幅画在纸上,一室一室挂起来,挂了好几室,大家来看,弄得乡里都晓得了。当时我们石塘大队属于余杭县崇贤乡,从石塘到崇贤乡(当时叫“人民公社”),只有 3 里路,比到半山镇都要近。乡里说也要搞阶级教育展览,又把我借去了,还带过几个学生,有两个现在是木佬佬出息了。

再后来又上墙头去画图画了,那时候叫毛主席是不落的红太阳,不好留空白的。这就和桌子上的纸儿画画不同了,手是凌空,虚劲道,手都会发抖的。画到后来,队里也想送我去进修的。这时候我已经有家小嘞,没有去哎。

还是说第一次画灶头。这句话,是在“文革”还没开始,但画还是蛮讲思想性的,不敢乱画的。不过我胆子还是蛮大的,家里的新灶头重起以后,我想了几天,决定画一幅“花好月圆”。“花好”,画一幅牡丹,大富大贵;“月圆”,高处的月亮画不出,我就画一块石头,上面蹲一只花猫,望着天上。

农民不像你们城里人,走东家窜西家是习惯,尤其三四十年以前,敞门亮户,晚上都不关门的,我家的灶头画很快就传开了。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精神文化,一幅灶头画几乎就是农民的艺术享受。先是在石塘本队有人上门请我去画,到后来,刘文村、沈家浜,凡是认识的人都通过关系来叫了。新灶头还没开始重起,先同我约好画灶头画了。名气越来越大,连刘文村西的康桥村都晓得了,通过亲戚来叫。那时候,哪有那么好的路,人家脚踏车(自行车)来带我的,10 多里乡路,别得别得颠过去。

刚开始,人家来约,我是事先想好画什么题材。后来张三、李四接牢画,想不了这么多了,到了他家看到啥就画啥。他家的猪羊鸡鸭养得多,就画六畜兴旺;他家门口有水塘,就画鱼虾满塘。没有特征,就画万年青,蛮通行的。这家画了万年青,那家就画向日葵,不能全都画成“社员都是向阳花”。

你问我那幅灶头画印象最深?一幅“桃花源里闹春耕”。边上全是桃花,近距离感觉一片红,中间是牛在耕地,这家很高兴。画到后来,我还要在灶头上、烟墙上写上几个字,譬如“勤俭持家”、“讲究卫生”;譬如“节约用粮”、“火烛小心”。我书法还是不错的,有一年报纸举办农民书法比赛,我寄去过一幅,得了个三等奖。时间很早了,连奖状都找不到了。

灶头画面积小,涂涂改改的余地没有墙上大,毛笔挂起点来蛮讨厌的。最早的几幅,颜料“嗒嗒滴”挂落来,汗都急出。有一次,我偶然倒了一点白酒在颜料上,赶紧淘淘匀。没想到,毛笔蘸上去再画,居然颜料就不流挂了。

画灶头收不收报酬?一分不收的,尽义务的。你要收一分钞票,那时就麻烦了。生产也不记工分,也不给时间,靠收了工赶来赶去。最好是落雨天咯,还有冬天农闲,最大的报酬是吃人家一碗点心。啥点心?糖吞蛋,家养的鸡下的。

给亲戚朋友画我其实最慌,关系不错,我存心想画得好一点,有时反而画不好,越描越差。随便画画,反倒蛮好。我说,人家待我越好,心里越不踏实。

那时候一个劳动力做一天记10个工分,年底分红才1、2毛钱,全年100多块。为了买颜料,我香烟都戒掉,亏得屋里(家庭)支持的。最早我用的颜料是像牙膏一支一支的,太结棍(太费)。后来用粉料,便宜,一调两调,能调出好几种颜色。



凭心说,那时候我的思想比现在还要好,大队有个畜牧场,有支大烟囱,我爬上去画了一头大肥猪,六畜兴旺么。队上也没有说我好,也没有给我一工分的报酬。

因为尽义务,还要贴颜料,有的人家不大好意思托人请我。不过,我要是晓得,还是尽量去的。村口有一份人家,当时木佬佬(很)穷,又破又烂的茅草屋。旧灶头塌了,打了新灶头,看看人家灶头画,也想叫我画,又怕我不会去。我后来上门去画了,他们高都高兴煞啦。

有一年新灶头特别多,画到大年三十下午,还有三户人家排队等。没办法,都说好了,你总不好拖到明年正月初一去,不吉利的。后面的人家一趟一趟来看,又不好意思催。我正在画的这一家也快要“祝饗”了,就是祭祖宗啦。猪头在锅里“吧嗒吧

嗒”滚,热气腾腾,烟雾缭绕,我就爬在灶台上画。腊月里哎,汗是吧嗒吧嗒落下来。

有的人家祭过祖,“乒乒乓”放炮仗了。催的人家守在我旁边,急啊。我说不要急,不要急,十二点以前一定帮你们画好。我画好一家赶第二家,人家点心烧好都来不及吃。还好,十二点以前全画好了,大家没意见,我心里也蛮舒畅。

改革开放,灶头画不光讲究花俏热闹,也讲究起了吉利。第一回有人叫我画“灶子菩萨”,我是呆了一头。我说吃不落画的。他说先又不要紧了。我说是没有样子。他说样子有的,托人家买来的,本来是要贴在灶头上的,想想还是画墙上的好,又不要腊月二十五烧掉,送灶子菩萨上天的。我一看,普普通通一张菩萨画,没有啥难度。从这以后,画元宝的也有,万年青上画铜钱的也有。

现在我们石塘村属于杭州拱宸区半山镇,以前是归余杭崇贤乡的,余杭是一个县,我们都是余杭乡下人。石塘村为啥会从余杭县崇贤乡划到杭州市拱墅区的?这里面有我画画儿的一份“功劳”。

这话大概是 1963 年,半山的杭州钢铁厂要扩展,画了一条红线,把我们石塘大队的刘文村中队三个小队划进了征用的范围。我们石塘中队的 4、5、6 小队就成了紧挨杭州的乡下了,但当时的石塘大队地形复杂,事情远远没有划一根红线这么简单。

这一天刚刚夜饭吃好,大队长、书记找到我来了,还是在我破草房里。书记说,刘文村 3 个小队同石塘 3 个小队,山地、水田互相交错。你说刘文村的 1 队连牢杭钢了,划一根红线,你得划去 3 个小队才摆得平,你杭钢征用工人我们叫哪个去好?

队长说,我们在会上就是同杭州人讲不灵清,永兴,你是不是画一张实地示意图,我们再和杭州的人谈。要么全部划过去,要么全部不划。嘎大一座山,纸儿不画,我们农民伯伯同城里人怎么说得清楚?。

我说好的,第二天队里去买“宣化”纸,我去实地查看。我在两个队的范围来回走了好几天,哪里是队与队交错的,哪里是一条路,哪里是一条河,哪里有一座桥,一一记了下来,煞煞灵清,回来就画。一张纸有桌子这么,1 米乘 80 公分样子,线条画得相当清楚,好像一张军用示意图。

这张画木佬佬好嘞,多少精力哦。一张画好,再用复写纸局部局部、一块一块再描了复,又拼了两张。一张交到杭州,一张交到余杭,一张留在大队。再后来,同打官司一样打赢了,刘文村、石塘村、沈家浜,都归拱宸区半山镇,吃商品粮嘞。

可惜,那张地图我没有留底哎,大队部那一张,后来也不晓得放到哪里去了。早

几年大队变成村,我还去寻过,没寻到。

采访札记:

我找到石塘村,却怎么都找不到胡家的门牌。走到石塘幼儿园,门口站着一个保安,老、瘦、黑、矮小,制服显得有点空空荡荡。我用普通话问他胡家的门牌,他用一口并不标准的普通话告诉了我方位。但我还是找不到。

只好打胡永兴的手机,幸亏他手机开着。我说我已经到了。他说他在车站接我,马上回来。我说我在幼儿园门口等你吧。石塘村幼儿园处在一个三岔路口,站在门外朝三个方向看,都是眼无遮拦的直线。

我站着等胡永兴,保安有点不屑地看我。幼儿园里出来一个村干部派头的男人,五十多岁,用本地话问保安,我是干什么的。没想到保安也是当地人,用本地话说:找胡永兴哎,告诉他地方,就是不信哎。那村干部模样的说:这种人让他去好了,不要理睬他。然后他们还是站在一起,说一些鸡毛蒜皮。

我装着听不懂,谦恭地站着。当我远远看见有人冲我在招手,并确认无疑是叫我时,我用本地话和他俩说:不是我不相信你们,是胡永兴要我在这里等的。两人尴尬。

胡永兴告诉我,当时村里排门牌时,没把他家排进去。后来补的门牌,所以他家的门牌和附近的门牌就不相称了。第一次来的人,是很难找到。

胡永兴家,真的可以称得“豪宅”了。有很大的院子,有高大的水杉,有宽敞、整洁的三层楼房,还有那村里少有的一个玻璃钢瓦的车库。三层楼房,并不像村里其他人招满了房客,住了仅仅是胡永兴老两口。胡的儿子在浙大工作,家在东山弄,隔一段日子带了孙子开车回来。东山弄是杭州风景最优美的老住宅区,文化层次相对较高。

以这个开头作为采访札记,想说明两件事。第一,石塘村;二是胡永兴的家。两者让人隐隐觉出胡永兴与老村民的差异,似乎是文化上的;还有胡家当年的建房,应该是村中比较晚的,也许当年是建在村子的边缘,有与众不同的空旷和从容不迫。



高氏相机收藏馆是中国第一家照相机收藏馆，注册藏品相机类 1100 台，古今望远镜 100 件，著名书画摄影家赠送作品 100 幅，自筹办以来一直坚持免费开放、免费鉴定，是拱墅和杭州市的文化名片之一。

我 18 岁在德胜桥小学当代课老师,教数学、语文。我买的第一只相机,德国蔡司牌,旧的,30 元,就是花了我第一个月的工资,剩下 5 角零头,吃了 1 个月。这话是 1960 年。

我为啥对相机这么痴迷?受我爸爸的影响,他是旧军人,文职,搞战地采访的,留下十几只老相机。这在当年,我是“成分”差的人,后来就不让当老师了。哪总要寻一口饭吃咯,我去当装卸工,在德胜坝码头,抬 300 斤麻袋包。我刚刚发育哎,体重 90 斤,饭都吃不饱的。第一天上跳板,走到一半,咣啷!连人带包跌进河里,“回报”(被辞)了。

老曹,有时坏事是会变好事的。没事做,我经常逛,想找工作。有一天逛到东街路,现在叫建国北路,有不少手工作坊。一家白铁店的师傅与众不同,白铁皮上画的是平面几何,我就呆看。他问我做啥,我说想学。他说工商部门只准许我们收一个学生仔,我们已经有了。

第二天我又去看,一个徒弟在做,做不好,我就帮他画几何线。后来他师傅问他,是你做的?他说我帮他的。师傅说我,你年纪噶小,眼力还是不错的,就让我跟着做了。后来晓得,他是北京一个教会学校的老师,不晓得啥原因,改做白铁了。我天天去,也没有钞票的,到第 16 天,工商的人来了,一看多了一个学徒,说要清掉的。我就凭这 16 天的技术,加上小聪明,开始闯了。

当时杭州不允许挑白铁担搞修理的,我就走偏远乡村,长兴啊,广德啊,溧阳啊,浙江安徽交界,大家管不着啊,新四军就在那发展的。我从农机、棉花轧机、喷雾器,

修到乡村卫生所的显微镜、血压计。杭州的工人一个月几十块,我已经有几百块了。没有一点约束,想做啥就做啥,有了钞票,就跑南京的调剂商店,淘相机。那时候不叫旧货店。

1962年,我到萧山新湾,蛮偏僻的。有个生产队要我把一只捷克斯洛伐克的紫铜肩背式大喷雾器改6只单筒小喷雾器,说好加工费200块。第二天我就去了城厢镇调剂商店,看到一只120的罗莱双反相机,标价才200块。欢喜啊,立了柜台边,只担心被人买去。营业员说,你先交20定金,我们给你留了。我说一个星期我来交全款。

全款在哪里,就这只喷壶改装费。我一回到新湾,马上生炉子,烤紫铜皮大喷壶上的焊锡。哪晓得这只大喷雾器装过“1605”农药,还有残留。农药变成热气充满房子,我吸进去中了毒,昏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信用社的朋友来找我,叫了半天没人应,晓得不好!踢开门,见我躺在地上,赶紧背到大队赤脚医生家抢救。我醒来第一句话就是:明朝可以拿相机了!

我这些相机不少就是在那种最苦的日子里买的,当然都是便宜货,现在想都不能想的。1964年冬天,我在南京买了一台古董相机,结果没钱回杭州,只好马路边拦货车,乞求搭回来。

一台杭州最早,也是唯一的“西湖牌”相机,是1959年杭州光学厂试制的,一共只有3台。当时我到试制组长胡秋江家上门求宝,胡秋江说一只向省里报喜,一只向市里报喜,还有一只,要自家留的。我同他磨啊,一有空就去,愚公移山,拉感情,磨了4年,最后800元从他手里淘来了。

1966年,我进杭钢,做炉前工,做上料工。做了一年,搞“文化大革命”,来了军宣队。军宣队说,从你的档案上看,你工作经验不少,想考考你。这军宣队的人也是搞后勤技术的,考我电子仪表和平面展开。那时候杭钢有一个自动化技术革新小组,这一考,当场叫我到革新小组上班。我跟了革新小组,常常全国各地参观,“运动”也少参加,有空关了门研究相机。

我从来不拿说家里有多少照相机,“炫洋”。那时候照相、冲印都属于特种行业,公安部门特批。有两个同事,也喜欢搞摄影,给姑娘儿拍洋兮兮的照片,七传八传,抓去游街了。

我26岁结的婚,老婆不错的,书香门第,相貌好,求上进,娘家中共党员都有好

几个。结婚前,她看我沒有好衣服,拿出 80 元鈔票,让我去上海买料子,这鈔票是她从每月 30 元工资中一点一点省下来的。我到上海,先跑淮海路调剂商店,进进出出 3 趟,做啥? 看照相机。

本来我想过过瘾的,后来熬不牢了,大不了回去被老婆骂一顿。心一横,买了蔡司、柯达、白朗尼 3 台相机。到了结婚那天,我还是穿的杭钢工作服,晚上老婆就哭了。我说先“弥弥”(对付),以后什么都会好的。

最早我是玩摄影,后来是玩相机。再后来是拆了研究,借鉴、修理。到最后是迷上了,搞收藏了。1968 年,我已经收藏了 30 多台老相机。

一晃到了 1986 年,我 43 岁,改革开放,日子有了希望,这就要说到我儿子高峻岭了。我儿子从小也喜欢摄影,9 岁,一个人背了相机跑云南广西拍风景,还找上海、杭州的书画家拍摄,人家看他小小年纪下雪天一双鞋都跑湿了,也很感动。

后来我儿子得了全国青少年摄影比赛的大奖,我为他办摄影展,当时不少书画家都来了。你看,这就是沙孟海题的“高峻岭摄影展”,杭州的名家吴山明、郭仲选、何水发、刘江、商向前、姜东舒、蒋北耿,二十多个书法名家都题了词,看看,这就是留下的墨宝。

电视台也来了,拍专题片“捕捉七色花的孩子”,其中有高峻岭给康克清(老一辈国家领导人朱德的夫人)拍照的镜头。专题片播放,上面有我,还有我们住的老墙门,我们分厂的厂长看到了。当时我刚搞革新受工伤失去了右手食指,这厂长跟我说,电视上看你住房条件很差,培养儿子不容易啊,尤其搞摄影,蛮费钱的。

那时候哪有数码相机啊,卡片机,买胶卷、洗印,都得花钱。厂长说,要不,厂里每月补助你一点? 我说你真给我补助,我连新安江香烟都不敢抽了,我不要。厂长说我总想帮帮你。我说真要帮我,就提前给我退休算了,我到外面去再趁(赚)一份工资。

厂长说,这有点难的,总厂党委要集体讨论的,我打报告试试。后来,这提前退休还真办成了。唉,杭钢对我不错的哎。后来六年,我在杭州、南京、苏州、余杭开过四家照相馆,六爿照相器材店。

1989 年,我用两家店两年的盈利,两万多元,去天津进货。天津开埠比较早,老的外国货多。那时候出门带的是现款,火车上人挤人啊,老婆一针一线在我的棉毛衫前后缝了两只袋儿,装鈔票。

到了天津,打听到一家老照相馆拆迁,有台英国 1850 年生产的卢斯(Ross)高显微相机想卖掉。这店的负责人是个老头,他说,这相机是解放前从英国老板那里买来的,随便摆到哪个相机堆里,都可以做老大,你要,3 万块。

我在天津的一个小旅馆住下,餐餐开水加大饼、馒头,天天到那店去磨,每次老头都不情愿地出来见我。我说,我“夯不啷当”(全部)只有两万块,我走了再没有这样一个冤大头肯出这高价了。你们库存积灰尘,不如给了我识货的买去,让它也有个好归宿。磨了 3 天,老头松口了,2 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相机运回杭州,我老婆说,就这么个破木头要两万啊? 都可以买一间街面房子了,两个“万元户”“逃外”的嘞(当时拥有 1 万元的人极少,“逃外”就是不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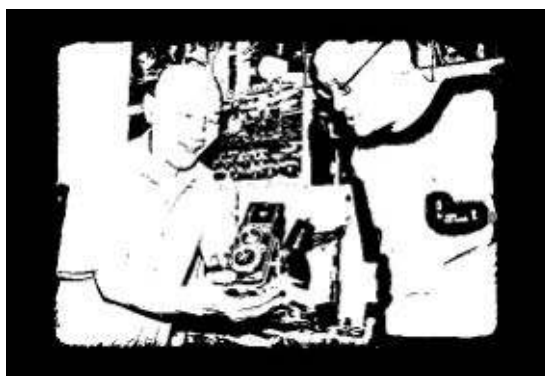
这相机现在是我的“镇馆之宝”了,你看就是这台(玻璃橱柜中,一台红木雕刻的镜头座、暗箱),镜头我没有放这里,长 30cm,直径 10cm,全铜镀金的,放这不保险。我不少值货的相机都放在家,定时要开空调,除湿。要是都放这,面积至少还要翻倍。

(曹:你现在只是仓库式陈列,谈不上展示)是的。拱墅区答应过我,桥西陈列馆搞起来,要给我一个展示的场地。

1993 年,我跑北京、天津、上海,老外收购旧相机是一批一批,我就萌发了挂牌搞收藏的念头。我想明确地告诉他们,老相机是要留在中国的。那一年 5 月 18 日,我租了绍兴路长木村转弯口的农民房,挂出“杭州高氏相机收藏馆”牌子,钱江台,明珠台来了,报道我是中国第一家照相机博物馆。

名声传出,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香港、台湾的收藏爱好者都来了。一个台湾人,拎了一只密码箱,走了一圈,看中我三台相机,要转让。我谢绝了。我说我是搞收藏的,不是做生意的。

我在苏州开了一家高氏相机分店,那地方收藏的底蕴深,我想以此为据点,寻找古董相机。这一来,江苏也有我小小名声了。



2002 年的 9 月,江苏电视台“家有宝物”栏目拍《聚焦老相机》,选定我。那天我去南京做节目,正好是我的生日,10 月 23 日。现场 200 多位观众,全是南京摄影专业的

大学师生,对我鼓励很大。节目主持人王刚,就是那个演何坤的王刚,他说“祝贺高先生六十岁生日”时,我差一点流了眼泪。

我为啥想流泪?我这60年真的不容易,家里的积蓄都扔进相机收藏了,还要维持收藏馆的日常开支。2005年我儿子要结婚,不要说买房,首付都交不起。儿子、媳妇通情达理,在阳台上2平方的空间,搭了张床。没办酒,也没举行婚礼。现在,儿子也有了孩子,买了房,每年还给我毛10万钞票。

我是2006年10月搬这里的,当时在绍兴路旧货市场。后来市场要整体拆迁,这些相机没地方保存,我只好打了“12345”(市长公开电话)。我说:这有杭州生产的第一架相机,也有国内最早的相机,还有国外早期的相机。是我用了45年的时间收集的,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希望政府能为我提供一个50平方米的房子存放。

一个月,拱墅区政府打电话给我,说免费提供我临时仓库,等运河整治完毕,桥西安排场地作为我相机收藏馆。很高兴,开始打包。我毕竟64岁了,儿子工作很忙,不少藏品放在阁楼上,我每天起早摸黑爬高落低,60岁老伴也成了“搬运工”。我忙了3个月,轻了11斤,手割破、碰伤6次,才算完成了五卡车的照相、器材搬运。

从1993年我开办相机收藏馆,前后搬过9次。每搬一次,人啊,相机啊,都要伤筋动骨一次。这房子潮湿、阴暗不说,最大的不足是外来人不好找。有一位外国人整整找了一天,太阳都要落山了,才找到这里。

我每天8点半开门,免费开放。电费是商业用电,一个月落来,不好算嘞,我连空调都没装,电灯也是来人再开的。中午吃饭吗,随便的,家里带点“冷饭头”。穿嘛,不讲究的。讲解员、清洁工、保安,都我一人。

没人来的时候,我在电脑上写《古董相机》下册。上册出版了,科技出版社出的。版税?稿费?一分都没有的。他们现在告诉我,书卖得蛮好,外面有7个盗版了。不少外国人都是拿了书来找到我的。

有一位40年的摄影发烧友来看了一圈,说他只保存照片、底片,足足两大箱嘞。照相器材嘛,一过时就淘汰处理,省得当废铜烂铁卖。他问我,他曾经处理掉的莱卡、尼康Sp、红旗、紫荆山,现在值多少?我说几十万吧!那人不相信,其实我说的还是最低价。

我说,有的老相机是无价的,我在宁波红木旧货市场就看到过一只1843年宁波手工业作坊生产的隆茂号镜箱式相机,世界级孤品啊,角落头玻璃罩,人家根本不写

价格。

你看这一台 1880 年杭州“二我也照像馆”的七龙珐琅天平照相机,全铜的,在中国算是早的,现在换一套房子,“屁屁松”(很容易)。

2009 年 11 月,“中国第十三届国际摄影艺术展”,在丽水,我那台天津的 Ross,放在“中外相机精品展”。一位英国摄影家看了,说:高先生啊,有这台相机,你就是富翁啊。我查过欧洲老相机交易资料,一架年代和历史价值远远低于我的 Ross 湿板机,2006 年拍卖价是 600 多万人民币。

你看这则报道,2011 年奥地利卫斯里特拍卖公司(West Licht) 拍卖成交了一台德国莱茨公司 1923 年生产的莱卡 O-Serie,起拍价 28 万 6 千美元,成交价多少? 190 万美元!折人民币 1235 万元。你再看这张《中国摄影报》:中国第六届摄影艺术节精彩看点,徕卡“镇宅之宝”首度“出山”,全球仅剩一台,保价费用 2000 余万元。这是我们向国外借的,“2000 余万元”指的只是保价费,还不包括租费。

中国美院有位老教授告诉我:老相机年头久远,原价位高,难以复制,造型奇特,用材讲究,存世量也是所有收藏品中最少的。我现在的资产,没办法估计。我要是卖,要豪房有豪房,要豪车有豪车。

不少的收藏者总想捡漏,现在不容易了。珍贵的古董相机,往往在行家手里,行家手里卖谎秤?想都别想。我常常接到一些藏友电话,说只花了 8000 元就买到一只珍稀的莱卡相机!等到送来一看,我说是膺品,改装的。

我是 1986 年退休,现在每月退休金 1000 多,亏得我儿子贴我。钞票派啥用?最大一块是相机维修,一只普通相机有 500 多个零件。就这徕卡 12 件套,我算过,3000 多零件。有的件,哪怕不用,放放都会坏的。坏了就要修,要配。这都是国外的古董,没现成的,一加工,钱就不是小数。

我儿子是一家公司的无形资产评估师,年收入虽有 20 多万,但他也有儿子。我 69 岁了,这相机收藏馆的何去何从,我也是常在考虑。

以前山东威海有人来寻我,说是无偿提供我场地,我去看过,在海边旅游区。早先的部队营房,墙都是石头垒起来的,室内干燥。今年 3 月,南京一家搞视觉艺术的学院也来人,请我“落户”南京。研究摄影的周院长说,他们将修建永久性的“高氏照相机收藏馆”,陈列我所有的相机,聘请我去学校讲课,还资助我完成《古董相机》下册的编纂,承诺给予我一大笔奖金。他说你一到南京,我们有 60 个学生跟牢你,要

我带。

家里分成两派,老伴和儿子投赞成票,理由是经济压力太大。媳妇投反对票,她是外贸专业的,她说这批相机具有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是你一辈子的收藏。如果去了南京,杭州人想看也看不到了。

我也不想让它走,收藏馆搞了 18 年,好比一个伢儿养到 18 岁,给人家做上门女婿,你说心里会好受? 现在我有 1500 台各式相机,以后我老了怎么办? 我儿子说,等我攒倒(病倒或不能自理),所有的相机打包,存起来,到一定时期再拿出来。他说爸爸,我是要考虑养家的,政府不扶持,无偿展示我不会搞的,否则你孙子要喝西北风了。

要说杭州市政府,对我应该还是重视的。最近要办“西博会”的“文创博览会”,要我参展。丽水的第十三届国际摄影艺术展我运去一车,118 件展品。这一次要求两车,236 件展品,要给我蛮大一个展厅。

我经常想,什么时候能给我一个永久性的展馆,也算了却我的心事了。

采访札忆:

拱北小区永和坊 7 幢底层的“高氏照相机收藏馆”,也只能说是“收藏”。80 多平方米,仓储式的挤满了一个个柜子和橱窗,橱窗内能看出一台台款式各异的古董相机,满满当当,没有一丝展示的从容。对高继生先生的访谈,似乎也被笼罩上了一层光学的扑朔迷离和空间的逼仄压抑。

在这次 15 个采访者中,有三个一听我的名,都说读过我的文章。高先生是其中之一。更为难得的,高先生很喜欢我写老杭州的文字。这也能看出他对家乡的热爱,也是我相信他断断不会将相机收藏馆挪移他地的理由。

我临走时,高先生给了我一张上海《行报》的复印件,高先生说,最好按照这种形式写。这是《行报》中一个家电版面,标题是“历史不是相机 相机是历史”。让高先生推崇的,应该是版面中以一图一文的形式,将四套相机、一套无声电影放映机的来龙去脉,说得相当完备。譬如我看了所有资料都没有搞清楚的“沈括墓址——红木针孔相机”。

但也有遗憾,譬如高先生推崇备至的,认为比拍卖价为 1235 万人民币的莱卡 O-Serie 更为值钱的“莱卡 M3 十二件套相机”。我曾几次问过它的来历故事,高先生几次“王顾左右”,避而不谈。《行报》介绍,也只是说到它是“国家级的礼物”。

我想,这其中,也许是高先生的收藏生涯中最为血肉的一段。



年轻时师从中国著名篆刻家韩登安，
同时，钻研微雕艺术 60 年。
在印石、象牙和毛发等材质上，
将微雕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
作品《祖国万岁》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证书，
《唐诗三百首》获国际民间手工艺品质展金奖。

我今年 72 岁,看不出? 好的好的。我 8 岁从诸暨来这,也算老杭州了。大概是我老子的遗传,自小喜欢字画、篆刻。我老子后来划成了工商地主,画画儿、写字儿都顾不上,我倒是一直当场事情。

所以,以前我算是成分不好的子女。说给现在的年青人听,他都不懂苦楚。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墙洞,你成分不好,就升不了高中,跟了老子吃苦头。还好,1957 年我进了杭州人民印刷厂。

厂是在岳王路上,现在的岳王艺术宫位置,轻工业局系统,当时叫“一轻”。“一轻”是国有企业,工资要比集体企业的“二轻”高,也就高几块,那年头就不好说嘞,一斤肉也只有几毛钱。

我学的是排字,一张书稿放在眼前,从铅字框里一个一个把书稿的字捡出来,排到印刷版子上。有的冷门字是没有的,譬如“文革”开始批判三家村的“邓拓、吴晗、廖沫沙”,“拓”字就没有,要手工刻。

手工在铅块上刻好字,不好直接用的,先要倒模子。倒出来的是“倒模”,字是凹进的,再拿“倒模”浇铅字。铅灌进去,“别得、别得、别得”,冷水一喷,一个一个就出来了。一篇文章“拓”字要出现十几次,就要“别得”十几个。

“拓”字算是简单的,繁体字最多的有二十多划。字体变化也多,有老宋、正宋、长宋。譬如一个“鬚”字,要刻一个小五号就有一点难了。不过,这也不叫“微雕”,只能算“微刻”。

我是蛮喜欢刻字的,平时也常琢磨。正好旁边工人文化馆有一个美术培训班,市总工会办的,浙江美院老师教课,我每天晚上都去。老师一点拨,长进蛮快。有一天,

刻字师傅小肠炎(疝气)发作,请假了,有一个字要马上刻出来,急煞了。有人说我会刻,我就替上去了。

同铅字打交道的人都有营养餐吃的,9块钱一个月,当时不好说嘞。到后来,凡是闻到铅气的人都提出要吃营养餐,都给了,就我没有。为啥?我成分不好哎,好岗位上使用我已经蛮看得起了。所以,后来改革开放,我说我要走。我说我蛮对得起这厂子了。

毛泽东手里是大会小会是蛮多的啦,一天到晚总要开的,大家呆鼓鼓坐好,领导一讲话就没有刹车了,一两个钟头都有过。台下么,做啥的都有,有打毛线的,有闭目养神的,有剥手指甲的,还有抠鼻头污(鼻屎)的。有个女同志鼻孔朝天就是喜欢抠,我么,一支钢笔一本簿子,画落来。画完一个头像再画一个,刚开始是半个钟头画一幅,后来3分钟一幅。人家一看就晓得是某某某:哦,保卫科长哎!哦,幼儿班的张阿姨哎,一点都不会弄错的。

除了画画、刻字儿,我还喜欢立体雕刻。有一天,我在有机玻璃上雕花儿,厂长走过看见了,他说小黄刻得不错啊,后来就要我到上海去参观。我参观了两天,我回来以后,正好碰到一块凹凸版要修,我就胆子蛮大“欺上手”(在师傅面前接手)了。

啥叫凹凸版?就是印画用的版子。花儿、人像,该凹进的地方凹进,该凸出的地方凸出。用得时间长了难免有损坏的,那时候哪有电脑制作,全靠手工。

人之间也是蛮复杂的,尤其技工,“地下斗争”蛮厉害的。原来有一个制版的,没有画画儿刻字的基础,派他到上海去学习了两年,回来以后,还是拿不起来。从那以后,我除了兼职刻字外,又要修凹凸版了。慢慢的,就开始做版面了。

“文革”后期,我们做了一套年历片版面,有单张的,也有几张一套的,山水花鸟、人物家畜,八个样板戏和体育健儿,全是凹凸版,烫金,两面塑膜。这年历片一印出来,俏啊。那时的文化用品、礼品缺乏啊,尤其偏远地区,黑龙江的杭州知青拿这套片子搞关系,北方人来得个欢喜。

文化革命结束,我的技术蛮不错了,算是高级技工了,评了八级师傅,工资到顶,技术是“掳得过钱塘江”(过硬,不发飘)的,60多块一个月。

前面说过的那个制版师傅,后来调去讨债了。有一天他跑得油头汗出回来,坐在我旁边,他说还是你舒服。我想,“文革”时没有事情做,你蹦进打出的,不好好学点技术,怪自己。

微雕么,我是1959去上海参观博物馆时才第一次看到的。一颗芝麻粒大的地

方,怎么会雕出来那么多的东西?回到杭州,我常常会发呆的。后来看到东南日报上连载的民国时一个微雕故事,才恍然大悟。

东南日报,就是浙江日报前身,是我先生借给我的。我先生叫韩登安,是西泠印社的名誉会长,和沙老(沙孟海)同辈。说起来正巧,现住我同你坐这地方,离沙老、韩老的家都只有几步路,他们是常常走动的(采访黄厥明是在环城西路30号温德姆至尊豪廷大酒店内的“锦绣天地”工艺品店)。

韩老先生在世的话应该106岁了,以前国民党的中央委员要他刻过图章,后来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也叫他刻过图章,都不收钞票的。韩老先生教我篆刻,主要是刀工章法的指点。每周我交一颗印章,他点评,回来后我再琢磨,再刻。

韩登安先生是我姐夫介绍的,我姐夫姜东舒,南下干部,参加过一江山岛的战斗。后来当过省委书记林乎加的秘书,调到浙江日报社后打成了右派。

“文革”时搞“文攻武卫”,“文”的打老K,“武”的打架儿。我是啥都不参加,就是搞微雕,一坐就是几个钟头。头儿总以为我在钻研业务,从来不干涉的,这也是我的一段黄金时光。你看看这几把刀,都是当时一边刻,一边琢磨出来的。圆的,方的都有,圆的刀落去,不会“爆”线;方的刀落去,边框就有篆刻“爆”线的味道了。



“文革”搞到后来“清理阶级队伍”了,我也被带过高帽儿,弯腰九十度,挨过批斗。为啥?工商地主的儿子哎,刻字刻画又是封建文化。“封建”是个啥,莫名其妙啦。批斗得最多的时候,一天要斗9个钟头,当然是“陪绑”的多。回来也不让你坐,一有空就要扫地,扫茅坑(厕所),做清洁工。这时候,印刷的版子要是出了问题,造反派就会说:地不要扫了,赶紧去处理!

我的微雕最早得到认可是在四人帮倒台以后,这一年,杭州工人文化宫办了一次全省职工美术作品展。我在一粒米大的象牙上刻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橱柜前天天挤破头,抢了显微镜看。后来我慢慢就有了一点小名声,在外面也站得住脚了,乡镇企业印刷厂也常常来叫我去搞制版了。

乡镇企业刚起来时,相当活,财务也比较松。那时候只有单休,我晚上啊,休息天啊,给他们搞一幅版子。弄到后来,下了班比上班还要忙,我刻的图章,微雕拿到宾馆

去卖,“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很看好。那时,他们是财神菩萨。

所以,工厂实行奖金了,我是无所谓啦。大家有奖金当然高兴煞的,看到领导也假装巴结了。我想我只要本职工作做好,少休息一点就啥都有了。这么做也是冒风险的,怕领导晓得,作品落款不写“黄厥生”,写“黄江”。

你晓得杭州最早允许老百姓装电话是几年?初装费要多少钞票?我问过不少人,都说不出来。我告诉他:1978年,300块一台。

那时候装电话的人都有一点小花头的,社会上跑跑的,正儿八经的工人,哪个吃得落?后来杭儿风了,电话初装费一直涨到4000块一台,疯得嘞。

我从业余爱好微雕,慢慢走向了专业。1984年,改革开放以后,我每年都到广交会去的,在一楼设一个9平方的工作间,摆放作品,一边做微雕,招徕买的人。一个广交会落来,要卖出好几件,一件最少2000港币。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对我篆刻很感兴趣,尤其微雕,好几次广交会他都到我这里看看,自己还价不好意思,指一指,他女儿啊,工作人员啊,就来和我还价了。我标1万港币的雕件,一般还价都不会很多的。

我挂的是别人厂的牌儿,人家头道拿来,二道给你。靠的是啥?营业执照。广交会的安检很严的,一道一道公安、保安,有带警犬的,进门安检,像上飞机一样。人家给你摊位是要冒风险的,你多付几个钞票也是应该的?那时候广州住旅馆,一晚上也要400多块。

在广交会上我也认识了许多朋友,国内国外,穷的富的,都有。我现在到北京到广州,有人接待我,大多是广交会上认识的。有一年,一个女的来我这里,20来岁,她看中一块标价3000块的巴林冻石印章料,这冻石出产内蒙古的巴林和赤峰,含蜡量大,透明度高,带花纹,漂亮。

这女孩她说她只出1000块,我说我从来没有让这么大价过,最多让你500块。她来了几次都没谈成,广交会快收摊了,她哭作乌拉(哭腔)和我说,她刚大学毕业,在一个公司,想和科长找对象,另一个女的也在和他较劲。她看中这块冻石料了,想要我刻上科长的名字。她说她身边真的只有1000块了。我看她一片痴心,话都和我说到这地步了,1000块人民币成全了她。

现在广交会我是不去了,放一张桌子的地方,要价6000块,还是在四楼五楼的角落里,头道拿来才3000块。不过,我不去的主要原因,还是大陆人富了,台湾人、港澳人反而缩手缩脚了,我还要去广交会做啥?

我去广交会厂里人晓不晓得？晓得的，但我请的是事假，他扣他的钞票。那时候制版也开始用电脑了，工厂也走下坡路了，少一个人发工资总比多一个好。六一、国庆、建军节，我常常会在报纸上发几副篆刻作品。报纸上也常常有我的报道，领导人也经常接触的。厂里人就说，黄厥明是混了一个“墙外香”哎，头儿也对我客气了。

工厂后来是越办越差了，最后要卖给温州人，要转制了，我坚持要走，刚开始当然不同意。因为制作某些凹凸版，还是需要手工的，譬如人物和花卉，线条深浅不一，高高低低都是渐渐的，照相铜板烂出来都是统一深浅的线条。

厂长说要么分给你一套市区的旧房子，在梅花碑？我发“藤”（倔）了，我说以前你们不给我分房子，现在我不要了！这句话现在想想悔啦，“赌气不赌财”，这房子我如果要了，放到今天值上百万。当时我为啥说不要，因为我靠本事趁钞票，在德胜新村买了一套 100 多方的房子。刚搬家时，一个台湾朋友来，呆都呆煞，他说你们大陆人的生活变得这么好得嘞！

我和厂长说我还是要走。厂长说好了好了，给你办退休算了。后来才晓得，这叫“协退”，每月发 200 块，自己交“三金”。那一年，我 56 岁。

我有今天，真的靠邓小平撑腰。以前不好说的话，现在都好说了。刚开始时，人家说在马路上弄个店面，我说我们搞艺术的人，起步一定要高，你在马路上刻刻，永远不会进步的。要搞，就要到黄龙饭店去。

我的名气就这么做大的，后来到香港啊，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啊，都办过个人作品展。一圈比较下来，新加坡人在艺术品上最下得手，我的一幅石头微刻陆游的全本《茶经》，1 万美元被买走了。当然，我要付给举办者百分之二十，他为我租的场地，做的广告。

我身体还算好的，但坐半个钟头，总要起来走一圈活动活动。我有一个广交会认识的日本朋友，做拎包做得蛮大的，会说几句硬呛呛的中国话。他来了，我带他到日本老祖宗来过的径山，带他到海宁皮革城。到径山他没说的，崇拜得很。到了海宁他总看不起我们做的皮包。

我说这个日本人是说他的身体，他年年来，我说你身体好的。他说我全靠药物维持的。那时候我想我不吃药都比你好，想不到现在我也高血压、糖尿病啊，要靠药物了。

人一过 60 岁明显感到身体走下坡了，但自己千万不能说 I 老了。有一年考职称，上面规定 60 岁以上考不来省工艺大师了。我就不服气，我起草，几个老民间艺术者签名，写信给省经委，我们工艺美术归他们管得哎。后来批下来了，允许我们考。一

考,升了个“省工艺大师”。

职称有了,有补贴好拿,有免费的工作室,每年还外出度假疗养。工作室在河坊街安荣巷,30多个平方,奖状、陈列品都放在那里。平时我不大去的,有外宾来了,电话过来,再赶过去。

现在我72岁了,要创作,要外出,要会客,蛮忙的啦,生活充实哎。不少像我年纪的人都走了,我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光,对我们搞工艺美术的,邓小平好比是给了第二次生命。

上级总要求我带学生,把技艺传下去,我也是这么想的,带过8、9个,坐不牢,走了。为啥?时代不同,浮躁。你说网路、酒吧、夜生活,哪个年轻人肯坐冷板凳?其实,师傅领进门,修炼靠自身。想跟我学,甲骨文、大篆小篆,篆刻章法你都要懂。学我们这行,一个靠“天知”,一个靠“勤奋”。少一样,你都不会长进。

采访札记:

去了两次黄厥明处,每一次他都告诉我:蛮忙的,你要提前约好的。七十多的人了,他总像是在赶时间,当然,按他的话说,钻出来的事情太多。第二次去是为了拍照,他刚从内蒙古回来,他说,省里组织的参观,要是昨天你来,我都不在。

黄厥明很自豪自己的身体,他说在草原骑过马了,同去的人都不敢上。黄先生称得上“高大伟岸”,至少年轻时应该配得上这个词的。直到现在,老人本应有的“三高”,他只要吃点一般药也能对付。搞字画篆刻,似乎都像是一种带功的运动,运气于丹田,静坐而宜神。和黄厥明的交谈,似乎也洋溢着“气场”,恬恬淡淡,心平气和。

店堂的进门右侧,挂了一匾“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证书,注有“最小的印章‘祖国万岁’,印面1×1毫米,由黄厥明1989年10月创作”字样,这是黄先生平生的骄傲,如今,这方只能借助显微镜观看的微雕印章,和它古朴苍劲的放大图样一起,即将送呈本届“西博会”。

黄厥明先生青年时师从中国著名篆刻家韩登安先生,但从事微雕,却是无师自学,这也成了他四十五年来主要艺术从事。尤其是一般刀具难以刻及的坚硬玉石,他依然可以运刀自如,无人可及。

绝技要是就此绝了,黄厥明很难受。他几次说到后继无人,总觉得对不起这一个造就他的时代。



“江南名筷”天竺筷曾名扬中外，原材料取自佛门圣地天竺小苦竹，老杭州人认为天竺筷是有灵性的。筷子纯手工制作，经过几道工序，保留原始竹青，彰显自然风格，天竺筷代表着杭州的一段历史文化。

以前我在侨联下的小厂,一谈起天竺筷,都没有好感,你要想人家生产,谈不弄。说现在的天竺筷送人送不来——太粗糙;吃饭吃不来——嘴戳破。都是萧山、宁波社办小厂的粗制滥造,你说要质量,他说没得趁(赚)了。

我是一趟一趟赶过去看的,二十多道工艺,都像农耕时代朴实的遗留。譬如第一道,一支竹子一定要在竹节上截断,这样的截法,夹菜的一头才没有竹子的空筒,不留残羹。不过,长短就肯定不一了,第二道就要以此竹节为准,按要求取一定长度。第三道要在平面上滚动,滚动不一,说明竹子不圆、不直,扔弃。

还有烙花,两只大陶钵头,相扣,中间放上炭火,上面架一块刻有花纹图案的铁板,我们叫“花版”。“花版”一烧红,烙花工就用一根长铁条,插(滚动)筷身,烟头一起来,筷身马上就有各种图案了。一根筷子烙三道图,要插三次。想一次成功? 不来事的,烙的图案一过长,难免不匀。还有,“花版”的火候也难掌握,火头不到,烙不好;过头,烙焦。

你看,这是我出去表演传统天竺筷制作的行头,烙花的大陶钵头是从乡下收来的(两只土灰色相扣的陶钵,中间大,约有 40 多公分,两头小,有点像长西瓜),以前里面放炭火。还有这脚踏式取料机(王连道操作表演),全木的,为了寻找这些老东西,我是“乡头乡脑”跑,人家都攒(扔)掉的,我当宝贝抱回来了。

这副担儿,一头陶钵,一头取料机,我担了去(拱宸)桥西表演。人家全围牢我了,不肯走,说喔唷,这是嘀嘀呱呱的老杭州东西哦,师傅,你一定要做落去的。

老早的天竺筷上还要画花儿,用烧红的铁笔在筷身上画。铁笔坚硬、纤细,画出

来的画,写出的诗,比烙花要活络,要随心所欲。画出的人物、山水,有国画的特色。这样的筷子,成本就高了。

天竺筷越来越少,成本高是一个主要原因。还有,一次性筷子遍地都是;还有,天竺筷的原料;还有工艺。原料我等歇讲,工艺,你真的没办法快起来,慢节奏下的杭州特产。毛竹做方筷子、做圆筷子,快啊,噉哩喀拉,差不多,都“噉哩吧啦”攒出去了(生产出来了)。

我在光学仪器厂当过维修工,当过车间主任,我说,重振传统的天竺筷,要搞革新。电热烙花、工艺更新、成品包装,我一步一步做到了今天。

我 1948 年出生,杭州生来杭州长,对杭州的传统产品,相当有感情。以前搞机械,当车间主任,看到哪一本书,哪一篇文章说杭州特产,我都会收集的。

天竺筷,说道蛮多,原本出在灵隐的天竺山,现在你问问,那一带村民,哪个还晓得以前的吃饭行当是啥?电视台去采访,“头顶萝卜”(意思是一片白)啦。天竺筷、天竺豆腐干,没人晓得了。

天竺筷有三个版本,一是寺庙版,不是灵隐寺,是上天竺、中天竺、下天竺的法喜寺、法静寺、法镜寺。两个寺住的和尚,一个寺住尼姑,香火很旺。以前香客来了,不可能当天打来回,要宿住,叫“宿斋”。寺里注满,山阶上对付一夜,叫“宿山”,好赶早烧头香哎。到了吃斋,人多筷子少,就到山上拔小竹,杭州人叫黄豆儿笋长成的那种小竹,一截一截,当筷儿。

这小竹有讲究,两年生的小径竹,长不粗,能长得很长。竹身坚韧,颜色玉白,很少疤节,后来大多用来做高档筷儿。一年生的小苦竹,颜色较暗,适合做一般筷儿。还有大叶箬竹、箭竹、杆竹,除了做筷儿,还好做胡琴的弓。

后来和尚用锡皮将筷儿空筒的一头包了起来,好比一顶僧帽,这就不是用一次就扔的意思了。筷儿从寺庙出来,沾过佛气,香客好拿回去让家人沾沾光,天竺筷就这么在杭州传开的。

还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说青年男女殉情,家人祭拜忘拿筷子,随手折了小竹。一个是说采茶人,中午吃饭找不到筷子了。一个爱情,一个劳作,都是生活中来的。

有文字说筷子三四千年历史,我说六千多年。为啥?老祖宗一用了火,筷子的雏形就有了,从陶罐捞食物啊。树枝的,玉的,骨的;有单根的,也有一把的。后来用两支最适合,筷子就出现了。“筷”最早写成“𥵓”,也写成“匕”,春秋时写成“箸”,《礼记》中

就有“饭黍无以箸”的说法。

明朝的陈良贵有诗写筷子：“殷勤问竹箸，甘苦乐先尝。滋味他人好，乐在去来忙”。你听听，多少有文化。后来为啥叫“筷”？那时候出远门，一般是坐船、骑马，或者乘马车、牛车。说“箸”，音像“住”，出门不利。讨一个口彩，叫“快”，后来再加的“竹”头。外国人动刀动叉，哪有这种文明？有人研究过，一夹筷儿，全身 30 多个关节、100 多根神经都要配合，有利身体啊。

天竺筷在王老娘手里，名声最大。“王老娘”商标，我也注册了。王老娘是乾隆手里人，大井巷开了一爿天竺筷作坊，那一带做天竺筷的人很多，譬如乾泰顺、汤顺兴，数王老娘的最有名，连乾隆皇帝都上门过。与筷子有关的文化也不少，譬如结婚送筷子，表示快生贵子；盖房送筷子，也就是送快乐。

天竺筷东边最远传到黑龙江，西边传到西侧，这里，也有笋干商的功劳。以前宋美龄来杭州，也拿筷子当国礼，送给外交官的夫人。所以，杭州天竺筷，当时的中外，哪人不知，哪个不晓？说不晓得的，也就是这十来年。

好东西大家都要争，上海南翔有个筷子收藏者说：日本人说筷子出自他们，他们还成立了筷子组织。我说韩国人还说粽子是他们发明的呢，这不说中国人笑话？

2000 年，我将天竺筷、剪刀、扇子、丝绸集合在一只盒子里，称“杭州四宝”。西博会一展出，轰动啊，供不应求，都说这才是杭州真正的特产。你看，这就是那年 7 月 9 日的《杭州日报·下午版》，一版半个版面，说搞杭州特产，还是有希望的。

当时我就想，一定要重振杭州的天竺筷。2006 年，我将“杭州天竺筷厂”的牌子竖了起来。我老婆是反对的，她说你搞啥不好？天竺筷，还要搞成工艺品，政府都下不了决心抢救，你会破产的。你就是坐坐吃吃，这点钱够你下半生了。



这一年我 59 岁，我还是做天竺筷了。头三年，搞革新，搞创新。确实，想要将天竺筷当做文化来搞，投入周期长，成本比例大，销售利润少，风险是很大。一旦没销路，倾家荡产。

不过我有机械技能，小改小革不要求人。我 6 岁进私塾，写的就是毛笔，后来

又跟王京甫、吴静初大师学书画,跟余正、李早大师学篆刻。我现在还每天保持2小时书法,你看,这是我写的韩愈的诗,还有王安石的。我的这些特长,对天竺筷的工艺制作、花版雕刻、包装设计全能用上。天竺筷的文化展示,每一次展销会都得到认可,都有大量的订单进来。

你看,就这“奎元馆”命名的天竺筷,就是奎元馆面店订的,最简单的烙花设计,3块钱一双,2千双,大的赢利没有,养活几个人还是可以的。这种筷子,哪怕被吃客“顺手牵羊”了,“牵”到哪里,都是天竺筷的“广告”,都是奎元馆的“广告”。

市场一打开,难题也来了,先说原料,做天竺筷的竹子,传说是观世音菩萨撒的种。怪都怪煞,它就生长在佛山佛地,譬如杭州天竺山、安徽九华山、宁波天童山,都在寺庙附近。当然,天竺山最方便,但它是风景区啊,封山,哪怕成批生长,都不让采的。我呆想,政府要在天竺山搞一个天竺筷展示基地有多少好,杭州人得名,当地人得利。

为了原料,我开了车子跑外地,到景德镇、衢州的大山。有的山路,车子上去,掉头都掉不过来,有一次还差点翻落山下。

我是1972年入党的,不是我说思想好,想法和人家不同。人家说不就是生产筷子吗,把产量提高上去,拉一些关系,拓宽销路,占领市场。最方便的,就是生产毛竹筷,比一次性筷子高一个档次,弄成枣红色,古色古香。

枣红色是怎么来的?酸碱中和法,不褪色,但对生产的,对消费的,都不环保。油漆筷子也是,做得再漂亮,漆总是要掉下来的。你说,每天要吃进嘴里的筷子,第一就让人不放心。你看,天竺筷表面有一层竹青,天然油漆,永远洁净,不会发霉,最大的环保。

我首先要做的,就是让筷子有活灵灵的地方文化。我的利润,都扔在了研发上。你看,这是篾编包装,一看,就是杭州的竹文化。“西湖十景”,一盒十景,说的是老十景;“西湖风景”,一双筷一景,说的是新十景,用“三潭印月”的潭造型,做成筷帽头。你一拿起筷子,连西湖风景都“吃”进肚皮了。放进酒柜陈列,都是享受。

“济公赐福”、“龙凤御箸”,包装,杭州的佛教文化。红木镶嵌、宝石饰头,一块真正的玛瑙,是法喜寺开过光(一种祈祷佛事)。这不好瞎说说的,有照片可以作证的。这双筷子的筷帽,我用的是黑檀,黑檀蛮重的,6万块一吨,就这么几块,我绝对不会用化工替代品的。

“运河古韵”、体现的是运河文化,包装上的画是我画的,是的,手法是参照北宋的“清明上河图”。四双筷子,黑檀木筷头,烙的是桥西直街、拱宸古桥、清御码头、香积双塔。配四只黑檀木筷架,筷架仿的是运河船只。运河的新貌,全反映出来了。

2011 年的新产品,我搞了一套“快乐旅行”。河坊街、拱宸古桥、三潭印月,三只盒子,一盒两双天竺筷。从盒子到筷身,烙的画,刻的字,三个代表杭州的景点,旅客随身可带。是的,盒子的开启别有特色,我考虑过用竹盒子,但成本高是一方面,还有竹盒子的表面是篾黄,容易发霉。要是上油漆,又不环保。这“快乐满仓”,也是今年的设计,竹筒乌篷船,船舱装筷子。你可以做家庭摆设,也可以当传统的筷筒。今年对天竺筷的零头料,也在利用,搞手工签字笔。这是第一批样品,你看,苏东坡的笔身造型,笔杆配苏东坡的诗。

这几年,我设计的天竺筷参加了 50 来个展销会,北京、上海、长沙、武汉、澳门、台湾都去。你看看这些展销会的工作胸牌(王连道掀开窗帘的一角,捧了一下厚厚的一摞胸牌),带回了订单,也捧来了金、银、铜奖牌。奖牌有多少,大概有二十八块。

这是我厂里的这几个技术人员办公桌,不是搞天竺筷的,搞医疗器材的。我的厂有两块牌子,一块医疗器材,搞天竺筷研发才有资金保证。上面也算是重视的,要我立天竺筷的生产立规矩,要我报省工艺美术大师。这是我写的申报文章,要是能批下来,对我也是鼓励。

我 64 岁了,只有一个女儿能帮帮我。为啥说是帮我? 因为她没有搞天竺筷文化的兴趣,不想像我一样,又要搞文化,又要想发展。我最希望有人能合作,投入资金,杭州天竺筷还是能够搞大的。

采访札记:

和王连道通了电话,对“景宛路”地名,我这个老杭州人一点没有概念。还是照他说的,在北大桥西堍,以前的拱墅区交警支队旁边,抬头往六楼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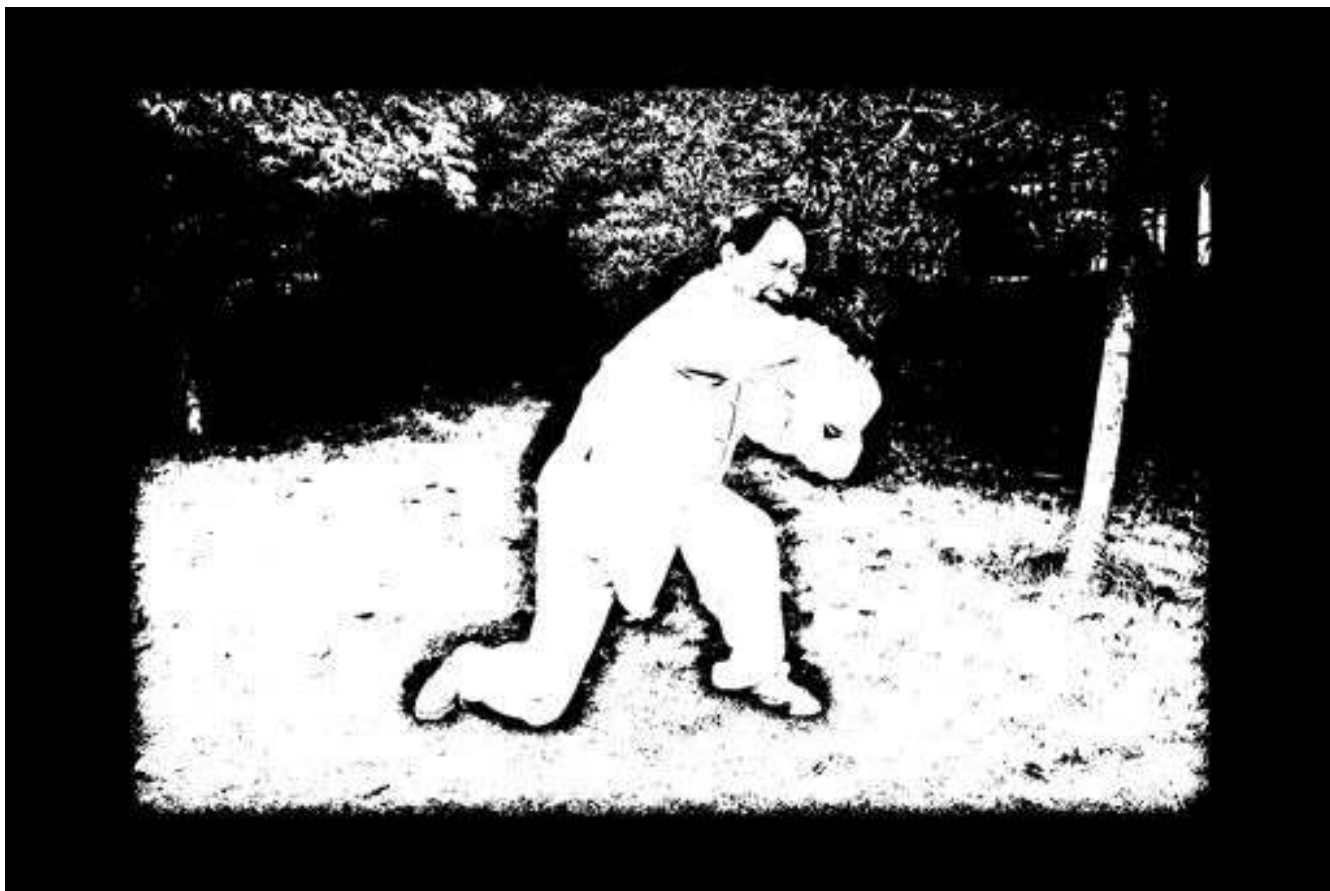
于是,看到斗大的“天竺筷业”四字,看到了王连道,看到了王连道给我的名片“杭州天竺筷厂”。这是一个在杭州曾经响当当的名字,不得不佩服王连道对传统的固执坚守:都是产销一体了,居然还是“厂”,不称“公司”。

不过,当您听完王连道的讲述,也会和我一样,得出一个结论:他是要固守“杭州天竺筷厂”这一个传统的厂名,至少,他认为这也是一种文化。

说到文化,您不得不承认,王连道不是仅仅在做筷子。您要是还心存一点杭州的传统文化,您会感谢王连道,他所努力的,就是使这杭州的文化不将消失。是的,他完全可以将一个品种的筷子大批地做下去,大批地销出去,而不是不断地开发头脑中瞬间迸发的地方文化灵感,连仅有的一点利润都投了进去。。

是的,看王连道的天竺筷系列,比听王连道讲故事更来得让人振奋。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一双平平常常的吃饭用的筷子,会呈现如此多的地方文化。它超出了我的想象,让我也有了“买椟还珠”的冲动。当然,这个譬如不合适,应该说是买了王连道的“系列天竺筷”,我会不忍心用,而是作为一种艺术的摆设。

一双筷子,做到了这个程度,称它为“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还真的当之无愧。



师从父亲武林活拳创始人何长海，
6岁习武，16岁学习武林活拳，
多年来教授弟子无数，
是浙江武术界的领军人物之一。
武林活拳共有三个套路起十三式，
讲求中西结合，攻击性很强。

我父亲叫何长海,噢,你父亲也认识他的啊。哎呀,老杭州人不晓得何长海是极少的。我父亲的徒子徒孙遍满杭城,以前不少人打了我父亲的牌子在社会上混饭吃,出了事情,我父亲的徒弟赶了过去,一看,往往是假的。

我说的是“文革”,乱哄哄,会武的人很吃香。那时候的社会治安大队(当时靠群众管理社会治安的组织)也很买我父亲的面子,是徒子徒孙的,放了;冒充的,敲(打)都敲煞。

我老家是诸暨,祖父是南星桥装卸工,吃力气饭的。我父亲9岁从诸暨枫桥乡下到杭州读书,有一天,他拿了学费,去拜师练武了。父亲先跟(师从)王子平,后跟韩庆堂。王子平是中国第一届武术学会主席,韩庆堂后来去了台湾,是台湾中华国术协会主席。

(资料链接:王子平,“沧州二杰”之一,以举重,石担打花技法著名;1920年,何长海先生在吴山药王庙的第三国术教练所,师从著名拳师韩庆堂。)

噢,你说的《杭州日报》上有一篇“城记”文章,写吴山武术馆的,我晓得。作者是我爸爸的徒弟的儿子。他说是要来采访我的,后来没碰到。

1929年,西湖博览会办了一个“国术游艺大会”,遍邀全国武林高手来杭。那时我父亲才18岁,不能上,只参加了“国术游艺会”的表演赛,又被破格入选去外出交流。西湖博览会后,不少武林高手应邀留在浙江省国术馆了,像刘百川、韩庆堂、钱少陵、孙禄堂,当时号称“江南四雄”。刘百川先生后来就成了我的启蒙老师。

刘百川最早是孙中山的警卫,后来当过黄埔军校武术教官,也当过蒋介石的侍

卫官的武术教官。和周恶来、叶剑英关系都不错的。后来他从南京到杭州,还办了一个武术会馆。那时候我们住在英士街(平海路)的弄堂里,楼上楼下,两家关系很好。

按习武的辈分说,刘百川要比我父亲大。我妈妈说,我从小讨人喜欢,样样好,样样,爹爹(杭州人指爷爷,即刘百川)蛮喜欢我的。刘百川练武时,常常教我拔腿,摆摆马步,站站桩。刘百川的老婆还给我买了腰鼓,教我打鼓。我从小聪明,6岁时,正式开始练武,记性好,不少拳路,一学就会。我是和我哥哥一起练的,那时候我哥哥的拳已经打得不错了。以前有张照片,他在打拳,当时的市长在旁边拍手。所以,我无形之中有一种竞争的想法。

以前,我父亲不但博采各路拳术、刀枪,他对西洋拳术也有一定的钻研。不管是螳螂拳、形意拳、八卦掌、太极拳、罗海拳,以及皇家教官的西洋拳击,擒拿、散手、格斗,他都会。后来他和张文广、温敬铭被选拔为参加奥运会的拳击比赛,当时的报纸都要记录的,最终没有去成,为啥? 国民政府钞票拿不出(资料链接:1936年,何长海先生参加在上海举办的十一届奥运会拳击选拔赛,不久抗战爆发,经费无着落,未能成行)。

为啥要讲这段?因为我父亲后来结合了所有门派的武术套路、拳击格斗,以自己的实战经验,开创一套“武林活拳”。他是1960年开始酝酿的,1962年正式形成,也可以说积累已久。活拳活拳,讲究一个“活”字。“武林活拳”一共三路,一路是基础,二路是实战的,三路是综合的,棍棒结合,出手漂亮。“武林活拳”一亮相,内行人看了都说好,后来各种场合中经常作为表扬项目。

我在1965年下乡富阳农村时,和我阿哥一起在家学“武林活拳”也有二三年。那时候他分配厂里,我去农村。第二年“文革”开始,你也晓得的,说说“文化革命”,其实哪个手上拿得起武功,比“文化”要亨。我父亲的徒子徒孙,几乎那拿我父亲的名字在社会上风云一时。但我父亲几次告诉我们,绝对不能参加组织,不能参加打架。学武人规矩,强身、防身,不能出手伤人。

但还有一点最主要的,以前我父亲的学生仔在国军当武术教官,将他的名字挂了一个拿薪水不管事的职务,大概是连级。钞票每次拿来,都是硬塞在我父亲的袋儿里的。所以,“文革”时我父亲也是戴过“现反”的“帽儿”。他最担心的是祸及我们。

(资料链接:有人亲眼所见,解放前,国民党中情局情报处长听说何长海先生武艺精绝,派人相邀到大行盘训练场,观看宪兵连操练,该连官兵均学过博斗术,个个

年青力壮。该处长说,不乏好手。处长要挑5、6个人与何长海对练,何说:不必。何长海先生要近100人轮流上来,顷刻间全被摔打在地。)

“造反”组织我们绝对不参加,但何家的名气太大,“杭钢”还是要我阿哥参加厂宣传队,舞蹈结合武术,相当“出挑”。后来总政文工团要他去,一政审,通不过。这一来,对他打击就大了,原来不晓得我父亲“戴帽”的人,这一来,啥都不让参加了。直到1983年,他总算才入党。

我也一样,脚前脚后,在农村报名参军,啥都合格了,最后等政审。哦,这时候出了一件事情,坐船过渡,一道的知青和当地农民发生口角,要命的出,一个农民是“沙鼻头”(容易出鼻血),手指头一戳,血就流出来了,哦哟,弄大了。等我们返回时,一大帮农民守在路上等我们了。

那时候两大派组织是经常打的,城里是藤帽铁棍;农村不一样,扁担锄头,一副要命的样子。农民围上来的时候,我上前一步,一露武术套路,腿拳交加,锄头、扁担夺了过来,扔在地上。一下子打翻了好几个。戳沙鼻头的知青也老早跑掉,农民都冲我一个人上了。一个大块头,从后面抱了我的腰,掼不倒我。后来他说你同塔格一座。这时候我就想到政审,我不能太逞强,让他们打一顿平平心心算了。我马上护腰抱头,蹲了下来,拳头扁担就落来了。后来农民说:小何同髻个一只,要害上打都打不进。

过了几天,政审下来,还是我父亲的原因,参军没得去,我好几天都晒不着。

下乡时,只有几个同街道一起大的人晓得我学是习武的人,同农民这场架儿一打,我在富阳的名气一下子就大了。那时候世道也乱,一批农民就要我教伢儿学武。每天在晒谷场里,排队蹲马步。不过我没有教“武林活拳”,我父亲说过,没有基础的人你是不能教的,他们没有“打”的感觉,味道都没有的,打不出活拳的实力。至少啊,要一年二年。

人一出名,农村就要我参加组织,我不敢违背父亲的话语,只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上台练两把。我家是习武人家,对伤科的推拿针灸都会一点的,在农村,也帮农民医跌打损伤。后来生产队就推荐我到富阳的东图煤矿去支援煤矿了。

富阳的煤矿其实都是石煤,产量也不高,但浙江缺煤,挖煤也是省里直接抓的。所谓的矿工都来自富阳各地,有点“江湖义气”,不晓得怎么会事情,大家都晓得我何子楚,看到对我来得个客气。带队干部一看,就要我做头儿了。有一次,我们春江公社同东图公社的人发生了冲突,双方操起家伙,要打。哪晓得对方一来,也晓得我,听说

我在,领头的双手一拱,说不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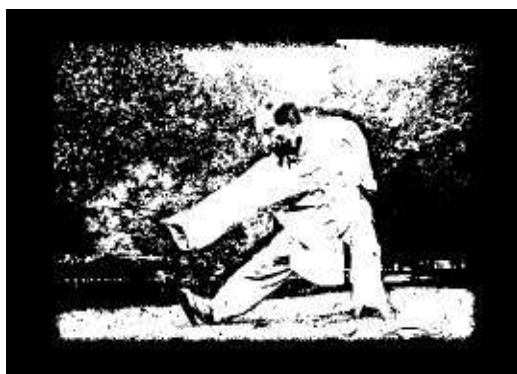
直到现在,都有人上门求教,这两年尤其,伢儿的家长,“哭作鸣啦”来寻我,说我儿子常常被人欺侮,何师傅,你教教他。教啥?指明要实用的,散打啊,擒拿啊,防身。我不要再多教的,几天落来,一个套路学会,再有人欺侮,打得落花流水。

现在我每天在湖墅公园教习学生,周六周日在和平会展的“张生记”二楼,教几个外国留学生。以前大学校区在文一路一带时,不少大学生来杭州读书,闻名跟我学个两三年,来信都说终生受用。现在校区搬到下沙去了,跟我的学生就少了。

在“张生记”二楼,一个荷兰学生跟我学,教了他一套螳螂拳,一套八卦掌。有一天,他笑嘻嘻地告诉我,师傅,中国功夫真好,一批坏蛋被我教训了。我问怎么回事?他说他在邵逸夫医院附近吃中饭,手机、MP3 亮在桌子上。有三个小年青就跟牢他了,僻静处掏出了刀子,对准他要抢。哪晓得他一上手,套路一出,三个小子打得爬起就跑。

现在我的学生,不少都在武警、特警中当教练。现在警官学校教课的一套警棍,就是根据我教的武林活拳里的套路来的,很实用。

其实这荷兰小伙子也是人大力不亏,这是练武的根本。我父亲常说,练武练武,力为根本。我们小时候都是发育发好,才允许练武发力的。我们先练 120 斤的石鼓儿(青石板制作的土杠铃),练爆发力。这时候,我爸爸就在一边用 180 斤的石鼓儿练打花了。啥叫“打花”?就是



180 斤的石鼓儿在放在两只肩膀上旋转,从肩膀旋到前胸,再旋到背后。旋到快时,只看到 180 斤的石鼓儿在飞舞,人随了石担在走动。

(资料链接:何长海先生在王子平老先生指导下练习的石担打花,与众不同。练习时密切结合了太极拳沾、粘、连、随的要求,打花不用僵劲、不靠蛮力,主张石担随我意,我随石担走,石担与人粘连为一体,轻松自如,随心所欲。石担的重量选择在 120 至 200 斤。1935 年 10 月至 1948 年 10 月,何长海先生荣获第六、第七届全运会重量级举重第三名、第二名,同时以 501 磅打破 486 磅的全国记录,获省三项全能第一名。)

有个日本佬,听说我父亲的名气,来挑战。被打得跌倒爬起,爬起跌倒,鼻头污血都敲出。他弄不灵清,看上去并不敦实的一个中国人,爆发力有嘎大的。(资料链接:1939年,一日本柔道高手来杭,约战何长海先生,一交手多次被何长海牵引,摔倒在地,一跤接一跤,爬起又扑上,激得何长海先生性起,施以重技将对方摔得筋疲力尽不能起身。)

俄国大力士到中国,口吐狂言,等到与我父亲一交手,吓得讨饶了。这事,网上都能读到。(资料链接:1935年7月22日,俄国大力士马嘉乐夫来杭献技,马氏身高体壮,力大无穷,又善摔跤和西洋拳术。能轻易将猛牛摔倒,双手能折断10寸铁钉、卷厚铁板、断铁链,绳索捆身十六人牵不动,一寸方钢搁肩十六人弯之而马氏挺立。周游世界,表演绝技,罕遇敌手,自视天下无敌。

来到杭州,公然蔑视,张贴海报说:“与猛牛角斗”、“与中国大力士角斗”。何长海先生与他交手,马氏欺何先生年轻,又矮他一头,突发左直拳朝何先生面部击来,何先生往左一偏,出左手按扣在马氏左拳腕部,右手抬肘圈压在马氏左腕肘部,一团身一长身,随即左拳借腰腿之力直奔马氏下颌,一招“罗汉拿拷送经殿”,将马氏打翻在地、目瞪口呆。三日后,灰溜溜离杭。)

有一次全国摔跤比赛,我爸爸输过一次,那选手是内蒙人,从小抱一匹小马,一直抱成了大马。刚开始两个人僵持,我爸爸先进去做了一个动作,结果失手,那人人力气大,将我爸爸摔倒了。其实,按现在的规矩,先做动作的人是要判赢的。

我说这一段,就是说我父亲对“武林活拳”的要求,要练,首先你要练力,也就是能爆发出的实力。“武林活拳”并不是表演,不是花拳。

我爸爸以前在杭州鞋帽厂工作,不认识的人看不出他有一身武功。回到家中,帮我姆妈做篾子的帽沿儿。因为我妈妈不上班,除了家务,也帮鞋帽厂加工帽檐。

我父亲教我的东西实在是很多很多,不仅仅是武艺,还有怎样做人。但我承传下的,只是他的五分之一。他教我的拳术中,光罗汉拳就有好几套。我父亲自己不抛头露面,也不轻易让我出去表演。他去世后,杭州市武术协会一直要我出去。我第一次打了一套“武林活拳”时,内行人都说我是得了我父亲的真传,一定要我出来,要我担任武术协会的常委。到今年,都当了将近三十年了。比我迟进武协的,都成副主席,进政协了。

因为我这个人还是没有承传我父亲的谦和,说话太直。武协主席要一套大刀,人

家都叫好。我说不好。为啥，枪打一条线，刀盘一个头，你把大刀当棍耍了，你错了。你这样传下去，会误人的。他落不了台，我还是要说的。我说就像耍匕首，你要是把手朝上捏刀柄，就不是武术套路。刀柄朝下捏，人家一看，就晓得你是行家。

四年前，推荐我为拱墅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又一次亮出了全套“武林活拳”。在拱宸桥(运河文化广场)，钢管搭了一个台，我将力量爆发出来，钢管都会动的。所以，到现在我还是没有轻易教人全套“武林活拳”。我在物色人，第一就是“力”，这需要从小练起。也许，得考虑我的孙子。

因为这套“活拳”，浙江省第一个武术特技教练的称号，就授给我一个。1997年，我开了大刀。什么病？烟抽得太多，肺上结了一个块。手术以后，我就是靠一套“武林活拳”，养好了身体(曹：你的气色与精神都很好，看不出动过大手术的人)。

(资料链接：何子楚先生得的是肺癌，切除了大半个右肺。开刀3个月后，他开始练拳，破了医生说只有3个月生命的预言。)

我是从匈牙利回来后发现肺上的毛病，那时我老婆在布达佩斯做生意，那地方日本、韩国都开有武馆，就是没有中国人开馆的。我想开，但租个场地起码要付200万。好在那地方每个住宅区都有一个大的运动场地，开阔，干净，绿树成荫。我就在场地上教起了中国功夫，有几个阿尔巴利人、捷克人和当地人跟我学。那地方早上很冷很冷，年轻人还行，年纪大的就搪不牢了，一到冬天跟我学的人就很少。

也有看不起中国功夫的，认为只是花架子。有一个匈牙利人就来挑战过，1米8高。跟我学武的华侨告诉我，这人想和我比试比试。我说好的。我伸腿扩胸，突然爆发了浑身的力道，做了一套功夫，这个匈牙利人就胆怯了。他同我的华侨学生说，他是来学习学习的，不是交手。

我是签证期到了离开布达佩斯的，回来后，还有外国人写信给我，问我什么时候回去再教他们。

采访札记：

在采访何子楚之前，我没有做什么准备。所以，当他说何长海时，我张嘴“啊”了一声，我说你父亲就是何长海啊。

五十年前，我很瘦弱，我父亲常说，送你到何长海那里去打打拳头。这话一直没有兑现。一个原因是起了“文革”；另一个更主要，是父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脾气。

“何长海”三字,在父亲的嘴里,和所有的杭州人一样,是被叫成“胡大海”的。和大鼓书《大明英烈传》中的胡大海一样,是一个让人振奋的名字,一条好汉的符号。

当然,有关何长海的故事,我父亲说过很多,譬如何子楚讲到的他没敌过抱牛长大的蒙古人。可惜,何子楚的讲述远远没有我父亲的生动、有趣。或许,这其中的差异,有我幼时的单纯和如今的识见多广,但更多的,是市井百姓对何长海“追星”般的演绎。

浏览了1929年成立浙江省国术馆的资料。当时的国民政府派张之洞考察欧美,张回来后认为:中国的武术绝对优于西洋的体育。其后,中国武术一度被称之为“国术”,得到推广。浙江国术馆,由省政府主席张静江亲任馆长,辛亥元老黄元秀任副馆长。

为此,第一届西湖博览会也特设了“国术游艺大会”,其实就是比赛。海内高手云集,众多的名家此后也被留杭任教省国术馆,当时18岁的浙江人何长海先生也被聘为见习教师,从此,也在杭州人心目中竖起了他英雄的地位。

十年浩劫的“文革”,对“江湖义气”的追崇一度替代过无政府状态的政治真空和“狂热革命”后的冷静,何长海的名字更被“道上朋友”津津乐道。当时,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只见何长海的徒子徒孙在“出道混事”,而先生却默默无闻。原来先生也属于当年被“监管”的另类。

也就在这之前,默默无闻的何长海先生,在默默中以几十年的精湛武艺,汲取各家精粹,创编了七十三式“武林活拳”。如今,先生已去,该“活拳”由何子楚承传了下来。尽管何子楚说他只承传了父亲的五分之三拳路,但这一被行家们称之为不可多得的技击性很强的拳术套路,却已成了中国武术的绝响。

2010年7月,“武林活拳”被杭州市列为了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潜心『玩』十字绣十多年，
成为杭州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
设立『李秀英绣坊』，
为失业姐妹提供创业、就业机会。
十字绣发端于明末清初，
利用经纬交织刺绣出精美图案。

十字绣是从欧洲传进来的,也叫欧绣,不是瓠绣,很容易听错的。其实,我在四十多年前就开始玩十字绣了。(曹:啊?!)那时候真的不晓得这叫十字绣,我是在窗纱上绣的,同现在的十字绣法一式一样。绣的是啥啊,戴八角帽的毛主席,还有背雨伞去安源的毛主席。那时候新的毛主席的画儿一下来,我马上模仿绣了。当然绣得蛮像的,拿得出去的。

我为啥有这本事?从小就爱动手劳动,尤其针线生活。那时候我家旁边的针织厂有手帕分到居民区加工,一角钱一块,卷四个边,线脚要埋在里面的。检查也是蛮严的,不好,退回来重做,我都是交上去就认可的。我还给花边厂的花边翻边缝边,现在的花边大多是化纤布压制,以前是一针一针勾出来的。那是 1964 年到 1965 年,还有加工剥毛豆啊,剥豌豆啊,老墙门里,说说笑笑,围了一道。

我们家姑娘儿多,只有一个阿弟,我最大么,爹娘上班。我咪咪小嘞,只有十岁零一点时光,我阿弟才是个毛毛头儿。我跟了邻居学,给阿弟做鞋子。“砌”鞋底时没有顶针儿,一针一针桌子上顶,一张八仙桌子上,叫我顶得都是个妈咪(蚂蚁)洞眼。后来鞋底还是上歪了,我阿弟穿了几天鞋底就脱开。

我欢喜的东西一学就进,不学习的怎么学都学不进。你教我跳舞,随便怎么教,我脑子总是慢一拍,教几遍都是记不牢。就是十字绣,没有人教的,怪都怪煞。我这个人蛮坐得牢的,哪怕做姑娘儿的时光,坐一个上午都不动地方的。

那时虚岁也只有 15 岁,现在是还要娘抱抱嘞。我是 68 届的(1968 年初中毕业),1970 年 5 月动员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佳木斯 28 团,在集贤。说起来,那种日子

真叫苦,现在的年青人福气好,这苦头他们想都想不到的。

去黑龙江的时候,我真当很少说话的,除了从小大起来的邻居,出了墙门,见了外墙们的人都不响的。到了黑龙江,兵团里每天要在煤油灯下要学习,大家坐在炕上,头儿说每个人一定要发言的,不发是不散会的。人家随口荡荡,我没办法,写在纸上照读。

现在我退休了,十字绣绣绣,交际也广了,连外国人都上门了,话语也多了一点。

我是 1976 年回杭州的,回来后进了工厂。大概十年以前,我去逛“银泰”,逛到“兴合”,看到一片十字绣店,蛮老蛮老的,现在不做了。这一逛,就把我三十多年前的兴趣捡回来了。

当时我的第一副十字绣是一个女孩子的头影,一张靠背椅子,是剪影,这幅十字绣我不晓得放(藏)在哪里了。那时候做的十字绣,用的都是韩国的亚麻线,一小束线 3 块钱,买一套线就是 300 多块,还是 100 色的。要是买 500 色的渐变线,你算算,钱就不是小数了。

啥叫“渐变线”? (李秀英找出一包线来)你看,就是这,有韩国的亚麻线,有德国的棉纱线,一种红颜色从浅到深,就是几十种颜色,这样绣出的画面,有立体感,眼睛也有神气。你看,墙上的花篮,就是用了 100 多种的颜色。这线我现在都舍不得用了,为啥? 现在的市场全是便宜的化纤线,几毛钱一束,布料也是化纤布。

韩国的亚麻线,德国的棉纱线,都是在“兴合”那家店买的。那店后来也不做了,为了买线,我赶来跑去跑,儿子也为我开车去问。后来我赶到城西骆家庄,店里的人问我怎么晓得的,我说打听来的咯。我说为了十字绣,我哪里都会赶去的。

一个科威特人,是个内行。他问我是儿子还是女儿?我说是儿子,他说女儿就好了,你这线这布能传世了,以后在中国这种线都买不到了。他说国外的颜色比中国的多,这样绣出的画才能传神。同画家一样的,颜色越多,画的表现越丰富。我媳妇下半年要生孩子了,我想用这批线绣一批小格子的兔儿啊、斑点狗啊。



我为啥会同外国人打交道的，因为 2005 年我们家就被杭州市选为 3 个对外开放的家庭之一，湖墅街道是我一家，还有西湖区的南都德加，上城区的小营街道。各国国家的人来过不少了，德国的、韩国的、法国的、南非的、世界教科委组织的，还有香港、澳门的。

他们一来，坐坐话话，个把钟头，啥都好奇。他们看了我的家，看我的十字绣。香港人说，你们的生活都要比我们好了。他们说生活，当然包括物质的精神的咯。精神的，就是老百姓自己最欢喜的事情，我欢喜的，就是刺绣。

日本人也来的，一看到客厅中的这一对花瓶，就说在日本只有他们社长(株式会社)家才有资格放得起。看到这台 50 多寸的彩电(有花边布蒙罩)，他们还以为是假的，摆设的，问我能不能播放的？我说这电视比液晶还要好，叫什么？叫黑晶吧。看到我的十字绣，高兴得不得了，要买，我说不卖的。我也没有想到要送他们。

他们最喜欢哪一幅十字绣？一幅“金童玉女”，韩国、日本人看了都爱不释手的，网上标价 1500，我说给我 2000 块我都不卖的。还有这幅油画形式的“花篮”，你看看不大，要 100 多种颜色。厄瓜多尔总统看到了，他说他母亲很喜欢。

我这个人反应慢，也不接头(善解人意)他的意思。一般人家不问我讨，我是不送的。后来总统走了，社区的人提醒我，应该送他的这幅十字绣的。我再和我先生一人捧了一幅装潢好的十字绣“追”出去，他们正好还在社区参观，我们送给了总统，他蛮高兴。后来不晓得是 1 月 3 号还是 2 号，报纸的蛮大一块版面报道我。我不晓得的，还是我先生的同事告诉他，他才买了一叠报纸回来，亲戚朋友分分。

其实我也晓得这也是一种文化交流，是展示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我这个人的脾气，不会掙(杭州话：主动的给予)上去送你的。我们阿公老头(公公)以前住在干休所，他去世之后我们还是年年去干休所，看他的一些老战友。那些老人都喜欢我的十字绣，送他们十字绣也是我年年春节要做的事情，蛮拿得出手的，比送啥都好。今年要送的准备好了，年纪大的人对毛主席像是蛮高兴的，就送这幅。

我的十字绣只送人不卖的，个性啦，一卖，就觉得俗了。送人的十字绣，要配镜框的，镜框钱也不好说嘞，好的都要上百块，最好的四五百块都有。卖镜框的人的说，以前的镜框买去都是装潢书画的，现在少了，装潢十字绣的反而多了。

这是我一些送人的十字绣留下的照片，大概有四五十张。这十来年，我送出的十字绣不知其数，这也只是冰山一角。你看这幅“向日葵”，我告诉外国人，这是梵高的，

他很惊奇,眼睛瞪得溜圆,翻译翻给我听:说你也不知道梵高啊。

这一幅“豺狼虎豹”,是先生的一位开店的朋友一定要我绣的,说是辟邪的。他拿去挂在店堂中,人家看了也欢喜,一定要,后来只好再绣一遍。这是我儿子的一个朋友台球房开张,我就绣一幅台球桌,送出去后,儿子的朋友都说这礼物蛮别致的。我现在绣的这幅五只小猪一只猪娘,绣起来就有点复杂了,准备送属猪的一个同学。噢,你看的这只“雪豹”,眼珠用了好几种颜色(曹:哦,一双眼睛确实有威光)。

我妈妈住在城西,总觉得晚上房间里有“悉哩嗦咯”的声音,一个人心里慌牢牢的。我给他绣了一只狮子,眼睛也是用了好几种颜色,威光十足。我妈妈挂在房间里,她说晚上“悉哩嗦咯”的声音就没有了。我晓得这是心理作用,但老人还是相信手工的东西,做的人心诚,能辟邪的。

我先生的一个朋友,生了一个儿子,属虎的。送别的东西都有的买的,意义不大,我就绣了两只小老虎。后来他同事说,我儿子看到这幅老虎画就哭,看到这老虎就哭。连他老婆都说,这老虎的眼睛晚上会得发光的,滴绿滴绿的,吓佬佬的。我说你们挂在卧室的门外好嘞,或者客堂间。这也是心理作用,但也好说我绣的传神。当然,绣线的质量也好。

我带过二三十个学生,现在都绣得蛮好了,下岗工人也有,湖墅街道组织的。织得好的,也有在网上卖的,做到“皇冠”级了。我有一个同学,我送了她两幅“发财树”,另外一个同学看到,欢喜煞了,也开始学起了十字绣,入迷了。她说她要绣 100 幅,留给孙子。

我说刺十字绣总比跳舞、打老 K,又麻将要好,不伤家庭的。现在学十字绣也方便,有图纸的买,网上也可以下载,照样绣,不需要打画稿的。现在我的眼睛一点都不老花,都说经常刺十字绣的人眼睛特别好,我也是晚上一边看电视一边绣的,慢慢来,不急。只有人家的店要开张了,谁要出国了,我才赶时间绣(曹:都说刺绣陶冶性情),我也是随性,不会弄得太功利的。

采访札记:

问李秀英有 60 岁了吗?似乎有点失礼,但我的资料上是这么写的,我还是不得不证实一下。她说是的。更不可思议的,是她和我一样,四十年前,去过黑龙江。

但我怎么看,她几乎只有 40 出头。我几次问:是否十字绣能使人恬静养性的缘

故？李秀英几次回答说，是生活的规律和与世无争的性格，“我心蛮静的”。

李秀英说她十几岁时，曾在窗纱上用十字绣的方式，绣过毛泽东去安源，绣过戴八角帽的毛泽东。那是一个文化生活接近沙漠的年头，毛泽东的那几幅近乎艺术的画面，完全像沙漠中的绿地，刻印在每一个有意识的中国人的头脑中。你要绣得让人认可，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李秀英绣了，绣得不但拿得出手，还送了人。

在一个任意会被人颠倒黑白的时代，绣毛泽东的头像，几乎就是在刀尖上行走，但李秀英走了，以她的毫无防备的心，绣出了一幅幅被人认可的作品。至此，我真的怀疑后来十字绣一时风起的历史。

李秀英说十字绣是从欧洲传进来的，也称欧绣。这名与瓯绣几乎相近，但与瓯绣的立体感与繁复相比，十字绣确实是简洁得多了。没有刺绣工该有的“花绷”，没有湘绣该有的立架，任何人都可以随时随地尝试。但像李秀英这样，将一门艺术无负担无功利地当一件平常的消闲来做，也是少见。

李秀英找出了“家”、“和”、“顺”一套三幅十字绣，摆在我的面前，供我拍摄。“家”、“和”、“顺”，也如她的生活与家庭，一种自然而然的内心表达，一份温馨自得家庭美满。我想，这一切，都应该与她的十字绣有关。



剪纸已有80多个年头，
不仅工艺精巧，
还具时尚气息，
剪的蝴蝶最传神，惟妙惟肖。
刘爱奋和爱人都是『剪纸能手』，
夫妻两人乐在其中。

我剪纸只有7年,不长,2005年开始的。小老百姓啦,无么(物)事好写咯。剪纸,也没啥技巧,剪刀剪剪,小刀刻刻。阿拉(我)小时候就喜欢剪纸嘞,剪窗花喽。“文化大革命”时光,也剪不少日脚(日子),主要是剪“忠”字哎,忙都忙煞哦。

阿拉、老头子(丈夫)都是(浙江)镇海人,一个村的,同学。阿拉两人一直是两地分居,他是搞建筑的,天南海北跑,一直到退休,才一起住到杭州。我从小也是规矩人啦,都要做针线生活咯,空落来剪剪纸。后来参加工作,在宁波个单位,一直还要照顾我妈妈。

我剪纸,正式是从退休开始咯,我宁波到杭州,空落来,没啥事,剪剪纸解解闲气,想剪啥就剪啥。他有空么,写写字。外面有工艺美术个展览会,一道去看看,看看人家的画,看看字,看看剪纸。阿拉两人现在都八十几的人嘞,毛病都没有得啦,

我剪纸,是阿拉老头子打的画稿,咯(这)是全靠老头。你看,墙头上的画,字(书法),都是他写的。我们是平常老百姓啦,街道里要我去参加比赛啦,得不得奖无所谓咯,重在参与。

就是这幅剪纸,说是入选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嘞。你看,蛮有趣咯,一面是杭州的保俶塔,一面是上海的东方明珠塔,表示祖国大地啦;上面嫦娥飞天,还有卫星伴了身边,表示传统和高科技结合啦。

这张是“凤戏牡丹”,蛮吉祥的;这张是“爱心拥抱地球”,这双手剪得“佬适宜”,也是我老头子的创意。这只镜框里有五六十只蝴蝶,只只不一样咯,用花纸剪咯。咯(这)是一对老虎,毛毛剪剪繁煞咯。咯(这)是电脑上拷来的,六个小朋友,三只面孔,

剪纸蛮适合的。咯是阿拉外孙女要结婚,要带去的“鸳鸯戏水”,杨柳嫩枝,表示的是春天。

社区有啥活动来叫我,早上买完菜我就去,不计报酬咯。纸啊,镜框啊,都是自己花钞票买的。后来社区蛮客气咯,给我买的红纸啦。你看看,这就是社区搞活动拍下的照片;这是华侨小朋友(港澳台的小朋友),来了一大批,七十几个,满满一房子,要我教他们剪纸。小学生也是经常来的,课外活动哩。

每一次社区搞现场活动,人家个摊子都冷冷清清,就我咯摊最热闹。这个是蔡奇市长,在阿拉社区的照片,我送他“福”字,伊啊笑得开心煞,阿拉还笑得开心煞。你看,就这“福”字,一幅字,四圈 80 多个图案,我后来又照式照样剪了一幅。这是街道妇女干部搞活动,要我去,一帮小年青,都要跟我学剪纸,老开心,还要送我一束花,老客气。

前年社区展示民间手工技艺,除了剪纸,我还把阿拉镇江农村的香球也拿出来,一个相求要用 36 片缝起来,杭州城里看不到的。那天,《杭州日报》、《今日早报》、《青年时报》都登了。照片上这只大的香球,展示会开好,被某人偷去了。

我也没有啥故事好讲,讲剪纸的辛酸苦甜,也无啥。我剪纸也不求名,也不求利,没啥烦恼。做人么,开心就好。有人喜欢要阿拉的剪纸,就分分,大家开心。就这花纸要 10 块一张,剪好一幅,要挂起来,要送人,就要做镜框。玻璃纸卖不起啦,镜框是蛮小来兮一块都要 35 块。没有镜框(陈列剪纸),送送,分分,没有意思咯。

阿拉日脚过得老开心咯,老头子手抄的《三国演义》、《水浒传》,有好几十本,请人按老书(古典书籍)装订起来,钞票都花了好几千(刘爱奋请先生给我看满满一柜子的手抄书,线装书一样的,一匣子一匣子摆得满满登登,匣子的木工不精细,但开启自如)。

来。老头子,拿出来让曹同志看看。

采访手札:

刘爱奋,淑雅恬静,看得出,也听得出,有在线大家闺秀的影子。丈夫刘大伟,都是一个“刘”姓村子中长大的。从刘大伟先生的补述中听来,俩人很有青梅竹马的故事,说不上催人泪下,也称得上感人心肺。但你要是一触及这个话题,他们总是回避。或许,岁月的褪去,更让人珍惜的是眼前。

退休以后的刘爱奋宁可守在家里,当然,做文章的完全可以将这情节与剪纸结合,将她的剪纸情结说得更为圆满。但我没有这么做,因为我听出来了,刘爱奋与刘大伟从初中分手,一个出来读专科,一个留下读高中,后来结婚,度完蜜月又劳燕双飞。一个去了西安,一个还是留在镇海。

刘大伟说,他在学校读的是电气,1953年参加工作,1955年到西安,盖了一个造“客秋莎”大炮的工厂,后来就改行搞工程建设了,当年是属于建设工业部的。这个部,后来叫了“建设部”,再后来,又叫“住房建设部”。名字更替,改不了天南海北搞建设的生涯。杭州钢铁厂、绍兴钢铁厂,杭州饭店他都参与过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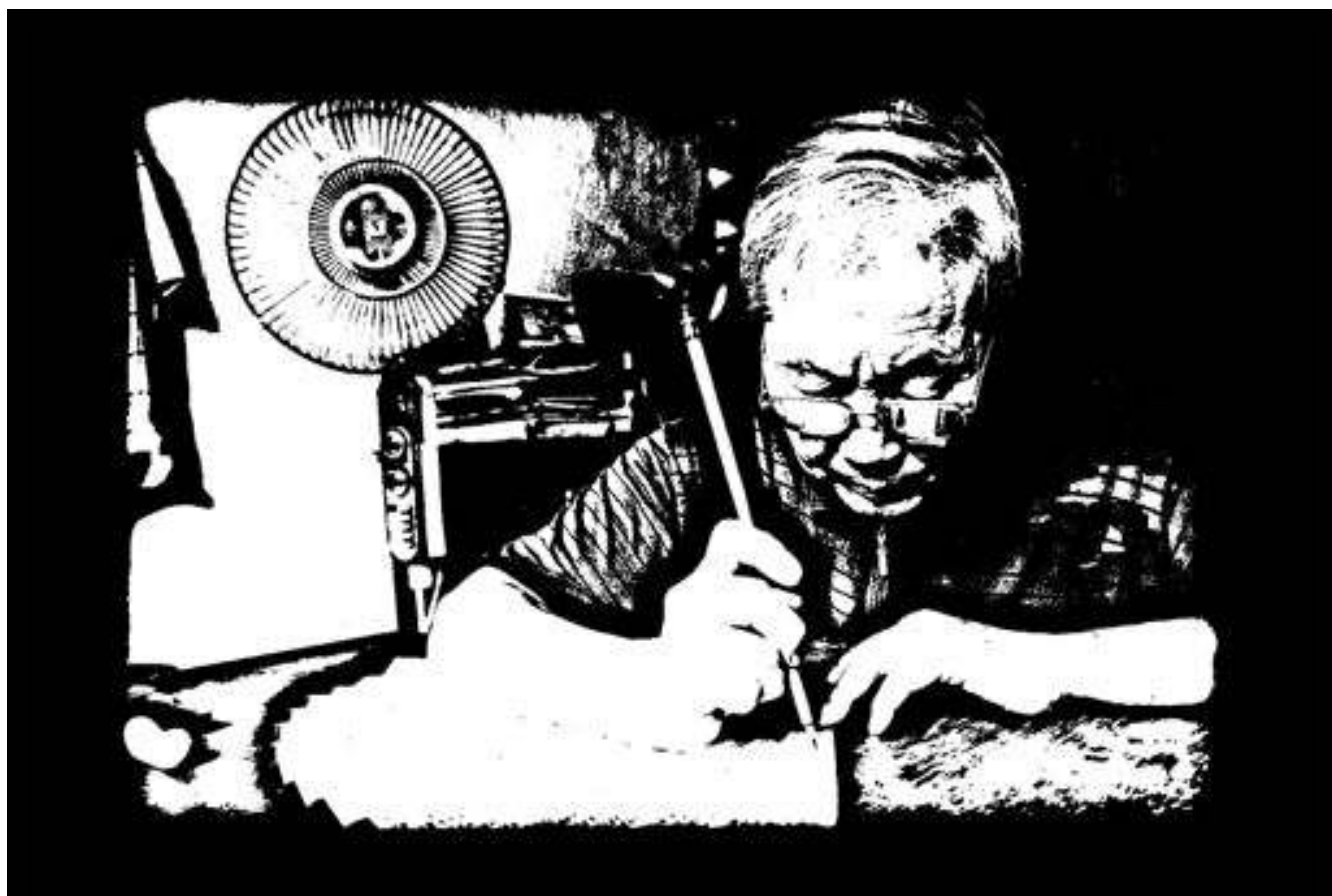
但刘爱奋并没有跟随在他的左右,因为家还有一个有病的老母要照顾。他俩继续两地分居,一直到了俩人相继退休。刘大伟先生说刘爱奋以前做的是会计,退休了,人家请她去,她不去。这一点你信不信?反正我信。改革开放,非公企业崛起,财务人员一时奇缺,一个会计兼几个厂的都有。

刘大伟退休前任中国建筑公司浙江分公司总经理,他说他一退休,人家马上返聘他,“我说我不做了,奔波了一生,该享清福了。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话我相信你和我都一定相信的,因为刘大伟手中的资源,在当今的社会,就是财富。

刘大伟的话和刘爱奋如出一辙,不难听出,这一个曾为国家建设做出牺牲的家庭,如今,他们要弥补,他们要厮守在一起,共度这美好的晚年。于是,剪纸与写字,成了他们最美好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载体。

相比刘爱奋说剪纸,刘大伟先生说写字就更有成就感了。因为有收藏者出高价(据说几万块)买他的一套十几部的手抄《三国演义》他都不肯。当刘大伟先生将他的部分作品在地板上一一展开:唐诗300首、宋词300首、诗经,还有黄公望的富春山水图、运河新景图,在我看来,无一不透出老夫妻爱的结晶。

刘爱奋家简朴、整洁,但两老的精神生活,丰富得令人羡慕。



金老被称为『奇人』，
与肝癌拼搏了22年，
却耳不聋眼不花，思维敏捷，
他的健身秘籍就是书法。
他认为书法与养生精神想通，
能移神、怡神、砺神以及锻炼身体。

今天我刚刚动笔写《道德经》的“弟子规”与“孝悌”，两篇。“弟子规”已经写了一部分，你看，用的是四尺三分的条幅，《三字经》的形式。

我是6岁开蒙(进私塾)的，启蒙先生就是一个当地有名的书法家。他先是教我描红，就是在红虚线内写毛笔字，过去的书写工具就是毛笔，一定要学的，最早写的是《三字经》，现在又开始提倡了，国粹啊，断绝了是很可惜的。我是九岁学书法，先生就开始有书法起转承合的要求了。

小时候写毛笔字，老师走到后面，往往会夺你的毛笔，看你捏得紧不紧。古人还在毛笔上吊三个铜板，也是为了练腕力。毛笔字要想写得好，靠的是几十年的“修功”(修炼)。当然，那时也是没办法的，书法工具就只有毛笔。

哪怕出远门，读书人一块砚瓦，一支毛笔一块墨必定要带的。考究一点的，砚瓦是只铜盒子，一支毛笔戴顶铜帽儿。这样的砚瓦和毛笔，永远保持湿润，像现在的签字笔一样，随时随地可以写了。现在的伢儿练毛笔，一曝三寒，靠父母逼的。有的人基本功都没有练好，就想龙飞凤舞了，就拿出去称什么书法了。人家一看，字都是飘的。

我一直到县城读初中都在用毛笔，英语课记笔记、抄单词都是毛笔，三个铜板一支，用一个学期。高中二年级，才开始用钢笔。这支钢笔是村里一个在外面工作的人捡来的，我爸爸听说了，打了两斤老酒跟他换，我才写上了钢笔字。这钢笔很差，还是毛笔顺手，后来到了杭州市劳动局秘书科，人家钢笔用得很溜了，我还是用毛笔，打了六七十年的毛笔交道。

我们东阳是耕读之乡，文化底蕴很深。原来东阳和义乌是一个县，解放后光科学

院士就出过十个,教授是数都数不清。我是大专生,解放初期就分到杭州市劳动局,后来要我们这些笔杆儿到市里去学习,回来进的秘书科。

市劳动局的局长是王平夷,北大历史系毕业,文化很好的,南下时又是部队挺进报的主编。不像有的部门工农干部当头儿,看不起读书人。他改我们的文稿,开始也是用的毛笔,像老师,用的是红墨水。那时候报馆里要我们写稿,我们写完要给王平夷看的,他看了不对就会改。报社的人说,你们王局长批过,我们改都不用改了。

受他的熏陶,我们在文字上是很讲究的。那是我们写文件,存档的,分送的,要手工抄好几份,一般都是我写的毛笔字。要更多几分的话,就用钢板刻蜡纸,油印机印。再后来,调给我们秘书科一台打印机,打出来的文件跟印的书一样,大家惊奇啊,都涌到我们办公室来看。科长急了,要我写一份通告贴在门上:“打印机重地,闲人莫入”。

我最后不用毛笔办公是在“文化革命”的后期,精简机构,杭州撤了好几个局。比如劳动局、民政局等。劳动局只留了5个人,我精简回了东阳,先教书,后在图书馆,又搞过职工培训,但那里,都晓得我的毛笔字写得好,婚丧喜事、贺联啊都要找我写。还有“文革”,最多的事情就是被人“捉”去抄大字报。七十多年,一支毛笔始终没离开过。

我用的是狼毫笔,一支狼毫大概能写一万个小楷。小楷一般都在两公分以内,想笔锋、笔丝、笔意都能表现出来,只有用狼毫笔,而且还是狼尾巴上的毛,最好是冬天杀的狼,一场大雪过后的狼。这样的毛笔,笔锋柔软,运笔自如。

以前我用的是“邵芝岩”的毛笔,现在用的是“新兴斋”的。新兴斋老板是杭州大学毕业的,他的小楷也在全国得过奖,书法上的有心人,他下决心自己做笔,为啥?邵芝岩名气一大,吃老本了,质量不好了。我也是为了找好毛笔跑了不少地方,找来找去,有一次在展会上看到“新兴斋”的毛笔展柜,一试,不错。现在“新兴斋”在惠民街的文化用品市场有。毛笔字写到一定程度,笔、墨、纸都会讲究的。

我的字现在有点小名气了,有什么书法展览总会来预约我的。展出以后有人要,我也卖的。这功夫花下去,也要卖几个功夫钱。像这样的黑纸金粉册页,先要打格子;金粉是日本的工艺粉。小楷啦,要的是一丝不苟。你看这把12寸的折扇,我写了300首的唐诗,1万多字,省文化厅已把它列入省民族民间艺术资源普查保护项目。这把扇我无论如何是不卖的,是要传给子孙,这是精神遗产啊,很宝贵,没办法用钱

来衡量。

说是写字,其实是修身养性。我是 66 岁那年发现的癌症,肝癌,过去叫癌中之王,到今年 12 月份,正好是 22 年。当时发现时已经和鸡蛋这么大了,是中晚期,先做化疗,后的动手术。肚皮像扇子一样打开,拿了左边大半的肝,刀疤缝了 30 多针。还好后来没有扩散,都说我是写毛笔字的缘故。

我想想也有道理,写毛笔字,就像体操锻炼,所以也有人叫它“艺术气功”。身体是形,精神是气,写的时候头正、身直、臂开、肩松、指实,还有掌虚、腕平、肘悬,一笔一划,都有很强的节奏感。老祖宗的毛笔字啊,真的能叫你筋络贯通、血脉和畅。什么叫“意守丹田”?写毛笔字时你自然而然就做到了。

我总结出写毛笔字的六个字:“移神、怡神、砺神”。移神,得癌症是很痛苦的,尤其化疗,没经过的人很难想象。一写毛笔字,精神转移,痛也就轻了。都说得了病最好要做到“精神转移”怎么转?精神集中在写字上,痛苦、烦恼你都忘却。当一幅好的作品出来,你就会相当开心,什么世事、俗事,全都抛掉了。

还有怡神,毛笔字写得好,是一种享受。看到别人的好作品,人就像在万花丛中,快乐;还有砺神,不少人都不明白。我说,看看是你在磨墨,但不是人磨墨,而是墨磨人,是墨在磨砺我们的意志。写字,其实在写人的意志哎。你心里有什么不高兴,写字啊,写进去了,心里的郁结就散尽了。

人家说,哎呀,这么热的天你还写它做啥哦?他不晓得啊,我这是在享受啊,比人家在空调房里都舒服。人家不信,大冬天我在写字,他不写反倒手冻得要缩进袖筒里。我说你摸摸我的手,他一摸,说奇怪,热乎乎的。

毛笔字写得好,首先是自己享受;拿出去,人家看了也是享受,这才叫艺术。过去我又不晓得会去参加什么书法比赛的,会参加什么书法家协会的。写毛笔字,没有一点功利性的。现在的家长,一教孩子练书法,首先想到的是功利,这样是很难练好字的。我也是人家发现我的书法炉火纯青了,介绍我参加杭州市书法协会的,后来参加浙江省的,再后来我参加国家的书法协会。

现在搞书法的人好多好多,每一次搞全国大赛,报名的是好几万人。一次征稿,几十万幅字寄来了,千军万马走独木桥来,能中评委意的,凤毛麟角啦。我每次报送的都是小楷,评委给我的评定也是相当高的。一次是全国老年书法大赛,60 岁以上的老人,3 万 5 千幅字,结果得奖的只有 340 幅,百里挑一啦。我还有一幅文天祥的《正

气歌》，用的是真金写的，我一直珍藏着，你要是有兴趣，我拿给你看。

我身上的“头寸”（头衔）有不少，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啊，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研究员啊，省优秀民间文艺人才啊，市民族民间艺术家啊，得来都是不容易的。譬如，市民族民间艺术家，整个杭州地区只有 11 人。但我还是在乎两个“头寸”，一个是《康复之友》报的编辑部顾问；一个是杭州是癌症康复协会的顾问，其他啊，我都不会和人斤斤计较的。

要是癌症康复协会有什么要求，我什么都可以放一放的。今年癌症康复协会成立二十周年，二十多个单位赞助的，每一个单位都要写匾送他们，这些工作就靠我一个人。全国要召开什么会议，来函邀请我，干啥呢？都要写作品送人。像抗震救灾啊，党的九十周年啊，贫困乡县的慰问啊，见义勇为表彰啊，希望工程啊，我是有求必应的。写个条幅，写个中堂。很多。有的就不去了，精力有限，这个展那个赛的太多，也不好。

采访札记：

去金玉琪老先生家是个热天，因为给我的手机号码不通，我是“撞”上门去的。金老先生光了膀子正在准备写小楷《道德经》。我没想到，84 岁的金老已经是“鬼门关”上走过一趟的人了。他 1991 年 11 月确诊为肝癌，一斗就是十四年。金老松下裤子给我看大蜈蚣一样的刀疤，几乎是像在说别人的故事，我一时有点震惊。

之前也有人写过金老的人生，可惜我没有查索。金老说他在 40 岁之前双眼只能看清报纸上的大号标题，小楷几乎荒废。癌症康复以后，金老居然连小号字都看得一清二楚。到了 80 岁这年，他用蝇头小楷在一把 12 寸的扇子上写了 300 首唐诗，真的像是在说奇迹。

84 岁的金老性格开朗，声如洪钟，身体依然健旺。在蜗居似的斗室中，他常常为找一幅字给我看，翻了东头翻西头，好在老人居住的是底层，不是很干燥，但相对阴凉，大热的 8 月，金老没有满头大汗。但我还是在想，老人为社会不遗余力，社会也应该给予他们一定的待遇，譬如工作室。

毕竟，这样的民间艺人是越来越少了，而能成为书法家的，更少。

临走的时候金老送我四个字“厚德载物”，品德像大地一样容纳万物，很像金老。



陈华泉人生中的绝大部分时光，
是在运河边度过的。

运河，见证了他人生的变化；
而他，也见证了运河的变迁。
他用 D V 记录运河变化的点点滴滴，
他创作《运河大合唱组歌》歌颂运河。

我有没有唱响的歌曲?怎么说呢?你说“小妹妹坐船头”唱没唱响?唱响了,是吗?但我看来,并不等于好歌曲啊。我说,没有唱响的,不一定就不好。

我老婆、儿子和我一样,一看到电视上摇头晃脑唱爱得要死的流行歌,不看的,马上选台。一开放,什么歌都唱了,不是说不好,但我创作歌曲,不会跟了跑的。为什么要唱红歌,就是因为还有靡靡之音。

你看(陈华泉指了指电脑显示器),我正在创作杨义伟的歌,歌唱神舟五号,这么大的事情,哪一个歌唱家唱响过了?国家的“十二五规划”,你听没听过唱响的歌曲?没有!这种文化状态,我是不能接受的。

我根据什么创作这歌曲,媒体的主要报道。我将报纸扫描,储存,慢慢消化、感受。一旦感情出来,曲子自然而然歌就出来了。

有人问我,你是不是浙大退休的啊?我说我不是“浙大”的,是“浙麻”的。

我13岁从绍兴到杭州,12岁前么,在老家读过一点私塾。1951年,我18岁,进了浙江麻纺厂,一做做了42年,直到退休,现在80岁要“碰牢”了,住在运河边没动过地方。我一直都说,你要晓得社会主义,你要了解全民企业,你就来了解“浙麻”的工人。

我从小喜欢拉二胡,喜欢哼几句。刚解放时,我还不到16岁,杭州城里到处都是歌声,我就挤在人堆跟着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你是灯塔,照亮了我们前进的方向……”哪里有歌声,我往那里挤。进了“浙麻”,唱歌的机会更多了。

当时“浙麻”工会的文娱活动搞得不错啊,你看(陈华泉从电脑中弹出一张老照片),这是1958年杭州庆祝“七一”群众歌咏大会,“浙麻”工人的演出,指挥的就是

我。这也是,在老的东坡剧院,1959 年的照片,指挥也是我。这在新建的市体育馆,1964 年,“杭棉”、“浙麻”工人联合大合唱,也是我指挥。

我们不光是照搬照唱,还改编、创作。1956 年,我创作了第一首歌曲《工人大合唱》,,到省、市汇演,都得到过好评,得过奖。厂里很重视啊,派我到当时的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去进修作曲,我也成了市音乐家协会最早的会员。

从那以后,我写的歌就多了:《南运河边麻纺厂》啊,《工人要当发明家》啊,《五好工人歌》啊,还有《工业学大庆》、《千军万马争上游》、《中国人民有志气》、《我们是英勇的工人阶级》。

“文化革命”,人家打打杀杀,我还是埋头琢磨歌曲创作。我的一首“歌唱毛主席歌唱党”,浙江日报也登出来的,你看,这就是 1972 年 6 月 25 日的剪报。这首歌曲出来以后,记者专门跑了好几趟来采访我。

这墙上挂着的小提琴,就是那年停工停产“闹革命”时做的。靠一把锯子,一把凿子。什么木头?是边角木料啊。在麻纺厂,我人缘不错的,车间、科室都有我们合唱队的人,要点胶啊,车床车个琴弦把手啊,没问题。你看,这琴都快四十年了,就孩子摔裂了一点边,拉起来音质还是很好。



你看这把小提琴是不比一般的要小?我特意缩小了四分之一。为啥?是为儿子、女儿做的。儿子后来也爱好音乐,女儿啊,就不行了,一拿起这小提琴,就哭啊,眼泪哗哗地下。现在我孙女的条件就好了,2 万 3 买了一台钢琴,弹得很不错。

我的文化,是进了“浙麻”后边上班边学习得到的,后来进了计划科。1982 年,我们计划科是全市的企业中第一个使用电脑的。当时给了我两个大学生协助,他们有电脑知识啊,但刚进厂的大学生啥也不懂,大家互教互学。

那时候的电脑显示的全是英文,Word、Excel,没一个汉字。每月的计划排列,全要英文,发下去,谁懂?当时我们就摸索怎么用汉字显示,当然,不是开发中文软件,是汇编语言,汇编码,也就是机械式的造字。从那以后,我就没离开过电脑,整整 30 年了。

1993 年我退休,每天啊,一早一晚,走在运河边,看到运河两岸的变迁,就想表达出来。每次听到《长江之歌》、《黄河大合唱》,我就想,杭州应该要有《运河大合唱》。

2002 年,我开始《运河大合唱》的创作,一个乐章,一个乐章的写,一共写了六个乐章:《大运河,我的母亲》、《运河岸边常思量》、《运河处处好风光》、《梦寻千里大运河》、《运河儿女跟党走》、《运河世纪行》。

2004 年,《运河大合唱》由拱宸桥文化站组织合唱队首次演出,杭州市青年会合唱团也排练这组大合唱,陈祥文、陈增福、叶卫强、王丹军等音乐专家也做了精心指点,后来连续三年的演出,得到省、市、区领导的肯定和支持,还得过奖。这是 2007 年 7 月,在运河广场,省国土局主办的“国土日”晚会上唱的第一乐章“大运河,我的母亲河”,刘忠虎主持的。

你到网上去浏览一下,《运河大合唱》放了四年了,点击率很高。我放给你听,你的感觉会不会和我一样?哦,这是在网,不是我的电脑里,先得听一段广告,没办法。你听听,这是第三乐章,“千里桑园绿,万顷稻花香,高楼入云霄,人间有天堂”,风格是优美抒情。

这是第五乐章,美声唱法,就气势磅礴了(陈华泉跟唱):一条大河,浩浩荡荡。铁船长龙,乘风破浪。这视频的背景,是国庆 60 周年我在运河边拍的。是的,为创作歌曲,我下本钱的,摄像机有两台,电脑主机和显示器更新过好几次,扫描仪也换代过。爱好啊,没办法的。

你听出来了,朗诵也是我配的音。请人要钱啊,我不是做广告哎,请不起。运河申遗(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杭州来说是一件好事,有关部门的工作还是没做好。我的歌曲一出来,人家说,你老陈拍马屁。我说我就拍马屁啊,为运河申遗“拍马屁”有什么不好?

我还在网上为西湖申遗出过力,你听这首《西湖十景》,我将“西湖十景”全编在一首歌里了(陈华泉唱):西湖风光美,杭州风光美……,这歌手是朋友请来的,视频也是朋友帮助做的,唱得美,视屏做得也美。西湖申遗成功,运河申遗也一定会成功的。

这是《红苹果》周报,2011 年 3 月 11 日的,有《运河大合唱》的报道,你看,一个版面。但没有说到我创作的组歌《千古长流》,也是唱的运河,六首歌:“运河魂”、“运河怀古”、“送客行”、“江桥暮雨”、“锦绣运河”、“京杭大运河圆舞曲”。“运河怀古”用的是唐代皮日休的诗,“送客行”用的是宋代陆游的诗,“江桥暮雨”是明代聂大年的诗,

“锦绣运河”用的是江南民谣“紫竹调”。

这组歌的音韵是力求古朴,譬如,为体现“运河怀古”的“尽道隋亡为此河”,我采用了委婉徘徊的旋律。《送客行》是陆游从鸡栖(现西溪)送亲友到卖鱼桥,看到码头上热闹非凡,写下的场景:“谁知小市萧条处,胜有丰年笑语声”。我想,只有还原古人的诗词,用音乐与画面的结合,才能表达千百年来人与大运河的原生态,才能表达消失的那种“运河魂兮纤夫泪”。

最后一首《京杭大运河圆舞曲》,你听听,水一般的旋律,波浪一样的起伏。画面也是衬托出这样的意境,滔滔河水,水载着我们的希望,千古长流。

吴菊萍,杭州人都知道。我很被她感动,这是我做的音乐专题片“妞妞醒来了”,背景音乐用的是世界名曲《仁爱》。你看,整个事件的回顾:妞妞是怎么掉下来的;吴菊萍是怎么接住的;手是怎么断的;医院是怎么抢救的;社会是怎么被感动的。马云非常厉害,头脑非常厉害(陈华泉跟唱):风儿吹,鸟儿唱,天空多晴朗。(陈作朗诵状)我带上新世界新的牵挂,将妞妞醒来的消息,告诉大家。

你说,妞妞抢救过来了。我怎么能不高兴啊。假如我是妞妞,我有了这第二次生命,生我的是妈妈,给我第二次生命的是谁? 吴菊萍啊。在妞妞的治疗中,我还用《德奥夏克 e 小调的第九交响曲》配音创作了“运河老人的祝福”,上传到“爱西柚”网,点击率相当高。

你发现没有? 我做的歌曲视频,都有曲谱显示。你看到过电脑网上、电视屏幕上的唱歌出现过歌词带曲谱吗? 没有,出现的只是歌词。这也是我的首创,在音乐学科上,叫视唱训练。电视上的歌手比赛,往往有识谱的一段要求,但显示的曲谱是扫描上去的。我不是,我是直接在电脑上打出来的。所以,我创作歌曲,也是在电脑上操作,修修改改,像操作 WD 文档那么方便。

这是音乐创作上的创新,我还写了论文《用 OFFICE 做简谱》。我说,五线谱为什么会普及不开? 简谱为什么会传开? 就是因为简谱简单,易懂,容易谱写。我搞的“简谱 OFFICE”,更简单,只要你在电脑上会操作 OFFICE,就会谱写歌曲。

我问别人,我有一首歌,你能不能在电脑上给我打出曲谱? 他说,不能。我说我这本书就能教你怎么写谱,而且是直接在显示器上出现,能作为普通文档输入、编辑、发送、存储、打印。那人看了这本书很欢喜,问我哪里能买到? 我说暂时买不到,这只是我的稿子。我是将这本书给出版社出的,他们要我 3 万 2 千块,我拿不出。

我这本书经历十年的实践和磨练,也得到了省、市音协的赞同,他们说这是音乐

文化创新,有利于音乐的大众化推广与应用。但也有音乐文化人,包括一些教授觉得不以为然,《钱江晚报》的记者就专门去询问过专家,问他,你看这本书的价值如何?那专家说:业余的水平是可以的。一副看不起的样子。为什么?文人相轻啊。要是认可了我,专业的,拿了国家钱的人脸搁哪里?

我很欢迎你来谈谈聊聊,就怕谈不清楚。有些记者来,还没有谈透,他就把我写出去了。我想再将资料给你,你要是能好好读一读,将理解写进文章里,就会更好地推动 OFFICE 简谱的宣传。

采访札记:

陈华泉真可以说是老而弥坚,一个 78 岁的老人,说起歌曲创作,自信自傲;说起 OFFICE 简谱得不到推广,不依不饶。就像他跟唱电脑上的歌曲,完全的陶醉,几乎将一边的我视作无人。他每一句话所表现出内心充实、坚强、追求,都像显示器一样明明白白写在他的脸上。

陈华泉的书房就是一个电脑制作室,如果不是事先知道他的年龄,单凭他凌乱的电脑桌和对电脑娴熟的创作,你肯定以为他只是一个 50 开外的人。但只要你一听他说起五十年前当一名工人的自傲,当一名工人的荣幸,你才会发现,那只能是一个 70 岁以前的老人发自肺腑的声音。

在以往的采访中,我不止一次听“浙麻”人说起当年。20 岁左右的他(她)们从贫苦的农村、山区招工到了“浙麻”,那正是一个热天,一人一顶帐子,一张席子,一张上下床,生活用品全供,吃穿全免。军事的供给制移植到了新中国最初的建设之中,连每天的早餐都是前苏联的模式,牛奶加面包。这对于从农村来的苦孩子们,真的如同掉进了蜜缸,跟不要说丰富多彩的文娱生活了。

从那一个时代过来的陈华泉,深深地留有那一个时代的烙印;对时代的变迁也有自己深深的感受和固执的价值观。更可宝贵的,是他对新事物的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对新问题的痴迷不“悟”的创新。

我不能妄自评论陈华泉老人的 OFFICE 简谱,但我想,既然有的音乐家能认可这一种创新,认为能带来音乐或者歌曲的大众化推广,哪为什么我们的音乐文化部门不能给他一个结论呢?至少,也应该帮助陈华泉来修订、完善。

“老而弥坚”这词,只是对“老”而言;但在陈华泉的身上,我真的看不出老来。



中国中原书画院名誉院长，
美国纽约清风堂中国山水画家。

为山水画大师孙慕唐、黄宾虹入室弟子，
又得潘天寿大师教诲，
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
对『中国真丝绸山水画』做出开拓性探创。

小时候我住在栖霞岭,很喜欢画画,要死要活寻来寻去寻老师。其实我家离黄宾虹先生的家不远,那时我蛮小嘞,哪晓得高师就在眼前。记得有一天我看见他在画画,我就在一边看,去了几次,他问我:小朋友喜欢画画啊。我说喜欢的。他说喜欢就跟我学。

从那开始,黄宾虹先生就教我了一些画国画的基本功夫,我也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国画大师黄宾虹。我年纪小,记性也差,也说不清究竟学了一些什么,但黄宾虹先生总是我的启蒙老师。1955年他去世,我12岁。

真正学画,应该是后来跟的孙慕唐先生,他也是山水画出名的,都住在栖霞岭,与黄宾虹先生是隔壁邻居。黄先生去世前曾和孙先生说过,要他以后指教我的。那时候孙慕唐还是中国驻古巴、新加坡的大使,哪有时间教我?后来他当了省文史馆员,才有了机会。

我正式入孙慕唐的门是1966年,虚岁24,是开堂点蜡烛磕头拜师的。那一天,老文史馆的人都来了,有市中级法院院长商向前、市文化局长孙晓泉(查资料,孙当时为党委书记),他俩的书法相当好的。

我跟孙先生学画不是每天都去的,我在家画,每周拿去他家,由他点评指教。孙先生对我很严的,每次看我的画,都会说你给我老老实实,一块石头、一根草、一棵树地画,石头、草、树画不好,怎么能画整幅呢?

那时候我家比较困难,画纸也是费的,对我学画影响较大。孙慕唐先生听到后,他说你以后就住在我家吧。从那开始我就在他家住了。“文革”的时候,也不用规矩

矩上班,不去单位的日子,就看先生画画,给他磨磨墨,跑跑腿,买买纸,做做小事。我还叫了两个朋友,给先生家砌了一个灶头间。又将原来的灶头间做了改建、扩大,成了先生的书房,他很高兴。

孙慕唐的二儿子在广州公安局,好像是局长,每次他来杭州,我是叫二伯伯的,尊称。也就是说,我尊孙慕唐为爷爷辈。孙慕唐先生擅长长轴画,他常常告诉我注重布局,他说这是比一般的山水画更要难的。他还说,一个真正的画家,不要过早的考虑卖钱。

那时候我还在丝绸公司。时间长了,我想我一定要闯出自己的风格。这话我是不敢告诉先生的,告诉他,还不骂死?你连基础都没打好,还想闯风格?你没有功底,不可能创新,这也是我后来逐步领悟的。我先生到去世时都不晓得我的创新已经小有心得了。

我创新什么? 丝绸画,就是在真丝绸、素绉缎、斜纹绸、电力纺、双绉上画国画。

以前我是搞丝绸的,有时候要在丝绸上写上几笔做记号,时间一长,我就想,咦,丝绸上为啥不能画画呢? 我说的丝绸画和现在丝绸料上的电喷、电脑复印不一样,它们是合成印制,是技术,我是艺术。前几年美院一个学生就这么搞的,他拿出来展示,我说你是印刷品哎,你要画在丝绸上,画一幅是一幅,每幅画面都不可重复,才算是艺术品哎。

丝绸画与传统的宣纸画完全不同,丝质料一要渗化,二是不容易着墨。吴山明就搞不通我怎么掌握的,他说咦,我的笔落下去,为啥墨汁会渗开去的啦? 我开玩笑说,这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真的,我从 1958 年偶然开始尝试,发展,到成熟,几十年嘞。落笔的积墨技巧、用色技巧、用水技巧,要慢慢掌握,还要懂得绸缎的性能。

刚才说的是丝绸画的特殊技巧,在画面的运笔上,我还结合了三个国画大师的手法:一个是张大千先生的泼墨法,一个是李可染先生的积墨法,还有就是恩师黄宾虹的焦墨法。你没有这些山水画的功夫,想都不要想拿出惊世骇俗的丝绸画来。

我给你看以前的丝绸画,先看几幅照片,你看,这照片是一幅横卷“古拱宸运河图”,长 255 公分,宽 92 公分,表现的是明朝时期拱宸桥运河段两岸的风貌,光人物就有 1000 多个,着色以黄、青为主,现在收在拱墅区运河文化馆内。这照片是幅立轴山水“富春日浴图”,1 米 14 长,宽 54 公分,青绿色为主。

这些都是裱好的丝绸山水画,不裱的话,不好看的。这是“峡江晓晨”,表现的是

新安江大坝上下的风光,139公分长,38公分宽。这是“江山图”,对,表现手法是传统国画风格,水墨本色,追求古朴,用的是素绉绸,139公分长。我的丝绸画在市场上是有价格的,每平方尺是3万5。

有关丝绸山水画的艺术技法,我已经整理出来了,这是初稿。

我一直在想,我要是创作一幅能流芳百世的丝绸画作品,这辈子就心满意足了。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应联合国教科委的要求,创作一幅丝绸画的“古丝绸之路”。哦,现在是初稿,画在纸上的,一段一段的画,才画到长安(古西安),最后画到古罗马。等一稿全形成后,修改,成了二稿,再画到丝绸上去。全部画好,估计要三年时间。

现在已经进行到第二年,第一年光是收集资料了,都是历史资料,你不好乱画的。譬如我今天在画的古长安城,与现在的西安城范围不一样的,这就不好照现在的城市搬了。那时候华清池、大大雁、小雁塔都不在城里,你要按现在的画,闹笑话了。

还有,宋朝以前城门,门洞上方是方的,你去看《清明上河图》,门洞是不是方的?这是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原画的照片,清晰吧,门洞是方的。如果你按南宋以后的风格,画成圆的,那是历史知识缺失,拿得出手吗?

美院的一个学生在河边画了一排樟树,我说你那树都要死光光的。为什么?樟树不能种在水边。你看,《清明上河图》上的河边就是一排排杨树,你要是画成柳树,也要出笑话的,柳树不适应种在黄河以北。

你想当画家,知识面一定要全。我从小我们老师有一句话,作品要经历起时间的考验。后人不光是看你画,享受艺术,还能从你的画中得到知识。你看《清明上河图》上这爿绸缎店,柜台上两只算盘,这就不仅仅是艺术价值了,还有考古价值。



你看,北宋以前房子的立柱基石,是倒圆式的,略微有点上锥形。北宋以后,是鼓式的。还有瓦上的翘檐,北宋前后都不一样。梁思成有本“中国建筑学”的书,这方面说得很详细。我这么一路画过去,还要穿过很多省,到了新疆,你要画胡杨树,不了解,你这么画?

这需要查找大量的资料,我是一个个寻过资料的,罪过相的,谢局长(拱墅区文广局长)也帮我寻找书籍,外国的房子怎么样的,从新疆出了国境,有七个国家,当年的建筑、城市的结构、人物的穿戴,你总不能七个国家都画得千篇一律吧。东南西北,还有地中海,古代是怎么样的?你都要了解。

按传统的说法,唐朝的丝绸之路是从长安开始的,那时候的气候和现在不一样,当时的黄河流域也是种桑养蚕的,这是偶专家的定论。但我说我要表现的“丝绸之路”,是从杭州画起的,我是杭州人,杭州是丝绸之乡,为什么我不画上去?我一定要将杭州画上去,一定要让杭州扬名。

在画卷的开头,我首先画了古吴山、古凤凰山,还有城里的古中河。那时候杭州没有几座城门,中河上也没有南宋以后建的那么多的桥。

你看,我画了当时的宝善桥,冲出(过了)是坝子桥。城外,这是桑树、这是蚕房,这是收蚕茧的地方,在宝善桥,资料上有的。那时候西湖还没有六吊桥(即苏堤),就只好画进去了;还有六和塔,是北宋初期建的,我表现的是唐朝,也不能画进去。

这幅长卷采用的是地域跳跃式表现,2万多公里路程,你看,杭州城、吴山、钱塘江到黄山、嵩山、华山、长江、黄河,包括今天画的长安。不少的途经只能以几个名山大川与典故来大略的表示,策划布局都要考虑。譬如长江赤壁、黄鹤楼、黄山迎客松、骊山的华清池都要表现。画到骊山,还要将杨贵妃与唐玄宗的“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暖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意境画出来。

再接下去要表现的是新疆,也就是古疏勒国。灌溉农业与畜牧农业,你都要有所表现。然后,经过现在的吐尔尕口岸出境,到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然后就是过阿富汗、伊朗、土耳其、希腊、南斯拉夫,一直画到意大利的罗马,在画卷上重现古罗马城。

为啥要画到意大利的古罗马,这也是资料上有记载的,在古罗马城遗址上曾发现过我国的丝绸。据说当年凯撒打仗,对了太阳打开一大幅丝绸,闪闪发光,敌方不知道凯撒掌握了何物,一下子就退兵了。

这个“丝绸之路”画要拿得出手,起码再有8个月。最难的,也许后面就要遇到的,也就是刚才说的要将两千年前的风貌表现出来。我已经有八个3米多长的画卷初稿完成了,全卷我估计至少有52米到53米长,80公分宽。

现在不少地方的书画社都来找过我,要我担任职务,要我去开会。他们的人一

来,就是要我的画,本省的、外省的,湖南、广州的,还有香港杂志社都有。拿了你的画,还要你去住几天,再画几笔,他们不亏的,好拿去卖钞票的。

我是不去的,去了,我哪有时间来画这“丝绸之路”的画儿? 我这幅丝绸画完成,一分钱都不要,我要贡献给国家的。

采访札记:

我去采访碧石先生之前,一直联系不上他。没办法,只好冒昧去了。好在永和坊我已经去过一次,采访照相机收藏家高继生先生。

当我走进永和坊,按碧石先生地址越来越走近高架桥时,我总在想,画家碧石别和我一样,是住在高架边啊,这滚滚的噪音,叫他如何创作?

我敲开碧石先生的家门,先生光了膀子,穿条短裤给我开门。我说明来意,他说抱歉抱歉,他正在作画,手机大概一直没开。我走进他的工作室,正在作画的画桌上是一长幅的彩色工笔画,画桌前的窗口正对了高架。大白天,喇叭与车轮的滚动,不绝于耳。但窗户是断断不能关的,因为炎热;电扇是断断不能对着吹的,因为在作画。画家碧石,只能光着膀子。

碧石先生的画案堆满颜料和杂物,相当紊乱,只是我以为的工笔画——“丝绸之路”的初稿相当鲜艳,夺目的光彩压倒了所有的杂乱。

画上的古长安城已经初具规模,人物各色各异、栩栩如生;房屋翘檐青壁、古色古香,有“清明上河图”的意境。当碧石先生按我摄影的要求作画时,捏在他手上的画笔,几乎和我采访过的微雕的黄厥明与微楷的金玉琪一样,发丝一样地勾勒了起画来。功夫之细,与我想象中的挥毫泼墨大相经纬。

碧石先生对恩师孙慕唐的身世忌讳颇深,我几次闻到,他欲言又止。回来后我查了些资料,才知道孙慕唐先生在1957年是被作为“右派”处理的。我想,也就是这一个历史原因,给了孙慕唐先生一个授徒的空隙,也给了碧石先生一个人生的机遇。这一点,或许碧石先生回避了。

从碧石先生的谈话中,我还是觉得他比较注重表述一些主流的思想,譬如你问他从艺的一生中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事情,他好几次都说到下基层。当然,他说的下基层并不是当年的“下放”,二是“过年过节都要下部队、去基层慰问的”,然后再补充说“画家都这样的”。

也许,你读完了上述的访谈,你会和我一样,觉得碧石先生的画外的功夫下得也是很大,历史的,地理的,中国的,外国的。涉及之广,注情之深,让人感叹。尤其对杭州的感情,对杭州充满感恩的语言,也让我这个比他年轻的老杭州人受益不浅。

碧石,原名张明尧,字天赐、号栖霞山人、又号清闲居士;民进杭州市常委,杭州市民进书画院院办副主任,杭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委员。



学习与自主创业是他孜孜不倦的追求，他用相机记录下百姓生活的变迁。开设有『红马摄影工作室』，办起了『潘欢儿电影艺术收藏室』。除了摄影，潘欢儿酷爱收藏书籍，是首届杭州『十大书香人家』之一。

你问我的“红马摄影工作室”的“红马”是啥意思?很简单的,老婆叫“马红”。2000年,我的摄影工作室开业,几个朋友一商量,将我老婆的名字反过来用,一匹红马,马到成功;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感谢我老婆对我的理解、支持。

我是高中毕业开始搞相机的,是1976年,对当时而言,只好说搞相机,称不上搞摄影。

我们家有四兄弟,我姆妈现在86岁了,以前是嵊县人。她到杭州来以后,也没啥爱好,就一个,每隔一段时间,要到大华、佛佛去拍一张照片,她说是留念。你看,这是我姆妈20多岁的第一张照片,她觉得不错,后来放大挂在了家里。

就这张照片,来串门的人很惊奇,为啥?那时候有一部电影叫《铁道卫士》,里面有一个女特务的扮演者叫叶玲琅,很像这张照片中的我妈妈。那时虽然很苦,拍一张照片要7角几、8角几,我姆妈还是挤出钞票,隔段时间去拍一张,挑出好的照片来,放大。

当然,我妈妈很开心的,我也一样,同学们经常问我:哎呀,你妈妈是演员啊。所以,从小,照片的这种对个人形象的张扬、放大,就对我留下很深的影响。照片能留住人的最好一面,牢牢在我脑子里生根。

记得1975年,一个亲戚有台120相机,扁的,折叠式的,一揿,啪!镜头就弹出来了。那时候买一筒120胶卷,要8角多。我省下钞票买了一筒,问亲戚借来相机,和几个同学到西湖边去拍,拿到照相店洗出来,胶卷全是糊的。

亲戚把照相机还去后,我还是想拍,怎么办?当时已是“文革”后期,不少照相店

开始出租照相机了,用家庭户口簿借,120 相机是 4 角一天。我们到湖滨的西湖照相店,租了一天。那一天我记忆很深,我们走到柳浪闻莺公园,刚刚有一对男女在拍照,我们又不好意思请教,只说请叔叔给我们拍一张。

这叔叔拍的时候,我们就叫一个同学在旁边看牢,怎么操作的。不过,那人还是看出我们的意思了。他很耐心地教我们,今天的天气,该拍什么焦距,光圈打多少,速度打多少,很温暖。那天,我们拍的所有照片还是“糊哩邋遢”,只有他(这叔叔)拍出来的最好。这照片我到现在还保存。现在有人来请教摄影技巧,我很愿意,因为我总想起那个叔叔。

后来几个同学经常拿了家里的户口本,轮流去借照相机拍照。我也是靠自己省下来的早点钱,或者零用钱。我这个人脾气有点怪,想做的事一定要做的,我父母也不错,从来没有说反对。

我后来对摄影的痴迷,也有当年受到过刺激的缘由。说这一段往事,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好像成熟了一点,但这一段记忆我真的难以挥散。

那是初三,1976 年,杭州下了飞天大雪,西湖都结冰了。一个女老师,比我们大四五岁,说今天下午课外活动我们到吴山去打雪仗好不好?大家开心啊。不少同学说最好拍几张照片,将难得的雪景拍下来。老师说好的,照相机她去借。可是到了下午,临出发前,老师进了教室,很遗憾的说,借不到了。这一次,这对我的刺激是很大的。

还有一次更大的,是春游,同学们又提出最好有台照相机。一个同学是干部家庭,他说他能借到,大家又是一阵高兴。

到了春游的前一天下午,这个同学才告诉大家,他说十分遗憾,我不能借到了。哦,全班同学都叫了起来,我的心也是一下子凉了,连春游的兴趣都减了不少。现在同学们聚会,很多人都有相机,可是当年那种对照相的渴望,再也找不到了。

还是说春游,第二天,大家在花港观鱼的草地上吃完中饭,老师宣布自由活动。我和几个同学说牡丹亭好像上午没有去过,我们从哪里走一圈。拐过牡丹亭,我突然看见那个说照相机借不到的同学,拿了相机在给几个要好的同学拍照。哦,这时候我的心情是说不出的复杂。

不知怎么回事,我对这事一直耿耿于怀。1980 我参加工作,到了春节,我有 40 块钱的积蓄,我和我老爸说,爸爸,你能不能借我 20 块。他说你想干什么?我说想买一台照相机。我老爸虽然并不支持,还是借给我了。

那是一台无锡的红梅牌 120 相机,很普通,还没有对焦功能,价格便宜,60 块。这一下,我就钻进去了,玩了一年,还把我那个 3 平方房间的眠床拆掉,做暗房,洗照片的技术也是越练越好了。

有个女同学,也喜欢照相,想买一只像我这样便宜的梅花牌相机。那时物质很缺,这样的相机也不是一下子有货的。这时候,我已经玩进去了,我说这只相机不是很好,我想买一只双镜头的,和上海的海鸥一样,也是无锡产红梅,价格 120 块。我说你想要这只,便宜几块给你。她一定不肯便宜,还是 60 块原价拿走了。我加了 60 块,买了一只双镜的。就从这只双镜红梅算起,到现在为止,我先后买了 14 只相机。

当时的生活并不富裕,但我对相机的要求却越来越高,想买一台日本的“可尼克”,1200 块。那时候工资不高,平时还要买胶卷、药水,我的袋儿里还不到 1000 块。问我姆妈借,我姆妈问我差多少。我说 200。她也没说啥。可尼克到手,效果不一样了,但摄影的感觉还是没具备。

到了要结婚的日子,我又挤出办婚礼的钞票,买了 24 到 70 的,70 到 200 的两只镜头。这两只镜头到手,对我后来走上职业摄影的生涯,作用很大。2000 年我的“红马摄影室”开张,就是这只相机就起作用得嘞。再后来,有了数码相机,从“奥林巴斯”到“佳能”,一代、两代、三代,我都添置了。



与我搞摄影的人有两种,一是拍摄山水风光,一是拍摄人体艺术,追求的都是美。刚开始,我对山水风光也是情有独钟,也得到过摄影界的认可。汶川地震,上城区举办了一次对灾区的捐献作品拍卖会,我一张二十年前拍摄的有整个保俶山的西湖照片,被香港人士以 3000 块港币拍走了。

我想,要成为一个摄影家,最主要,是把握住时代的脉络。这是一个日新月异的社会,有的场景今天拍了,明天可能就没了。当时我所在的厂叫杭州丝织试样厂,全民企业,专为浙江丝绸的织造试制样品的。工厂分三块,一是设计;二是试织车间;三是科室,人才济济。有高级绘画师,有高级织造师。

我在这厂当了八年的工会主席,六年的团委书记,实际上,也是这厂日常工作的全部摄影记录者。直到转制倒闭,工厂的 300 多只胶卷,都在我这里。可以说,一个

全民企业最后的辉煌,我全都记录下来了。

对大运河变迁的记录,是我摄影生涯中最有意义的一件大事,是大运河的变迁,给了我启示与机遇。

最初,这一种对大运河变迁的记录,只是出自对大运河的一段感情。

那是我 10 岁的时候,住在金鸡岭,常常到现在的丽水路上我姨娘家玩。丽水路当时叫“紫荆街”,我姨娘家住在老大关桥旁。那时候运河的水很臭,老大关桥在现在的新大关桥北面,桥很陡。

有一年过年,我又来到了姨妈家,在墙门内待了时间一长很气闷,我在大关桥边玩。突然,一辆脚踏车从桥上冲下来,我一慌,他不知所措,把我撞到了。当时他没逃,工作证给我看,说是“浙麻”(浙江麻纺厂)的,姓包,送我到了市二医院,一检查,我的脚骨断了。

包师傅承担了我的全部医药费,每周一天,还到金鸡岭来看我,当时从大关到金鸡岭要一个钟头。包师傅会裁缝,还帮我做过一件衣服,我对他充满感谢。所以,我后来一听说丽水路要改造,我几乎天天背了长枪短跑,走街串巷,详尽的,也是几年如一日的,对大运河这一段的变迁,作了记录摄影。

不被人理解的也有,譬如拍老房子,没有卫浴,没有空调,住在里面的人确实很不容易。你去拍,你进入了,人家往往认为你是代表一个部门,首先希望的是你能帮助解决问题。但你说不能,懊恼与怨气往往就冲你来了,破口大骂的也有。

摄影,也是一种创作,也要先酝酿情绪。这一骂一阻拦,心情就全没有了。不过,也有哭笑不得的,譬如你今天去拍过的场景,过了几天再去时,真要拆了,人家对你千恩万谢,真的不知说什么好了。譬如大兜路,三月份采访,七月份拆了。但这房子成了空地我还是要去拍的,建筑了,还要去拍。今日记录一个样子,明天就会有另一个样子。

有一次,拱宸区要找一张老大关桥照片,找来找去找不到。我恰好有一张,当时我和拱宸区文化馆有来往的,我就提供了。我这张照片拍得很专业,他们很喜欢。老大关桥的这张照片,后来在杭州日报上也使用过。

有后来他们一直对我很关注的。拱墅区宣传部、文化馆在大运河的申遗中,我提供了不少。杭报、青年时报、钱江晚报也经常用到我的照片。浙江图书馆办了一个浙江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汪起腾老师和我来联系。

大概是 2008 年吧,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日,中央电视台来杭州拍一个运河的专题片。大概是 6 月 13 日吧,打电话给我,问我有没有小河直街的原始照片。我说,恰恰我有。第二年,出一本运河题材的邮票册子,册子的封面、内里,不少都采用了我的照片。我也是在这一年获得拱墅区“‘非遗’传播使者”称号的。区政府也很重视我,上报我为“浙江省首批民间文艺人才”,享受中级职称,杭州市一共 5 个人,蔡琦市长破格批准的。

和一般搞摄影的不同,我追求文化,摄影并不是我唯一的文化传播手段。我订了 30 多种报纸杂志,我还是杭州市民间十大藏书家庭之一,七只书柜,一万多册书籍,逐年全套《故事会》、《大众电影》、《摄影》、《民间文学》。我从小对民间文学很感兴趣,和翁仁康一起讲过故事,有过民间文学的写作。我每做一件事,都比较执着,认认真真一条路走到底。

现在搞摄影,人家看我很潇洒,无忧无虑,但他不晓得,其实很苦很累。还有一些半明半白的人,总以为你拿了相机,今天拍了照,明天报纸上一登,钞票就哗哗进来了。

其实,搞摄影的,今天拍了照片,不可能明天就能换来一斗米,摄影是不会产生很大的经济价值,反而需要很大的投入。以前的胶卷相机,“烧钞票”;现在的数码相机,需要昂贵的器材,要学会后期的电脑处理,都要上万块的投入。

所以,我以摄影谋生,也要拍一些证件照、生活照、艺术照。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高了,常常会要求拍一些古装戏剧照片,收费虽然不高,多少也是一种收入。还有广告的摄制,收入稍微好一点,但很难做。要求不高的,谁都可以拍;要求高的,人家对广告效益的期望也高,客大欺店的事常常发生,有时区区几百块钱的制作费都要不回来。

我想以摄影生存,只有使客户的要求得到最好的满足,才会有回头客来找我,这也是我为商的准则。

采访札记:

我写口述体文章,最怕的是两种被采访者,一是不肯说或者不善于说;二是具有一定文化的人,只说些经过自己思考和提炼的理性语言。

对潘欢儿的采访,一开始,他滔滔不绝地讲的,就是一些理性的,大而化之的语

言,譬如穿街走巷,譬如不被人理解,譬如对大运河的认识。我几次提示他说一点印象最深的故事,几次引导他将一件事的来龙去脉讲清楚,终于有了上面的一篇故事。

这么说,倒并不是贬低潘先生,而是想再一次说明他的观点,他确实与一般的摄影爱好者不一样,他是一个具备一定多元文化的人。这一点,从他的藏书中也可以看出。当然,我说的并不是藏书的多少。

譬如我在他家看到的《故事会》,《大众电影》,一捆一捆、方方正正、一年一年、安门别类、整整齐齐的包裹着。也许,你可以看到以往的潘欢儿,他曾经在讲故事、写故事中的努力;他曾经对电影摄制的痴迷与追求,当然,也可能是对于明星的追捧。

他给我看《大众电影》“创刊号”,看《大众电影》在文革后的“复刊号”,看印有“大众电影”印章的全年订阅卡。这一些,又让我看到潘欢儿文化收藏的一面,也是他多元文化的一面。所以,他一再说他要比一般的摄影爱好者付出的要多,我相信。

在今年5月27日,《今日早报》曾用两个版面的篇幅,做了“以怀旧之名 明星篇”,其中大量的电影明星的照片,就是从潘欢儿这里获得的。潘欢儿也为此讲了当年在辗转收藏《大众电影》创刊号的故事和曾经追星的痴迷。

今年8月1日,《青年时报》以“30年来他坚持用镜头记录杭州”的标题,一个版面的篇幅,报道了潘欢儿曾经拍摄下的老小河直街。在那份报纸中,那些老照片当之无愧的成为了那最“压秤”的画面。当然,我只是以一个老杭州人的眼光。

我认识章胜贤,他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就用相机记录下了“文革”以后整个杭州日新月异的变化。今天我认识了潘欢儿,他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有意识的对大运河的变迁进行摄影记录。

但我还是说,对于杭州这么一座文化古城,这样的有文化头脑的摄影人还是太少。



陈永联的巧手，
能扎制出只有几厘米大小，
而且还能放飞的『微型风筝』。
造型逼真、巧夺天工，
被称为杭州一绝，
在全国也属罕见。

我今年 78 岁,看不出?(曹:哦,最多只有 60 出头好看)本来我身体还要好嘞。你看 2007 年前我放鹞儿(风筝)的照片,都说只有 50 多岁好看,我说同放风筝是有关系的。

2007 年,有点倒霉的,天热,晚上空调打得太低,得了空调病,热度不退。到市中医院,医生说是急性肺炎,随便啥个好药都用上去了,钞票花了不少,热度就是下不来。转到浙一医院,挂了三天青链霉素,病好了。你说,中医院是不是把我当“大头”了。

我是退休后才放风筝的,在工厂有多少忙哦,一个礼拜能休息一天都不大有的,哪有功夫放鹞儿?我下半年退休的,上午去西湖边爬爬山,下午回来晒个晏觉(午觉),看看电视。造七造八(胡编乱侃)的电视剧我是不看的,好看的太少。

爬山爬多了也没啥意思啦,有一天,从山上落去,咦,秋天空,怎么还有放鹞儿的?你说,杭州人一般是不是春天才放鹞儿的?走落山,我到锦带桥一看,一个老头儿在放,一问,年纪要比我大二十岁嘞,两只包儿拎拎。

我连牢看了几天,说要跟他学。他说要学啊,你就看牢好嘞。后来才晓得,老头子也姓陈,到现在还在(世),毛 100 岁嘞,蛮少出来放风筝了,身体还是蛮好。为啥?放风筝的人经常要昂头,手臂要抬起抬倒,就是锻炼啦。不得颈椎病,不得肩周炎,这老头每天还要从东河边的红卫医院走到西湖边,再走回去。

老头子蛮保守的,我向他讨教,他说:话话也话不其数(指风筝的诀窍说不清楚),你要我话(说),我放(风筝)都不要放了。年纪大的人,话蛮少的。但我还是天天

去看,问他。我刚开始做风筝时,他的风筝都是创造,我是看样啦。

最初的风筝我是桃花纸做的,牢、薄,发飘。以前的袋袋茶,用的就是桃花纸,茶泡十多遍,袋儿不会破。无纺布要差一点,好的无纺布,上海城隍庙有得卖。杭州以前也有店,在吴山脚下,赚得少,开不下去了。这店倒灶的前几天,我去“淘”了两只“燕子”(微型风筝),40块。山东潍坊的微型风筝,我也买过,用尼龙绸做的,重,发沉的,放不上天,看看挂挂的。

后来,我就做微型风筝了。我是做得考究咯,不用桃花纸,不用无纺布,用丝绸,突出杭州文化。

刚入门做风筝时,蛮痴迷的,一上手就放不下。白天事情多啊,干扰也多,张三来了,李四去了。一只燕子画好,一不小心,箴子贴反了,噢,白画啦。我改在晚上做,一口气做到一二点钟,静悄悄,没人打扰。

要保证箴子不贴反,我就做了这么一只框架,绸在这个框上粘好,再画图案。蜜蜂啊,蝴蝶啊,画好,框子翻个身,再粘箴子、穿线。好像是一道道排定的工艺,一、二、三、四,一只微型风筝做好,箴子贴在反面,正面图案鲜艳,顺序一点不会错。半夜做好,天一亮就蛮巴结去放嘞,看看好不好,大家交流交流。

小(微型)风筝最难是做“骨子”,你看,一段竹子,先劈得跟筷儿一样,再“批”得比头发丝稍微粗一点,再刮。不好用砂纸打的,砂纸一打,箴青要打光的。用刀子刮箴黄一面,刮得只剩箴青了,做记号儿。不做记号儿,你晓得哪一面是箴青,那一面原来是箴黄?

一根刮好的箴子,你看,弯到这程度,都不会断的。陈老头子的“骨子”就不是刮的,为啥,年纪大,没有这精力。他有自己一套,沤烂,就像我们造纸厂用毛竹用稻草造纸,先烧碱蒸煮,将竹子烂得只剩长纤维了。不过,陈老头子不是“烧碱蒸煮”,他用石灰“炆”。一段竹子“炆”得只剩竹筋,抽出来做风筝。这种竹筋他给过我,我做不好。

风筝的长短一定要有比例,中心两边的尺寸要均衡。大风筝粗糙一点还好放放,小风筝一点不好含糊,稍微不注意,放不上天了。我用的丝绸是真蚕丝,做出来来的小风筝动感好,巴掌大的“蝴蝶”,能放到五六层楼高,最高的,有100多米。风力忽大忽小,“蝴蝶”的翅膀、尾巴都像会动的。

我做的小风筝,都是成双成对连在一起放的。燕子啊、蝴蝶啊、蜜蜂啊,一对对放上天空,就像是在追来追去。桌上的那一排镜框,都是双只,有不少陈列在区文化馆,

还有在街道文化站里。家里不大啦,地方越放越小了。

大风筝我也是做的,今年“七一”,通知要搞活动,我就做了一只宽一米五、长一米一的风筝。中间是一面党旗,上写 1921-2011;两边是对称两只灯笼,下面一条标语。风筝最讲究的是宽度,但杭州的风筝一米五就差不多了,再宽就放不起来。为啥?杭州风不大,不像山东潍坊,风大,风筝可以做得很大。这面党旗风筝现在陈列在街道的工作室里。

你早几天来就好了,就看到我做风筝的整个过程了。8月6号电视台来采访我,拍了半天。当时我就在家里做一只“蝴蝶”,就用这块工艺框子,一道一道做,他们一道一道拍。第二天打电话来,说要补拍,要到街道工作室补拍,叫了不少居民,围了我,好像是在教他们。两个半天做了两只风筝,都送电视台的人了。他们说小小巧巧,都喜欢煞。

拍拍两个半天,播播就十多分钟啦。是杭州一台的“新文化村”节目,下午五点多播放。节目播放的时候,第一遍我看得稀里糊涂;第二天上午重播,我又看了一遍。

第一遍看得稀里糊涂,也不好算是激动,但总是我的专题片。其实我上电视也有好几次了,开奥运会,我们到萧山湘湖去放风筝,我做的是五福娃。五个福娃联了一串,放到天上,看了都说新奇,电视台专门拍了一个特写。安峰阿六头也来我们社区拍过我的风筝,拿了十多份礼品,看热闹的也是一人一份。

现在啊,我在家做风筝的时间多,自己欣赏,出去放的日子少。风筝协会、风筝队有通知来,我是一定要去的。风筝队我参加过好几个,杭州风筝队,萧山风筝队,都在菩提寺路。我们好比是电视台的“机动队”,他们说要拍电视了,要造气氛了,我们就出发了。

杭州风筝队、萧山风筝队,原来都是一个队,以飞机场的人为主。有两个头儿闹矛盾,分成两个队了。放风筝好比是返老还童,伢儿脾气啦,其实没啥争的,我是两边都参加的。也有独来独往的,你说的那个白胡子飘飘的老头,我也经常看到过。我问他年纪,一听,比我小嘞。其实,放风筝的好处,就是交流、交朋友。老年人啊,多交朋友,好事情。

风筝比我做得考究的、做得快、放得高的人,有。一个杭州大厦总经办的,比我要年轻五、六岁,毛笔字写得好,放风筝空下来,就在地上用大笔蘸水写大字。唐诗宋词,挥笔就来。他见识也多,在商场时间长了,商业知识也比较多,卖风筝也卖得

蛮多。

我对钱就比较淡薄,退休工资够用就好,不过我们两人还是蛮谈得来的。他说他女儿找对象,那男的大人看了不欢喜,心情搞得很不好,后来他也不常来放了。我常和他说,退了休了,放放鹞儿,公园走走,儿女的事情儿女作主,你找这种麻烦做什么哦?

还有一个年青的,四十多岁,裁缝师傅。刚开始,我以为他是陈老头子的儿子。我的风筝朋友里,他风筝做得最好。最大的优点,是真丝绸熨烫得服帖。我做风筝的丝绸也熨烫的,怎么都搞不过他。

裁缝的手艺是跟他娘学的,家传裁缝,一般做西装都不行,但他就做得好。杭州大厦有一个萧山老板的服装柜台,请他技术把关。他原来是汽车制造厂的,厂办不下去了,他出来,裁缝也做,风筝也卖。后来汽车厂改制复工,把他叫回去了,不来放了。

放风筝的人也有女的,一个幼儿班的老师,姓宓。我带她的,蛮聪明,风筝做得蛮好。不过,“批箴子”她就吃不落了。



比我做得快的,风筝的图案都是印刷的,手工画画有多少讨厌(麻烦)哦。他们大多也是卖钞票的,尤其旅游旺季,每天要准备好几只。我蛮佩服他们的,快,一个晚上要做三四只。我买来的潍坊风筝也是印刷图案,套印的,一只蝴蝶印两次,色彩也就两种。我是纯手工画的,画得细致、生动,色彩也丰富,画面也不重复。从“非遗”的角度说,要比他们好。

我们经常在锦带桥一带放风筝,两边都是西湖,开阔。不去踏草地,不影响绿化,反而增加市容(风光)的。每天,围牢看到人蛮多,中国的、外国的,都是游客。有的人真的欢喜啦,看了不够,还问我卖不卖的?我说我没有多余的。你要是开口问能不能送一只?我倒说不定会的。

有一天,一个外国人问我“卖不卖”?我指指另一个放风筝的,说你找那人。他就去问了,那人说 100 块。这外国佬还当美币,拿出一张 100 美元,把风筝捧走了。有一个女游客,看到小风筝,欢喜煞,她说买一个多少钱?人家说 400 块,她说 300 块好

吗？卖的人说 300 就 300，说这么说，这女的还是拿出 400 块，捏在手上。卖的人说，噢，你 400 都拿出来，400 好嘞。她还真的付了 400。

这说明啥？杭州是旅游城市，有这种互动买卖的需求。可惜，有关部门没有意识。园林警察、城管只是同我们打打招呼：放是好的，不要踏草地，不要卖钞票。你一卖，他经常盯牢你，总是“防”的多，“疏”的少。

杭州市放风筝得奖、获得证件，我算早的。不是我做得好，是我运气好，“额角头亮”。2000 年，报纸上说杭州市要举办“文化大赛”，民间艺术有一技之长的，都可以报名。我说放风筝也算是民间技艺，也可以去报名的咯。我们一道 10 多，放大风筝的多，放小风筝的也有，胆子都小，怕倒霉，都吃不落去报名。我胆子蛮大，报了。

这一天，在吴山广场献技，我一看，古琴啊，跳舞啊，唱歌啊，武术啊，都有。放风筝，就我一个。现场是刘忠虎主持的，他说你为什么要学微型风筝？我说我搓麻将，打老 K 没兴趣的啦，电视剧不真实的，我也不要看的啦。晒觉么，四五个钟头就够了，做风筝，生活充实。你看，得了个“文化大赛优秀节目奖”，市委宣传部同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发的。

哦，墙上我和王国平，和蔡奇的照片，不是接见我一个人特为拍的。是拱墅区搞的文化日，王国平、蔡琦来参观，在我的工作台前拍的。他们看见风筝，也是蛮开心的。你看，《青年时报》、《上海日报》外文版，也都有我放微型风筝的报道。

后来要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街道蛮积极的，把我报到区里。区胆子大了，给我报到市里。市里问我：爹娘是不是做风筝的，我说不是的，她说不是的申报不来“遗产”的。我说“好”，不是就不是，我放鹞儿，本来就是为了开心，我不来争这个“遗产”。能评上，最好，有资金拨下来；评不上，也无所谓。

不过我肚皮里还是想，我从陈老头子手里“遗”落来，还是“遗”咯。他也姓陈，没有儿子“遗”的哎。

“非遗”虽然没评上，区里还是很关心我的，叫我还是要做，要宣传，要传教，将这个技艺传承下去。现在，和睦小学办了一个兴趣班，每周五下午，一二个钟头，要我去教伢儿做风筝。一个兴趣班 15 个人以上，一半是传承，一般也是把伢儿牢牢牢。

我是“花轿”做好，叫他们坐坐上去的。去的时候，做风筝的材料全备好的。以前要桃花纸啊，浆糊啊，现在啥都不用了。尼龙袋剪开，篾子用胶带纸粘牢，相当简单。每一次去教，买三块钱的尼龙袋，有木佬佬好做嘞。一根线系上，要伢儿掌握平衡，就

好放上天了。

不是因为风筝小,才用一根线。像墙上挂的那只“老鹰”,这么大的,也是一根线。一根线的大鹞儿放上天,会打转的,老鹰在天上就是打转的,看起来有多少逼真。像这种长龙风筝,就不能一根线了,风筝有不同要求的。

伢儿欢喜风筝,都说有动漫风格,我懂啥“动漫”,动漫会我们也不参加的。中国人老老小小都喜欢风筝,从来没有是“动漫”的。有人一概括,就神乎其神了。我有一个朋友是大学教授,推荐我一篇柴松岳(原浙江省长)的文章,柴松岳说,他拿到鹞儿,就像回到了童年。

我的孙子、外孙女对风筝的兴趣就不大。小时候,学校要做手工劳动啊,要风筝比赛啊,就来寻我:外公!爹爹!风筝给我拿一只。好,拿一只去。现在的伢儿啊,接触的东西多,好玩的也多。孙子小时候聪明,看过我几次做风筝,自己用尼龙袋做一只鹞儿,就像模像样,放得蛮高,就是懒得做。

外孙女已经大学毕业,孙子今年读高中了。我总希望以后他们的兴趣会广一点,也喜欢风筝。

采访札记:

像所有热爱生活的人,78岁的陈永联老人你几乎看不出他的实际年龄。退休前,他是华丰造纸厂文化纸车间的车间主任。一个车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个车间主任,有天大的本事,每天也会忙得手脚并举。

退休后的陈永联,与返聘、留用、发挥余热无关。他义无反顾地投进自然,寻找他的全新生活。十八年来,一只风筝让他活得无忧无虑,洒洒脱脱。

我去他家那天,他的老伴正召集了五六个老头老太,摆开桌子,在打扑克,陈永联也在牌桌上。见我到来,陈老马上放下手中扑克,解脱似的和我走进他做风筝的小房间。他说他没办法,客人要打老K,他总不能扫他们的兴。

这是一个很传统的老人,虽然这一个时代,这一个社会,已经将麻将、扑克、跳舞做成了盈利的正业。但对于陈永联这样的人来说,总是别类,有点格格不入,他们依然钟情于传统的民间技艺。

他给我看了2本收藏本,杂志大小,编号是4与5,里面是他所做的风筝照片,以及有关放风筝的留影。他给我看了随身携带的放风筝的盒子,像笔记本,打开,像

是蝴蝶标本盒。仔细看,才辩是几套蝴蝶型的风筝。风筝与线的连接,是一枚两头敲扁的订书钉。陈老说,眼睛花了,线与风筝的连接有点麻烦。采用加工过的订书钉,只要将线往上一扣。

传统与创新,是陈老的微型风筝不同于他人之处。从这一点说,走在文化“边缘”的民间技艺传人,是不会湮灭的。



61岁大学毕业生，
30岁成为一名工程师，
现在当起了游泳教练。
业余学习做风筝，
却获潍坊国际风筝会大奖，
——有梦想就会有希望。

(王纪仪的家不大,客厅小,正墙一幅大彩照:一只龙型风筝的头,两人举了,龙尾渐远。曹:哦,这风筝这么长?)

不算长,250米。我做过1088米长的都有,不急的,我慢慢讲给你听的。

我16岁,初中毕业去良渚种猪试验场,1960年,肯定是家庭成分不好咯,我和她(夫人冯天虹)一个场。

1985年,场里办了个“迎风杯”风筝比赛,我是场工会副主席,当然要参与咯。到了1987年,就胆子蛮大参加杭州市第二届风筝比赛了,3月里又参加省的比赛,她(冯天虹)拿了一个立体风筝大奖。

紧接着,到山东潍坊,参加第四届全国风筝比赛。她拿去八只灯笼型风筝,也是立体类的。我是软体风筝。自己都不相信,我们拿了两个第一名。

第二次参加全国比赛,是在江苏连云港,我拿了软体风筝的第二名。其实,我是第一名,得分却是第二名。风筝比赛,很难说的。譬如,工艺分占40,放飞分占60。在放飞的60分中,又分离空(高度)多少分,(线的)角度多少分。裁判说你第二,没办法的。

裁判要求蛮多的,发令枪一响,哪怕没风,你也要放上天的。你说我的风筝大,现在放不来,要等风大。哪你就等吧。等到风来,人家的已经飞得蛮高了,你肯定就输。所以,我们一般喜欢参加一些没有压力的表演赛。后来,我就加入省体委的群体组风筝队了。

风筝比赛,分传统的同西洋的,有软翅、几何形、软体、立体等八大类。传统的

我们经常能看到,篾子做骨架,放在地上一看就晓得是龙啊,鸟啊,鹰啊。讲究逼真。鹰在上面放,下面小鸡儿都会逃的。西洋风筝,不说清楚,你都不晓得是什么。只有组装起来,放到天上,才看出漂亮。

你看,房间里挂的桶型风筝,是她(王天虹)按农村水桶样做的,这就是立体风筝。这种风筝不用竹篾做骨子,用玻璃钢管、碳素钢管。放线用的是拐子盘。

我们这房子(假山新村),是1995年场里买的,一共七套。2003年我退休,就住这里了,好在我俩都喜欢风筝,要是个怕烦,就做不起来了。

我负责设计、画图纸、放样;她(冯天虹)负责踏缝纫机。设计是要讲究力学、气流物理学的。做呢,要用雨伞布,24块钱一米。要是有降落伞布,轻、薄,放飞的效果更好。骨子嘛,到钓鱼竿厂买(冯:我们上午刚到钓鱼杆厂去过)。一做风筝,我俩24小时连着做没有过,连做20个钟头是有的。

(王纪仪打开房门外楼梯口的阁楼,堆满了大包小包,他挑出几只)。我组装几只,好让你对西洋风筝有点概念。你看,这是一只软体风筝,没有一根骨子,尼龙布的,靠布中层的气孔,风进去,将整体撑开。

这是一只立体风筝,我们叫它傻瓜风筝,为啥?你技术再差,随你怎么放,它都蛮稳的,不会翻跟斗掉下来。这也是坦坦尼克号游轮出事后,外国人研究出来的,为了将天线放到空中去发射。你看,这里是空的,还有上下两只三角孔,风一大,就会从孔中“架”(排除)出去了,风筝随便怎么都不会翻跟斗的。

这只立体风筝就比较复杂,称“流星雨”(冯:是他设计的)。等一下我拼起来,你就看出它的漂亮了。(王纪仪将风筝的骨架一根根拼起来)说是立体的,其实每一面都是圆弧,受风面积相当大。这还有两根长尾巴,不装也不要紧。

你看,这是我在深圳国际比赛中得最佳创意奖的风筝,也叫“杆式”风筝。对,是脸谱,看不看得出是谁的脸?看不出,我组装起来,你远看就会认出的。我们放到天上,连伢儿都叫得出名字。对,就是姚明。一放上天,外国人都叫:“要命,要命!”

这风筝的高度是按姚明的身高做的,2米26。当时,是要我们参加打斗风筝,也就是风筝放到100到200米,大家绞在一起,看谁能斗得过谁。日本擅长这方面,画的面谱也都是武士道的凶神恶煞。你看这本日本风筝画报,上面都是这种鬼脸谱。

这只信天翁风筝,放到天上是可以旋转的。

西洋风筝,就是临阵组装蛮烦的。(冯天虹女士乘王纪仪在忙,给我拿来一份

2010年6月11日《红苹果周报》，封面：王纪仪在放飞软体风筝；内里，一个版面，介绍王纪仪。王纪仪似乎不当一回事）。

咦，一只狐狸放到哪里去了？（冯天虹：等歇再寻好嘞）哦，这是只凤蝶，8米宽，6米长，在2008年11月的第三届深圳国际风筝节得过最佳工艺奖。

（王纪仪又拿出一本厚厚的影集，手工制作。打开，照片配了诗文。）这就是1088米长的组合风筝，2008年4月在第二十五届潍坊国际风筝会，也就是第四届世界风筝锦标赛上得了第一名。你看，这是奖状，这是金牌。

这风筝的最初设想，是她（冯天虹）哥哥提出的，他是杭州新箭电子公司的老总，也喜欢风筝。他说，能不能将奥运元素做进去，譬如五福娃啊，北京印啊，世界同一个梦想啊，表达我们对北京申办奥运会的欢欣。

我画了很多设计稿，都不满意。为啥？气势不够。后来就想，做一组风筝，将奥运会的参赛国家全都表现出来。这就有了做205面国旗，再组合成一只大风筝的想法。

工作大啊，单靠我俩不行。我找了以前大观山风筝队的老鲍，又找来一批大观山的老友，还有亲戚，还有新箭公司的员工，还有唱歌队的，还有网友。你看，这照片是她（冯天虹）的阿姐，这两个是我的游泳学生，那一年1月下大雪，一早很冷，汽车不通，她们都是一脚深一脚浅走来的。

这是长河高级中学的女老师，网上找来的志愿者，画画的。你看，这面不丹的国旗，一条龙，很复杂，就是这老师画的。205面国旗全都是手工画的哦，每一个国家各



各有各的色彩，谁画谁签名，放上天去，都是荣誉。后来听说有一个国家不来了，我们放了204面，一个个按英文字母排列上去的。

我们试放了三次，每一次都是开了车子全城找空地。一次是三墩，一次是勾运路，最后一次在白堤。一面面旗子从一只只袋子

拿出来，挂上主绳上，都要计算时间，怎样才能在比赛规定的时间挂完、放上天。

你看，这是放风筝的绳子，500公斤重，一段一段接起来的。开始细，随着连接的风筝越来越多，绳子渐渐加粗，从2毫米直径一直到5毫米直径。黄的、红的、紫的，

绿的,色彩都不一样。一个是好认,什么颜色挂哪一个国家;一个是每段绳子吃力多少,要用多少人拉,都用测力仪测试过。204面国旗挂完,占有长度1088米,加上牵引线,共1200米。

(王纪仪拿出了伊拉克、伊朗的国旗风筝,给我做了连接组合示范。)去白堤试放时,正逢桃红柳绿,啊,要多少漂亮有多少漂亮。一位准妈妈在风筝上签了未来孩子的名字“李天翼”,为宝宝祝福。放飞时,游客都来帮忙,手套都让他们带上,大家像纤夫一样拽着绳子,在白堤上形成一条长龙,一直放飞到太阳下山。

去潍坊那天,一部大客车两部小车,61个人,费用都是新箭公司出的,老总冯天行也去了。那天比赛一共来了28个国家,45个赛队,有的国家来了两支队,浙江就我们一支队。

我们上场的时候很紧张,为啥?就怕一只一只挂上去会超出要求的时间,减分的。先挂的五福娃,再挂北京印,然后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往上挂。你看,这张照片上是土耳其的摄影师,他看见土耳其国旗了,一脸虔诚。

我们的组合风筝不是直线一串,是树杈一样长短错综分开的,当最后一面五星红旗飞上天,正好在40分钟的要求之内。全场鼓掌,我们赢了,冯天行激动得人都瘫掉了。国家风筝协会最高级裁判陈文雄走到我面前说:老王啊,你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风筝协会的秘书长杨晨海也向我们热烈祝贺。

我们回收风筝,一数,204面国旗少了20多面,足足断了200多米线。我跑去找,找啊找,就是找不到。我说天意啦,飞到各个国家去了。

回到杭州,对于这组风筝的处理有好几种想法,最终打算捐给国家风筝博物馆。就在这时,5·12汶川大地震发生,我们决定拆散组合风筝,义卖。因为每一个国家的风筝,都是可以单独放的。

义卖在西湖锦带桥以放飞的形式进行,红十字会参与。你捐200块,就可以拿走你喜欢的国家的风筝,认捐的人很多。你看照片中的募捐箱,都是100块的人民币。有一对俄罗斯年轻男女,要认捐俄罗斯的国旗。不巧的是,俄罗斯的国旗风筝放得很高,太阳下山了,他(她)们还是在等。

那一天,得到2万差120块募捐款,为啥有20块零钱?有一个人把刚发下来的工资投进去了。

还有一件事,很有意义,我将风筝放到了德国。这得从头说了。

有一个大观山老友叫梁文广,以前场部文宣队长,前几年到德国纽纳堡去看女儿,他女儿梁红燕是纽纳堡市“中国论坛”的秘书。每天早上,梁文广也去广场跳跳舞。德国人问,中国老人都像你这么生活?梁文广说,中国老人比我活跃的多得很。他就想到我们,说一定要让德国人看看我们的真实生活。

“中国论坛”的创始人杜兹曼先生,当时的目的是让当地人帮助在纽纳堡的中国留学生解决困难的,他对中国相当友好。梁文广和我一说,我说好的,只要他们邀请,我们就自费去。

2009年6月,“中国论坛”执行主席丝黛芬妮就来杭州考察我们了,她没和官方接洽,要我们安排参观老年书画、老年大学。正好端午节,她们吃粽子、挂香袋、看龙舟,很有兴趣。照片中这位学筷子怎么用的,是研究汉学的,还吟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她们回国后发来邀请书,我们就去办护照签证,哪晓得没一个单位肯为我们担保盖章。最后,碰了一鼻子的灰,只有找新箭公司盖了章。上海的德国领事馆就不明白了,问我们为什么找一个企业来做担保?说老年文化活动,应该是政府相关文化机构,或者养老院啊。我们急都急煞,说新箭公司一直对老年活动很支持啊,他们也搞文化的啊。结果,新箭公司的营业执照都押出去了。

既然是展示老年人文化生活,出了我的风筝,方方面面的人都要有了。她(冯天虹)五十岁开始学唱歌,得过两个金奖:一个是杭州市第二十一届“三江”歌手大赛金奖;一个是省中老年演唱大赛金奖。

还有浙江歌舞团退休的章程,杭州四大笛手之一,赵松庭的徒弟。梁文广说他赞助章程2万块。结果章程身体不好,没去成,梁文广的钱资助了一个演小品的吴允焄,也是大观山的老友。

一个14个人的团队就这么你介绍我,我介绍你,组成了。有笙、箫、阮、笛,葫芦丝、扬琴、二胡、琵琶、书法国画、太极武术,大观山的老友占了半数。我是领队,团长是首席扬琴师沈惠民。

我们举了自己做的杭州旗子到了纽纳堡,你看,这是我背了一只特大的行李囊的照片。那天,纽纳堡全市轰动,列队迎接,隆重嘞,市长沙夫博士亲自致欢迎辞迎接我们。那一周,纽纳堡定为了“中国周”。沙夫市长没有一点官样,我们有个团员,离开市府时忘了一只包,赶紧回去,正好市长出来。他看见市长走到门外,卸了领带,推起

一辆自行车要跨,他赶紧拍下来了。你看,就这张照片。

纽纳堡是一个历史名城。二次大战打到最后,靠转运矿盐起家的富商们设法和盟军取得联系,在大轰炸中保存了整个城市,这也是二战中德国唯一没有受到破坏的古城。

纽纳堡市民的素质很让人钦佩,我们在演出,台下静得连针掉地下都能听出。一只节目完了,掌声一阵一阵,连欧德曼中学的学生也一样。我们带去的节目,都是民族的,怕他们不理解,在演奏江南丝竹“行街”时,为了体现迎亲的内涵,我们穿了新娘的服饰,扮演了迎亲过程。他们十分赞赏,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我放风筝的那天,天气很好,团友在风筝飞起的那刻,在我身边席地而坐,吹起了乐曲,为我助兴。我先放一只凤蝶风筝,凤蝶收回后,送给了纽纳堡的一位风筝爱好者,他也回送我一根放风筝的保护腰带。我后来放的是一只 12 平方米的立体狐狸风筝,这是我风筝生涯中最得意的作品,获得过厦门国际旅游节风筝赛最佳创意奖。

第二天,纽纳堡市报在头版登了我放风筝的大幅照片,你看这是报纸,这是中文翻译:“王纪仪先生是中国放风筝的高手……,今天天气真好,色彩纷飞的风筝在天空飞翔。王纪仪先生的家乡在中国杭州,他身体很好,……在得到许可下,他在机场放飞风筝。”其实这不是民航机场,是一块很大的航空模型场地,纽纳堡很重视市民的体育文化。

我们在杭州时,怕交流困难,曾学过几句简单的德语。但一到纽纳堡,我们每两人就被配了一个翻译,翻译大多是中国留学生。我们被邀请到市民家去做客,也是两人一组。我们参加讨论会,也是两人一组,和不少纽纳堡人面对面探讨。他们将关心的话题事先一一写好,放在桌上:譬如收入、计划生育、教育、环保。

他们评价我们中国人热情、有才能,不像德国老人死板。但他们不晓得,我们 14 个人,都是挑出来的。你看,照片上的这个老人曾到过杭州,他提出,西湖那么美丽,游客那么多,公厕不收钞票怎么做到的? 德国的公厕都收费,有 0.3 欧元,有 0.5 欧元。德国人晓得我们收入不高,进公厕不让我们投币。我们进去,他们替我们补投。

我们参观了很多名胜,包括周边的城市,VHS 的副院长布恩克常常陪伴,摄影师罗特曼始终为我们服务。临别时,他将所有照片、录像做了光盘,送给我们。你看,就是他,临别前和我们拥抱合影。这个穿上了民族盛装的女士,很早为我们织袜子了。临别时,送我们一人一双,都绣有民族风格的图案。这只印有全体合影照片的盘

子,也是为我们设宴送别时送的。他们办事认真,精心准备了演讲,用了中国谚语:“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这一次出访虽然包含很多文化因素,但我能将风筝放到国外,真想不到的。

采访札记:

写这本书,对需采访的民间文化传人是经过讨论删选的。冯天虹最初也在名单以内,但担心没有特色,没列入采访。

在去王纪仪家的路上,我才发现表中的冯天虹和王纪仪是一个地址。到了王家,才晓得是夫妻。更没料到的是,他(她)们的讲述,竟然是我所采访的15个人中最具故事的,也是采访时间最长的。为了本文的紧凑和主题,写作时我舍去了不少情节。

譬如,他们说的去纽纳堡,始终报了要为杭州扬名的心愿。譬如,他们说在柏林夏宫的附近,一个正在吹长笛的街头艺人,看见他们,马上吹起了中国歌曲“茉莉花”,王和冯走上前去,合唱此歌时所涌起的骄傲。

这一切,作为他们的中国心,作为他们的杭州心,我还是想赘上这几笔。

从事传统剪纸工艺20多年，
坚持以传统与当代剪纸艺术相结合，
着力于思考，
在巧拙中达变，
在粗广中显露出民间剪纸的精细，
整体造型内涵丰富、意境灵美。

我是 1972 年的初中毕业生,其实是 73 年 7 月份毕业的。在学校我就喜欢文学,特别爱画画。毕业以后,一度在家里没事,就读一些小说,诗啊。也学着写过小说、诗歌、散文。有人说,啊哟,你肯定是文化人家出身的。我说你弄错了。

我爹(爸爸)我姆妈,一个是工人,一个家庭妇女,都是半文盲。我爹的爹是做啥的?我问过我爹,他摇摇头,说不晓得。我爷爷死的时候,我爹才 10 个月大。我也算是天数啦,没有一点遗传的。

你看,墙上这幅对联,也是我写的,剪的,隶书。文化大革命搞“三忠于”,我画的毛主席像,煞煞像(很像),人家都怀疑是贴上去的?我不告诉他们,这是我学照相馆的人,用打格子的方式画的。

小时候我的动手能力蛮强的,最高兴的是手工劳动,折纸啊,用丝织厂的小滚轮做车子啊,到现在我都没有忘记。你看那边架子上的折纸,除了天鹅是我老婆折的,花篮儿啊,骆驼啊、拉车啊,人物啊,都是我折的。

我进了天成丝织厂后,还上过文学写作提高班。剪纸嘛,一直到 1984 年,我都没有嘞。我看到的第一张剪纸,就是 1984 年,我姨父给我姨妈剪的一张头像。我姨父是中学的美术老师,他先把我姨妈的照片重新画过,按剪纸的要求画的,再复在红纸上,剪啊,刻啊。

我就来兴趣了,但真正开始学,是 1985 年。现在回头看,那还不算真正剪纸,剪出来的图案,都是硬线条的。不过,我也算是初生牛犊不知丑,在厂里还感觉蛮好的办过一个剪纸展览。我请我姨父把“智取威虎山”的剧画按剪纸的要求画好,我一幅

一幅刻出来,杭州日报跑企业的记者都来采访过我。

那时候我住在长庆街道,大概是 1987 年的 5 月,街道文化站要办手工艺品展览,我胆子蛮大的拿去了几幅剪纸去了,得了个三等奖。我们厂的工会主席很热心,他说他认识一个钱江晚报的记者,要我拿去试试看,看能不能登报。我胆子蛮大地去了。

那个记者蛮实在的,他说我们的版面蛮少,登剪纸的可能不大。他说我晓得宁波一个叫罗枫的,是省剪纸协会的主席,我给你推荐一下吧。也是 1987 年,我认识罗枫老师了。这以后,才是我真正剪纸的开始。

我和罗枫老师先通信,请教一些问题。通过了一段时间,我说想当面和你讨教,行不行?他说好的。那时丝织厂是四班三运转,二个早班两个中班两个晚班休息两天。我就买了火车票到宁波,招待所住了一夜,拜访了罗枫老师。

罗枫比我大十多岁,他指点我,真正的剪纸不是你这样的,它和版画、木刻是有区别的,你要是掌握不好,就会失去“内圆外方”的剪纸风格。剪纸需要在一个平面上表现不同层次,要以刻为主,仅仅用剪,就只能显示线条。

罗枫还给我介绍了中国美院的蒋中荣老师,在杭州的,讨教方便。我刻了一幅嫦娥奔月,给他看,他给了我指点,给了我一本剪纸的书。1988 年,在他们介绍下,我加入了省剪纸协会,能经常和各地的剪纸高手切磋技艺了。我晓得自己入门浅,少说话,多请教,多看一些他们的资料。

我现在也在上剪纸课,学生说我是他们的老师,但是我到今天,也说不清谁是我的老师。罗枫、蒋中荣,也可以说是,也可以说是给了我一些指点,没有系统性的传授。我是广收博纳,吸取众人精华。

我最初的剪纸全是动物,鸟啊,米老鼠啊,大象啊,找喜欢的图画,按剪纸的要求画下来,剪纸的元素还是比较讲究的。这也是一门美术,只是用剪刀代替了笔,线条是不好断的。我是越到后来越觉得理论的重要,有时候看了书,往往会恍然大悟。

我搬到大关街道后,第一次送展的剪纸,是十只各式各样的老虎,因为是虎年的元宵节。从那时候开始,大关街道文化站对我比较注意了,在拱墅区内,我是不出名的(曹:这一次拱墅区文化馆推荐你作为采访对象,还是看重你的)。

我最得意的剪纸作品是什么?哦,应该是一幅百蝶图。那是我从美国的一套藏书票得到的灵感。我将 100 只各种不同风姿的蝴蝶,连成了一幅 100 公分乘 80 公分的

大剪纸,这作品现在由浙江省文联收藏。

我这里的剪纸(采访是在扇子博物馆)基本上都是刻的,剪的很少。你看,这里有几幅剪的,线条就比较硬了,传统剪纸的风格相当强。用剪刀的剪纸,一张两张是可以的,一多就容易剪变形。但刻纸不同,一次最多能刻十几张,一个模子,张张相同。刻的圆润度也比较好,当然,就是刻也是要体现剪纸的要求。

剪纸和所有艺术是相通的,不少的艺术手段都可以借鉴,尤其文学。所以,我以前对文学的爱好,好比道都是在为我现在的剪纸打了基础。你看,这幅柳浪闻莺,我一共设计了三稿,才形成现在这样。“柳浪”的柳条,最初是飘的,现在我用直条。直条有剪纸的直线美,也有春天的风和日丽。柳条中是两只莺,柳条下是一对情侣,整个画面就活了。我现在展示的剪纸,最得意的啊?就是这套老西湖十景。

剪纸也分传统剪纸与文人剪纸,当然,文人剪纸也是借鉴于传统剪纸,但又发挥出许多个人的文化意境与构思。纯传统的剪纸,往往只是民间的承传,从考古学的发掘来看,南北朝(386-581)就有了剪纸,历代是老太太传给女儿,剪一朵窗纸的花,也就是一朵花,传下去,很少变化。

当年罗枫老师和我说的话,我越到后来是越理解:剪纸是死的,意境一定要活。譬如这断桥残雪的西湖波浪,我表现的是冬天的风平浪静,横线线,上下用点来连接。有静止,也有了倒影的意境。

你问我的剪纸生涯有没有坎坷?没有,我是蛮平和、蛮快乐的心情下做剪纸的。我和老婆谈恋爱的时候,还没有搞剪纸嘞,结婚的前一天,我剪了一幅八仙过海,那倒是正儿八经用剪刀剪的:60公分圆径,中间一个大“喜”字,再外一圈是海浪,海浪外面是八个神仙。先查资料,设计画面,真正动手剪是下午6点,连续剪到晚上12点,6个钟头,一点都不感觉到吃力,感觉到饿,感觉到屁股坐不牢,心情是相当愉快。到现在,这里所有的人,都说我方老师心态好。

所以,有人说我想学剪纸,我说可以的,你先问自己爱不爱好剪纸,再问有没有剪下去的兴趣,耐不耐得住坐冷板凳。只有欢喜,有兴趣,你一定会学好的。

我也没啥好说的,这里有几本资料你可以看看。这本“剪纸艺术课程基础教材”,是我为讲课编的。今年6月,大关街道的社区学院要编一本教科书,这是我为他们写的“剪纸”部分。因为我有前人的理论,也有自己的探索,常常会有人来请我去上剪纸课,开剪纸讲座。

我为浙江省教育学院、杭州职业技术学院举办过民间剪纸讲座,也受聘担任杭州职业技术学院课余剪纸培训班的指导老师。新华路小学、贾家弄小学、和睦小学,区、市少年宫兴趣班,都请我开办过剪纸课。我说,这对剪纸承传下去是件好事。

你问我怎么来这里(杭州扇子博物馆工艺动态展示)的?最早是桐庐的王德林介绍的,也是剪纸的朋友。那是前年,刀剪博物馆还是在张小泉剪刀厂里,王德林说,每个礼拜去上一堂课,公益的,没有费用。我说没有钞票无所谓的。

那时我失业了,在下沙一个学院做工,再说外面上课也有收入,女儿大了,也有工作,我够吃就好。我老婆也挺好的,没有说我不务正业,没有收入还赶来赶去。自从天成丝织厂倒闭,拿失业金,我收入不高的。

这地方是杭一棉的车间,墙上还有“安全生产”的大字。一共三个馆(扇子、刀剪、伞),后来刀剪博物馆的剪纸班迁到这里(杭州扇子博物馆工艺动态展示),也是每个礼拜下午上一堂课。他们(主办方)说,方老师,一直叫你公益、无偿,也不好,一个学生收5块钱,怎么样?象征性的。我说也好。今天下午就有课,年纪大的年纪小的都有。

我在这里上了一年多课,要说最感动的,是一个老太太,60多岁,每个星期,她不管落雨刮风天天来的,上课很认真。有一天她拿了一幅丰子恺的漫画,问我好不好改成剪纸。我说还可以的。还帮她画了几笔。到了9月份,就没看见她来了。一晃到了年底,她还是没来,我也蛮记挂的,问博物馆的人要了她留的电话,打过去,是个空号,我想,可能是年纪大的人抄错号码了。

今年4月份,一个女人打来电话,说她就是那个老太太的女儿。她说老太太是她母亲,去世了。临走之前,她要女儿打电话找我,说要谢谢我。我说谢什么啊,我也没给她特别照顾。她说她母亲是医生,得了病后,心情不好。后来跟我学剪纸,感到十分快乐。她说,这是她临走之前一段很快乐的时光,一定要女儿转告她的谢意。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

这里还有几篇我早期写的小说、散文,我还编写过剧本。哦,没投过稿,笔名瘦翁,自己玩玩的。(曹:小说都有自己的影子,这篇写的是开刀住院,看起来你还住过院?)

是的,我的胃开过刀,胃溃疡,割去了三分之一。剪纸对我的养病、养生也是有好处的,人在刻纸、剪纸时,好比和尚在念经,入禅了啦。这一刀刻下去,全靠是虚劲,人是要专心关注的。一专注,不苦不累,烦恼啊,恩怨啊,全没有了。所以,得奖啊,申遗啊,对我来说都是其次的。

采访札记：

采访方建国，一看资料我就犯怵。因为在此之前我采访过刘爱奋，也是剪纸，采访文章写好，一直觉得单薄。我怕重蹈覆辙。

还好，一踏进杭州扇子博物馆工艺动态展示馆，我心情不错，觉得这地方有戏。也许，等我的小外孙女会走了，我还是会带她来见识的。尽管那个做紫砂壶的老头很倔，阻止我照相，但一见方建国先生是个健谈的人，我心情又好了起来。

围绕剪纸，方先生说得更多的是技术上的，听得出他所具备的理论与艺术的素养。一个初中毕业的工人，能在企业倒闭以后，摸索走到今天，他的人生就应值得一说。可惜，我采访的主题仅仅围绕的是剪纸，并不是更多的其他，譬如他对写作的追究，对书法的探索，对疾病的抗争。

方建国的经历大致如下：1987年3月加入浙江省剪纸学会、任理事；1995年7月加入浙江省民间艺术研究会，2000年10月加入中国民间剪纸研究会，2004年被选为浙江省民间艺术研究会剪纸分会副秘书长、杭州剪纸协会秘书长。

2005年4月，在省民间剪纸学术研讨会上，方建国的《继承传统 不断创新》一文获论文优秀奖。自1988年至2009年，在全国、省、市、区各剪纸展览与比赛中，方建国的剪纸分别获得创作奖、优秀奖、一、二、三等奖，及国际铜奖。



印泥是我国特有的文房之宝，
是传达印章艺术的媒介物。
西泠印泥制作已有近百年的历史，
质地精良，名扬海内外。
曹勤继承和发展了西泠印泥制作技艺
开发的产品被誉为艺林珍品。

1978年,啥都开始了恢复,西泠印社也恢复了。这也是西泠印社历史上的第二次恢复,第一次是在1957年的11月。

我是1979年高中毕业,高考恢复,我没参加,直接进了西泠印社,我父亲原来是西泠印社搞行政的。后来,我还是觉得要学习。边工作,边读了大学。

从我进西泠,到1983年,老的走了一些,“新鲜血液”居多。当时父母亲在西泠的,或在文化系统的,吃这碗饭的很多。现在不少小有名气的书法家、篆刻家,都是我们这一帮子进西泠印社的。

我对西泠印社太熟悉了,以前常去。一些大家、老师,像沙老(孟海)啊,陆老(俨少)啊,随时碰到的。像何水法啊,刚刚带(从名师);刘江老师啊,也还是小字辈嘞。

那时不叫西泠印社,叫杭州书画社。进去的人学啥的都有,金石篆刻、书法山水,包括字画鉴定,连裱画的都是特级裱画师带的,惟独学印泥制作的少。为啥?又脏又苦,付出是体力,总以为是下里巴人,不是阳春白雪。学学走掉了,学学走掉了,半年一年,几年的都有,不长久。先来的逃掉了,后来的重新一批。记得沙老也说,不要以为这是雕虫小技哦。当时能理解的也很少。

西泠印社创世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创始人是叶铭(为铭)、丁仁(辅之)、王褱(福广)、吴隐(潜泉)。其实,作为西泠印泥,应该早于印社存在,记载是由吴隐研制的。所以,西泠印泥的宣传,我们说是创世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

吴隐后来在上海自设了分社,也有一支印泥,叫“潜泉印泥”。我们呢,就是四个字:“西泠印泥”,匾额的落款“王福厂”,不明白的人都读“厂”,其实,在《金石篆刻大

字典》上,在《说文解字》上,是读“庵”的。

为了西泠印泥的恢复、制作,也派人去过上海,向“潜泉印泥”交流。我是没去过,去过的人后来不少都改学篆刻、书画了。当然,书画,篆刻我也学,印泥也没放弃。后来西泠印泥也是断过一回的,部门调整改制的缘故,但还是马上恢复了。哪怕因“文革”停了七、八、十年,说恢复,印泥也是首先恢复的。一直到 1985 年,印泥制作完全走上正常。

我的老师是茅大容先生,地地道道杭州人,住在菜市桥,家境也是好的,喜金石篆刻。茅大容先生是国家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现移居香港,韩登安先生的大弟子。韩登安和吴昌硕两老都是同辈人,可以说,我们承继下来的西泠印泥,是一门独密。

当然,韩、茅两位大师的造诣不仅仅是印泥,著名的还是金石篆刻,茅先生现在就是以篆刻闻名。篆刻和印泥密切相连,有了篆刻,才有印泥;只有掌握了金石篆刻,才能辨别出印泥的好坏。西泠印社,本身就是“人以印集、社以地名”,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为宗旨,从这个意义上讲,印泥制作,也是一部分。

从西泠印社的柏堂上去,有一个山川雨露图书馆,当年的大家、老先生,常常在那里小聚,聊天,交流,也会提出一些对印泥的要求。那时候茅先生常常和我说这事,因为我做印泥的时间比较长,慢慢的,茅先生就将自己的经验传授给了我。他在移居香港之前,和我说:印泥我只有传教给你一个人。

在西泠印社,老一辈做印泥的还有张鲁庵先生,叫“鲁庵印泥”。当时茅先生不仅承继了韩先生的技艺,也吸取了张鲁庵先生的优点。茅先生在教我们时,韩登安先生已去世,是 1976 年走的,但他的弟弟韩君左的夫人是常来指导的,我们杭州人都叫她“婶娘”。当时也有磁带将茅先生和婶娘的话录下来的,后来搬迁,磁带失落,但文字记录还在,由我保管。

那时印泥在凉堂里做嘞,是个展示厅,以前最是在竹阁。所以,西泠印泥也称“凉堂绛雪,竹阁红冰”,你看,九十年代我们卖出去的印泥都有“凉堂绛雪,竹阁红冰”的封纸,很古雅,体现了西泠印泥的历史。

西泠印泥的传统制作一直可以追随到明时,都是有记录的。比如主要的原料朱砂,就分豆瓣沙、六角沙,好几种,越是好的原料,碾磨时,越不会起灰。随了时代变化,一些老朱砂矿没了,替换品的质量,首先是第一要保证的。

其次是做绒,也有讲究。绒是印泥的基质,从艾叶中提取。先要手搓,将外表皮的

青叶搓光,一开始我们手上都搓起了泡儿。最根本的是要打好绒,打绒打得越细越“体”(细腻),质地越稳定,保证印章和印泥接触时不粘毛。

还有油,用蓖麻油、菜油,我们也叫伏油,就是要经过伏天暴晒的油。当然不是指一个伏天,上好的顶级印泥,油在屋顶晒台上起码要晒三到五年,甚至十年也有。晒得越长,水分越少,油越厚,做出的印泥越好。你如果到我单位,我可以让你看各种各样的油。

印泥制作中有一道“醒”,像面粉做馒头,面团捏好,要发酵一样。“醒”过和没有“醒”过的印泥,大不一样的。“醒”多少时间,也是口传加个人摸索,包括气候与温度。另外,印泥的容器也很讲究,印缸、印盒,越密封的瓷器越好。用铁的容器,时间一长是会影响印泥的。

茅先生谦逊开朗,我想他教我们的不仅仅是技艺,主要还是做人。他和学生之间,根本看不出师徒关系,平时对一些有家庭烦恼的学生,他像对自己的孩子,常关心的。有时候我们做得不好,他甚至会说:你有问题嘛,我现在不来同你说,不来偷你拳头。

茅先生还常常会用很通俗的譬喻来启发我们,譬如他说做印泥要像打年糕,以前原料和油、绒调好以后,在石捣臼上打啊打啊,打到可以拉出一尺到两尺的长度。这时候你要是取料,千万不好像打年糕那样拿剪刀来剪的,一剪,艾绒的纤维剪断,印泥的质地就下降了。他常说到他去韩登安老先生家时,看韩老先生是如何如何在选材的。这一些,茅先生都是一点一点告诉我的,所以,现在我对原料都是严格把关的,绝对不好含糊的。

我们学篆刻时也一样,尤其学冲刀,很容易切着手,他除了时时告诫我们,还为我们备了一些外用的药。工作以外,茅老师就更像是个兄长了,我们常常会在孤山过夜,会在湖边捉捉金鱼儿,摸摸螺丝。所以,我在跟茅先生学时,一直没有压力,很少感到苦,感到枯燥。

茅先生现在 67 岁,他的学生,造诣都很高了。譬如沈颖丽、吴茵、朱恒古、李早、



刘滨、陈延藏等，当年我们都是跟茅老师，现在都是西泠印社理事，篆刻名家了。像沈颖丽，都为江泽民刻过印章。还有从小跟茅先生学的弟弟，现在也是西泠印社的大家了。

但茅先生还是很谦虚，每次来到杭州，请我们吃饭，见了面，都称某某、某某老师哦，哦，张老师；哦，李老师哦，我们互相学习哦。这也是我们最崇拜他的一面。

茅先生是个做事极认真的人，当年做印泥，最后都要经他的手才过得了关，少一步工序他都看得出来。一批印泥出来，茅先生拿极薄的连书纸进行铃印。是的，“连书纸”就是那种透明的薄纸，铃印以后，连书纸放在玻璃上，看印泥的好坏，看印章的刀法和章法有没有失真，是否能体现出篆刻的冲刀和切刀的艺术。

“铃印”，也是篆刻上的术语，普通人叫盖图章。好的印泥，质地细腻，丰厚沉着，经久稳定，色泽古雅，清晰传神。铃出的印迹是夏不渗油，冬不凝固，经久不褪。七张八张铃落去，不会失真，不会粘毛；也不会不“铺”边，不会堆角的。看看像有立体感，但用手触摸，纸是平的，没有感觉，像印刷体。

西泠印泥，看似平常，其实有上千道的工序，传到茅大容先生手里，传统工艺可以说达到了顶峰。现在，国内卖价最高的印泥就是西泠，一两，老秤（16两制），也就是30几克，要卖一千五、六百块。

有人说，西泠印泥如黄金，这话一点不假，不少文化人也有卖去做礼品的。当然，由于市场的原因，我们也做一些低档的印泥，给业余篆刻爱好者。但主要的是做高档货，这是西泠的招牌。

尤其拓印，印谱，印屏，册页，篆刻圈的人用的都是西泠印泥。拓印需要有边款，边款不但指明印章的上下，还能诠释印章的内涵。拓印、印屏、册页，也最能看出印泥的好坏。哦，啥叫印屏啊？拓印后可以在堂上悬挂的，叫印屏；能成册的，我们叫册页。

历年来，张鲁庵、弘一法师、吴昌硕，都有大量的印章、印谱捐献给西泠印社。西泠印社内一处刻有“印藏”的石壁，说的就是弘一法师的印章与湖山共存。西泠印社也将这些印章制成了《李叔同常用印集》，《西泠印社藏吴昌硕印章集拓》，《西泠八家印谱》，《沙孟海印谱》，用的都是我们的印泥。

现在也有人提出要跟我学制印泥，外地的，托关系来的，都有。有的人在篆刻上也是小有名气了，提出想学制印泥，这样是篆刻、印泥都精了。我说你要吃得起苦，要做好长期准备，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

来的人也有,但始终没有人能学到头。当然,不少人的半途而废也有别的原因,譬如有了更好发展的去处。就像徐筱安,当年在西泠印社也是有资证的高级裱画师,但他要是不走,也许就没了后来这么红火的电视主持人地位了。

西泠印泥,现在有超级的,譬如磬印泥、丹顶印泥;也有特级的,譬如金碧印泥、金桂印泥;也有高级的,譬如牡丹印泥、榴花印泥。颜色也是黑、棕、蓝、绿、黄,应有尽有。老西泠印社人,移居各处,也有在海外的。每年,他们都会来西泠参加各种雅集、聚会,都会有各自的篆刻佳作拿来,也有现场刻制的。他们都会谈到西泠的印泥,在他们看来,西泠印泥就是我们国家篆刻文化的一部分。

1997年,我们成功申报了杭州市的“非遗”项目,后来又成功申报了省级“非遗”。现在,我们正在申报国家级的,目前还没有批下来。

采访札记:

对于杭州的文化人,是极仰慕西泠印社的,仰慕她的历史,仰慕她拥有的大家。采访结束时,曹勤送我一盘西泠印社的碟片,他说对我写文有用。确实,在曹勤的轻声细语中,我所听不明白的术语、典故,都在碟片中得到了充实和佐证。当然,这也容易使得生动的口述体更接近了学术表述。

我几次对曹勤先生说,你很幸运。因为在他们之前,整整十年间的中学毕业生,是要下到农村去的,有的遥遥远远,归途无望。曹勤先生居然那么容易进了人们认作是天堂一般的西泠印社。更幸运的,他得了西泠印泥的真传。

也许,这得于其父是西泠印社搞行政的缘故,因为在外行人看来,搞印泥和搞行政一样,都是后勤和杂务的衍伸。也许,同时间进西泠印社的同仁,机遇比曹勤好的也有,成名成家通途广阔。但曹勤还是很“工”的承继了印泥,不能不说是见识独特。

在碟片中,曹勤的头衔是美术师。我看他的画室,听他对金石篆刻的理解,我想他也应该有一定造诣。但西泠印泥的延续,省、市“非遗”的申报成功,同样使曹勤成了西泠大家。

没有在独木桥上与千军万马苦争,其实也是一种奋斗。

书稿杀青了,有些台前幕后的花絮,留到这里来讲一讲。

本书两位撰稿人,一位摄影师,皆为拱墅区的杭州话研究会成员,此书是他们首度合作的结晶。摄影师金剑奇,作品曾获西博会影展金奖,构思最喜“不走寻常路”,比如他拍上海世博会,别人将镜头对准了热闹的展馆,汹涌的人潮,绽放如花的笑脸,他呢,瞄上了逛世博“贪得无厌”,最后累到东倒西歪、呼呼大睡的人群,“喀嚓”记录之后,美其名曰《享受疲倦》。他这股“画不惊人誓不休”的劲头,一直在这次拍摄行动中延续,这也使他与不少性格独特的拍摄对象,有了高山流水、惺惺相惜的感觉。

两位撰稿人安峰与曹晓波,皆在杭州文化中浸淫多年,此次采写撰稿正值暑期,东奔西走,挥汗笔耕,难免辛劳,但采访对象的草根风范,人格魅力,还有他们出神入化的精湛技艺,足以冲淡七月流火的燥热,反而使人有渔樵闲话,笑看秋月春风的喜悦。

所谓“文似看山不喜平”,为使行文富于变化,两位作者分别在上下两编中采用不同的人称,既有第一人称“我”的口述实录(这是目前较为流行的文体),也有第二人称“你”的娓娓道来,“你”这种人称在一般作品中使用频率较小,法国“新小说派”作家布托写了一部小说《变》,从头到尾以“你”作为人称代词;按照现代写作学的理论,“其效果是缩短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距离,使读者感到真实、亲切、自然”。这样尝试,只希图为读者带来跌宕多姿的阅读快感。

此书的诞生,当然也是源于拱墅区一贯的对于非遗文化及传人的保护与重视,

从区里的党政首长,到一线的基层文化员工,他们的姿态一以贯之;此书由许明书记抽暇亲任主编,编委会阵容强大,文广新局谢作盛局长帮助梳理文章的写作脉络,并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文化馆阮利萍馆长更是多方联络,反复协调,穿针引线,连线搭桥,为此书问世做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幕后工作,此中心血,令人感动。这么多人心手相牵,与其说是在共同做一部书稿,不如说是在传达对历史薪火依依不舍的呵护之心,对民间高人青眼有加的珍重之意,而这份真情厚意,如千年运河长流水,终日流淌,且终将世代相续。

在运河粼粼的波光里,在你我的神情的眼睛里,我们看到了同一种不变的情怀,我们读懂了你我,认清了彼此,并将继续携手,一同向前。

杭州话研究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